中国式秘書

丁邦文◎著

官场教科书

有些事，不能不知。有些人，不可不防

一经发表即被上百万人传看，奉为

官场教科书

丁邦文 超越 王晓方 《中国式秘书》PK《市长秘书》

新浪原创 强力推荐

中国首部官场生存小说

丁邦文◎著

游走在权力中心：中国式秘书

作者：丁邦文

分类：官场小说

黄一平，常务副市长的贴身秘书，职位不高，却因谙熟于官场潜规则，而游走于权力的核心，以至于各位处、局级干部见了他都点头哈腰，百般攀附。

市长换届，各方利益斗争愈演愈烈；上下疏通，老领导指点迷津；生死抉择，风水师欲言又止。市长文章一鸣惊人，各路专家争相吹捧，学术圈抑或名利场。看中国式秘书如何长袖善舞！

1.神秘电话：接电话，秘书的必修课

时针早已转过七点，副市长冯开岭的电话打了将近一个小时，还没有结束的意思。

黄一平这边，手机和座机轮番响起。明达集团老总邝明达已是第三次电话催促，语气显得有点儿不耐烦。女儿小萌更是短信加电话，一个连着一个，声音里明显带了哭腔，甚至历数起爸爸往常不守承诺的斑斑劣迹。电话那头，妻子汪若虹也在边上推波助澜，埋怨丈夫不该在女儿过生日的时候如此拖拖拉拉。

既像个疲于应付的消防队员，又似逆来顺受惯了“夹棍气”的小媳妇，黄一平一边低声下气地应付邝明达，一边变着花样哄小萌。

其实，冯市长的办公室就在黄一平斜对门，中间只隔一道宽大的走廊。在阳城市的委、府机关，几乎所有书记、市长与秘书的办公室，都是这样的布局。

如此设置的好处显而易见。一方面，坐在黄一平的位置上，凡是从电梯上来进市长办公室者，必先经过秘书室，方便秘书为客人引路，或向领导请示、报告、预约，也可直接为领导挡驾；另一方面，两边门都开着的时候，黄一平稍一探头，就可以纵览对面市长办公室，领导有事招呼秘书，只要轻呼一声或一点头、一招手即可。

眼下，冯市长那边门虽然紧闭，却依稀听得见里面嗡嗡营营的讲话声，只是不能敲门进去催罢了，即便邝明达在电话里叽叽歪歪也不行。对于冯市长这个电话的重要性，黄一平当然心知肚明，或者说，也只有他才能洞察。电话响时，冯市长正好去了卫生间，黄一平照例代接。

“您好，我是秘书小黄，请问您是……”，一串礼貌用语送过去，显示出黄一平的个人修养，也衬托出冯开岭乃至整个阳城市府机关的整体素质。对方回应却淡然，并没有按照正常出牌逻辑通报姓名、身份，开口只道请开岭同志说话，而且声音明显压得低低。

凭借多年秘书生涯历练出的超人听觉，黄一平一下便听出是省委组织部年处长的声音，但既然对方没通报，他就绝不会主动招呼。这样的应对，与礼貌之类毫无关系，也不关乎个人自尊，而是一个优秀秘书的必备素养。

在黄一平看来，倘若秘书职业也可独立成一个行当的话，那么这个行当里除了有许多众所周知的显规则，肯定还会有若干鲜为人知的潜规则。不该问的不问，不该懂的不懂，何时该走在领导前边，何处当落在领导后头，诸如此类常识性的东西，大抵属于秘书应知应会的范围，是为显规则。

而像年处长这样的特殊身份者，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打来这样一只语气明显神秘的电话，偏偏市长不在由他代接了，到底是否应当积极地显示自己的热情，主动介绍自己、称呼对方，却不是所有秘书都能像黄一平这般拿捏得准的。正洋洋自得间，冯市长刚好小解完进来，黄一平只说了声请稍等，便把电话递给领导，离开时又悄悄把门反锁了。

千万不要小看秘书黄一平上述貌似细微的的举止，这恰恰显示出他是一个谙熟本行业潜规则的高手。有些人在秘书岗位上工作了大半辈子，直到头发掉光、牙齿全松、胡须皆白，也还是没能领悟十之一二，而黄一平仅仅在秘书岗位上做到十年，就已经烂熟于心乃至臻于化境了。这种悟性与修炼，也许就是当年那个道士预言的“天生秘书”一说吧，更显示出黄一平的“不俗”之处。

“不俗”这个词，出自冯市长之口，说过不止一次，却从来不曾当着黄一平的面，何况，冯开岭本就是秘书出身，在阳城能得他如是评

语，可见，既非敷衍之词，含金量也不算低。就因为这个“不俗”的评价，让黄一平在秘书圈子里赚足了颜面。

年处长是冯开岭省委党校的同学，在部里主政市县干部处，据说马上就要提副部长了。这个时候的电话，肯定与来年初将要进行的阳城市府班子换届有关，事关冯市长本人的前途命运。

眼下，离换届还有半年多，民间就开始流传新一届政府班子人员组成。照例版本众多，变化万千，五花八门，唯有一个位置人选几乎铁定——四十五岁的常务副市长冯开岭，卸副转正，荣升阳城市长。据说，市府机关里已经有人开始提前行动，或是详细打听冯市长的朋友圈子、社会关系、个人爱好，或是拜托与冯市长私交不错的官员届时代为引荐、奥援，据说就连事务管理局食堂那帮人，往日只顾着丁松市长的川辣口味，此时竟也已着手物色调整小灶厨师，好让饭菜符合未来市长冯开岭的淮扬口味。

原本在机关里不太引人注目的黄一平，也因此渐渐浮出水面被推向前台。公开场合大家当然不便明说什么，私下里就有人提前向黄一平道贺，说以后可要多多关照呀，或者苟富贵勿相忘呀，等等之类。也有相处甚好者干脆直言不讳，说冯市长转正了，你小子肯定会跟着捞个师长旅长的干干，难不成哥们儿也顺便沾点小光，在你手下弄个团长营长的还不行？黄一平呢，脸上依旧作刀枪不入状，嘴里打着哈哈：“嘁！我一人微言轻的小秘书，天生就是跑腿拎包的命，什么关照、富贵全是扯淡。”内心里哩，却灌了蜂蜜一样甜美滋润。

事实上，黄一平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只要冯市长一提拔，也就等于他提拔，套用了本地流行的两句俗语——跟哥哥进城、水涨船高呗。如此说来，这共产党的干部体制岂不又落入封建社会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陋习、俗套了？其实不然。对于领导与秘书这种同进同退、共消共长、相辅相成的关系，黄一平自有一套与众不同的理解。

记得在他刚进市委办公室不久，有一次参加秘书业务培训，当时还是最末一位副市长的冯开岭也来上了一课。作为在省、市委领导身边工作多年的老秘书，冯开岭于秘书岗位体会尤深、心得尤精，特别在讲到领导与秘书关系时，反复使用了两个成语——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这八个字，当时就把黄一平给震了，也彻底颠覆了他对秘书职

业的一些成见——原来，过去曾经被自己所不屑的秘书，并不如某些人理解的那样狭隘、萎琐与不堪。

领导与秘书之间，不单然是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之间的从属关系，也绝不是主与仆、指使与服从这样庸俗的解读，秘书这个称呼更不是伺候人、拍马屁、逢迎献媚之类的代名词。唇与齿，亲密而不失独立、尊严，形象且饱含无限深情，领导与秘书之间由此而提升到高山流水觅知音、伯牙因子期而断琴的境界。也正是冯市长这句话，令黄一平对“士为知己者死”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他当时就憧憬，要是能做冯市长这样领导的秘书，多好啊。幸运的是，仅仅四年之后，愿望即成现实，他与冯市长果真组成了相依相存的一对唇齿。

七点二十了，对门冯市长还是不见动静。这时，黄一平心里也有些焦躁起来。他的焦躁，倒不是完全出于邝明达和小萌的不断催促，而是对冯市长这个超长时间的电话，隐隐觉出一些不妙。

“怎么还没结束呢？是不是换届事宜，出了什么麻烦？”黄一平想。

他知道，冯开岭本不是婆婆妈妈的性格，不要说打个电话，就连正式会议报告，都不太讲究虚与委蛇、起承转合那一套。班子换届脚步日渐迫近，据说省里已经着手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推荐物色合适的人选。年处长在这个时候打来电话，应该属于无事不登三宝殿那种，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工作上的隶属关系，平时也一般不在上班时间联系。这次通话这么久，自然说明不单所谈话题重要，而且也许还碰到了什么毛毛刺刺的难题。闭门关灯，手机做了呼叫转移，绝对是请勿打扰的意思。

这期间，所有打给冯市长的电话，黄一平都做了技术处理，一些无关紧要的电话约访，更是无一例外遭到婉转而坚决的拒绝。这种时候，身为一个称职的秘书，黄一平自会让冯市长免受任何形式的干扰。至于那个邝明达，尽管和冯市长关系很铁，与黄一平也是称兄道弟，本来冯市长早就答应晚上要帮他接待一个外商，据说明达集团正和对方商谈合资一个新项目，投资规模过亿美元，可那个项目和冯市长的电话相比，还是不能相提并论。因此，黄一平没有理会邝明达越来越嚣张的火气。他真正有些心急并感觉内疚的，倒是家里的女儿小萌。

2.组织谈话：内幕，比文件重要的多

正当黄一平独自在办公室里神驰万里时，冯开岭与年处长的电话交谈进行得热火朝天。

冯开岭知道邝明达那儿有个晚宴，是个加籍华商来谈项目，请他出面接待一下，既代表了市里，又有私人情谊；秘书黄一平的女儿小萌今天过生日，下午就已经向他请了假；对面秘书室里的那只挂钟，每隔半小时也会自动鸣响一次，并且伴有语音提示现在是某时某分。可是自打接了年处长的这个电话，这些琐碎便统统隐于幕后，渐渐都不再存在了。

于他而言，没有什么比年处长的这个电话更重要了。电话的内容，也让他非常吃惊。

明年初的人大、政协两会，全省地市一级政府将全面换届。阳城市长丁松任满一届多，年龄已经超过五十五周岁，铁定不可能连任。按照通行惯例，自己作为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应当顺理成章接任市长一职。可是在中国官场，只要一日文件没下或者组织没找你谈话，就随时会有太多不确定因素，让这种所谓的惯例成为例外甚至意外。去年有一阵，盛传市委洪书记要到省里担任主抓农业的副省长，据说都已经有省里领导私下和他打过招呼，市里也有人开始张罗庆祝和送行，可最终还是不了了之，至今没有下文。

“省委常委会刚刚听取了专题汇报，根据省委龚书记指示，市级政府换届方案将要作较大变动。有些情况可能连我们部里也无法掌控，你要有些思想准备。”年处长上来就直入主题，并无寒喧与过渡。

“能具体说说吗？”冯开岭知道，如果没有很紧急或很重要的变化，年处长不会在办公室用座机和他联系。

“龚书记和常委会也都是原则性意见，具体的条条回来后部里和处里还要再作细化，不过，有几点已经基本定下来了。”说话间，年处长那边有纸张翻动的声音。冯开岭知道他是在找会议记录。

果然，年处长开始照本宣科：“一是加大*测评与推荐力度，参与测评、推荐的人员要更加广泛，更加具有代表性，其结果应当对干部使用起到更大作用；二是挑选候选人不再局限在一个小的范畴，视野要更加开阔，力争使参与性、竞争性更强；三是在注重德能勤绩的基础上，把廉洁提到更高的高度，坚决防止带病提拔，杜绝前边提拔后

边落马；四是年龄、学历由硬杠子变为参考性依据，上下限制性条件不再像过去那样苛刻。大概就这么些吧。”

冯开岭一边听，一边悄悄用笔把要点记了下来。等年处长念完了，他其实已经大致领会了其中的主要思想。不过，由于事出仓促，他还是希望年处长能够解释得再明白一些。

“按照龚书记的意见，这次换届的干部使用政策，要体现改革创新精神，体现求真务实风格。”年处长的口气与腔调，已然有点省委领导的味道。

在年处长看来，这四条原则其实都是对既往沿用多年干部政策的一种颠覆。过去若干年内，像地市级政府换届、市长更替这样重大的干部变动，多以领导推荐、组织决定为主，决定权往往最终掌握在少数主要领导手上。所谓*举荐、测评之类，或是走走过场，或是仅仅作为一种参考甚至装饰。近些年很多地方搞所谓票选，也只局限在任用科处一级干部，也有的是主要岗位由领导圈定了，次要岗位拿出来投票，还有些则是领导先内定了，再搞个所谓票选装点一下场面。

而现在，突然把*测评、推荐提到一个很高的程度，就不仅仅是几个领导点头决定就行，来自民间的观感与选票显得非常重要，甚至成为了决定因素。若是真要越过这个用人底线，那选人用人范围一下就呈几何级数扩大了。因此，以往一个市长退下来，大多遵循自然接替程序，即使常务副市长不是唯一人选，选择范围最多也只扩大到市委副书记这一层面。

如今，一个市里委、府两边的所有市委常委、副市长，只要基本条件符合者，那就都可能参与进来，不确定性随之也会扩大很多。至于注重廉洁那一条，目前也只是嘴上说说、纸上写写，就像政治觉悟、思想品质之类的条件一样，只要没被双规、判刑的官员，个顶个都可以与焦裕录、张思德有一比，因而真要落到实处也还是没法抓拿。

“年龄、学历放宽，那才是最要命的一个着子，绝对不能等闲视之。要知道，就一个地市而言，只要年龄上下放宽一岁，学历左右降低一个档次，可能就意味着会突然冒出好几个竞争对手。”年处长语气突然加重。

“为什么一定要放宽年龄和学历呢？”冯开岭自然也着重注意到了第四条，并且对此很不理解。这么多年来，干部政策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唯独年轻化、知识化几乎成为铁律，而且近年来年龄卡得越来越小，学历定得越来越高，成就了不少人，同时也挡住了很多人继续前进的步伐。像冯开岭这样四十五岁年龄、硕士学位的干部，正是上述政策的最大得益者。

“省委龚书记就是有感于不少年轻干部，整天热衷于改年龄、奔文凭，并无太多精力放在实际工作上，结果造成某些人年龄很轻、学历很高、工作很糟，反倒使一些拼命工作、经验丰富的同志失去了竞争优势。龚书记说了，他这次一定要把这个框框破一破，哪怕将来他下台了，别人再把这条改回来。”年处长解释道。

“唉——！”一声叹息，道出冯开岭内心的万般无奈与失望。

“不要松劲！”年处长鼓励说：“之所以第一时间告诉你内幕，是希望你重视起来，重新考量自己的竞争策略，以保证万无一失。要知道，机遇和困难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如果你比别人提前一步有所准备，那就比他们多了几分胜算的优势。”

“谢谢你！有你的提醒与扶携，我会努力争取成功！”冯开岭真诚回应。他忽然意识到，刚才只顾了关注那些条文，感谢的话说得有点晚了。

接下来，顺着冯开岭的思路与意图，年处长用了大约整整一个小时，比照龚书记定的那几条原则，对阳城市现有副厅干部逐一筛过，又把冯开岭的个人情况、竞争优劣仔细捋了一遍，这才使整个通话过程成为一次马拉松。

年处长毕竟在省委组织部工作了将近二十年，主政部里最重要的市县干部处也有了五六年，分析起包括冯开岭在内的阳城市一众领导干部来，简直似探囊取物、如数家珍，而且高屋建瓴、入木三分。难怪冯开岭一边听着，一边发自内心地连连点头称是，诚服之态绝无半点矫作。冯开岭与年处长相交多年，如此深谈官场中事还不多见，此一谈，也使他对年处长更生敬佩之情。他想，像年处长这样优秀的干部，在我们党的整个干部队伍中真是太少了，让他当一个处长或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实在是太过屈才。

按照年处长的分析，阳城市委常委那一堆人里，组、宣、法那几个，都是刚刚任职时间不长的部门领导，纪检书记年龄明显过大，军分区司令则是挂名性质，这些人基本都不可能出来搅局。只有市委副书记张大龙，虽然五十二岁了，学历也不过是个大专，可若是省里真的放开条件了，凭其资历，却是一个强劲对手。

政府一块，别的几个副市长有的资历不够，有的年龄过线准备换届时到人大或政协任职，本来倒也没有什么顾虑。可是，有个年轻的副市长秦众，两年前刚从省农业大学下来，排名虽然靠后，却是省里重点培养的一个后备干部，最近省委正在考虑放进市委常委班子，如此一来位置直逼冯开岭。万一此人上边再有什么背景，也许又会作为一支黑马脱颖而出。至于人大、政协的那些副主任、副主席，则大多是原市委、政府班子成员，或公、检、法等部门的领导人，因为年龄原因或任职届满才过去，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市长人选。

年处长的这一番条分缕析，其实刚才冯开岭脑子里也已经过了一遍。对于张大龙、秦众两个，冯开岭想到过，内心里倒不曾介意，因为他自信无论凭实力还是人缘关系，还不至于败给那两个人。不过，既然年处长也说到了，他就不能不加重视与防备，毕竟一市之长的位置，肯定不会只有自己一人看重。何况，还有一些年处长虽然没有提到，他自己却不能忽略——省里机关干部下派，兄弟地市之间领导干部交流，或者其他一些不可预知的因素。总而言之，大战在即，切忌高枕无忧、麻痹轻敌。

“你这个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优势，总体还比较明显。”最终，年处长还是充分肯定了冯开岭的竞争优势，从年龄、学历、经历、资历到政绩、声望、人脉等等，一一加以评点，无不虑之慎重、周全，表述得体、到位，算是给冯开岭打足气加足油，令他精神为之一振。

3.利益同盟者：忍耐，决定你的路能走多长

邝明达的电话又来了。这回火气旺了好多，嗓门也比原先高了八度：“你他妈的这个破秘书怎么当的，就不知道提醒领导抓紧一点？你看看你看看，都让人家外商等两个小时了，就是不给我面子，总要考虑一点国际影响吧。”

黄一平一边擦汗，一边频频抬头看墙上的挂钟，心里急得似有几十只猴爪在抓挠，嘴上只好应付道：“快了快了。”

放下电话，想想刚才邝明达的吼叫，黄一平感觉十分委屈，一股火气控制不住在身体内乱蹿。一时无处发泄，他只好火烧屁股般围着办公桌打转转儿，直喘粗气。

你个狗日的邝明达，凭什么这样对一个小小秘书吼叫，纯属柿子拣软的捏嘛，有本事你直接冲冯开岭吼去！凭心而论，若是依他当年的脾气，真恨不得拿起电话反拨过去，把那个姓邝的骂个狗血喷头。可是，如今的黄一平已非当初的楞头青。

想当年，从上学读书直到后来做了老师，秉性耿直的黄一平多以一副愤青形象现世，无论对同学或是老师，一言不合即拍案而起，宁可撞倒南墙也绝不向任何权势妥协半步。

如今十年秘书做下来，早已没了愤激脾气，尖厉棱角也被磨成浑圆。刚才还对邝明达的粗言秽语饱含怨忿，恨不能立马踏平那厮，可仅仅三五分钟过后，冷静下来一想，却感觉不妥不妥，完全不妥。

一来，那个邝明达虽说态度粗野，平时待黄一平却也不薄，搂肩搭背称兄道弟有求必应姑且不说，黄一平姐夫王大海在明达集团受到重用便是最佳佐证。

二来哩，邝明达与冯市长关系特殊，就是有心冲撞，也还是要照顾冯市长的面子，打狗还得看主人嘛。更主要的是，随着市府换届进入倒计时，邝明达绝对是己方阵营里一员干将，诸多需要钱物打点的地方少不了由他出面买单乃至一起冲锋陷阵，*、同盟形成的共同利益远高于一时个人好恶。

明达集团的前身，是阳城市建筑机械厂。邝明达在这个厂里，从普通翻砂工做起，由车间主任至供销科长、副厂长，三十岁出头就做到厂长兼书记。

据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当全国同类企业面临倒闭破产风潮时，邝明达执掌的企业不仅早已成功实行产品升级、转型，而且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产品链。至本世纪初期，国有企业纷纷实行股份制改革，阳城市属企业除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企业外，百分之九十五的都退出国有股份，说白了就是完全卖给了私人，唯有建筑机械厂这一块，仍然以国有资产入股的方式，整体加入明达集团。

而明达集团最近几年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原先的建筑机械已经渐渐淡出主业，代之而起的是更具潜力的电脑配件、丝织服装、新型墙体材料等。

在规划与发展企业方面，邝明达的思路与常人有些不同。按照多数企业的成功路子，应当以一业为主、围绕主业做大做强，而邝明达则主张多个主业齐头并进，即便外部市场发生波动也会东天不亮西天亮。

还有，现在不少企业集团看似联合舰队般超级强大，实际都是银行贷款在支撑，纯属盲目性扩张，一旦形势趋紧、银根收缩，马上便发生资金危机导致企业陷入困境。明达集团则不然，多年来一直以自有资金为主，遵循谨慎扩张、稳步发展原则。也许，正是邝明达的这些独特之处，才构成了他和冯开岭非同一般的关系。

说起来，冯开岭和邝明达本没有什么特别的渊源。邝明达出身阳城市区，冯开岭则生于阳城下属的江湖县普通农家，后者比前者年轻三岁。当冯开岭还在发愤苦读，准备通过考上大学跳出农门之际，邝明达已经早早在阳城建机厂做了车间主任。

此后，冯开岭顺利考入江南师范学院古典文学专业，毕业后又分到阳城师专中文系做老师，正在建机厂担任生产副厂长的邝明达，也凭借自己的惊人毅力，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完成了师专大专文凭的自学考试。

期间，冯开岭曾经担任邝明达班上的管理员，负责发放上课通知、寄送考试成绩之类的杂务。也正是在那宝贵的两年时间内，两人熟悉并热络起来。

等到冯开岭由师专团委书记调至市委办公室，担任当时市委书记的专职秘书，邝明达已经在厂长位置上开始展露管理才华，并成为阳城企业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此时，两人之间多有互动，邝明达的企业不时需要冯开岭的政治声援，冯开岭则需要邝明达企业的经济支持，政企、官商同盟雏形初现。

不久之后，市委书记调任省委秘书长，冯开岭随之同行，不到四年时间，秘书长突发脑溢血去世，冯开岭也就从省委办公厅究研室主任的位置上，主动要求返回阳城担任了排名末位的副市长。

作为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直到目前为止，冯开岭与邝明达都没有发生过直接的隶属关系。

刚从省里回来时，分管农、林、牧、副、渔等农口一块，与邝明达的企业基本不挨边儿；后来做了常务，又是分管交通、城建、国土、规划、房管，还是和明达集团八杆子打不着。

表面上看，邝明达财大气粗今非昔比，眼睛里除了市委书记、市长两个大佬外，一般的班子成员很少放在眼里。然而，令黄一平始终感觉奇怪的是，偏偏邝明达还就买冯开岭的账，而且不像对待洪书记、丁市长那样摆在脸上应付场面，而是确实从内心里佩服甚至崇敬。

当今阳城官场，谁人见了邝明达这样的财主不是满脸堆笑、一嘴好话？即使洪书记、丁市长对他也是恩威并施连哄带骗，而冯开岭却时常对他板着一副面孔，毫不留情地批评其上从企业管理不严、下至个人生活不太检点等等方面的瑕疵。

对此，邝明达从来也都不以为忤，相反却表现出心悦诚服。不过，冯市长私下里也和黄一平多次谈论过邝明达，说："像这样一个普通工人出身的人，完全凭借自己的刻苦努力一步步走到今天，非常之难得，非常之可贵。"

还说："可千万不能小看邝明达这样的人，他既然能把一个企业做到现在这个程度，其能力与水平绝不在任何一位局长、县长之下，甚至你就是交给他一座城市，也一样能管理得非常出色。"说实话，冯开岭如此高地评价一个人，而且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还不多见。

当然，话也说回来，邝明达虽然为人做事难免张狂一些，但在和冯开岭的私人相处上，总体还算低调，对黄一平这些小兄弟也不错。

平时，邝明达和冯开岭的交往，基本保持着朋友这样一种基调，而较少表面的应景，也从不弄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冯市长吩咐的事情，不论以何种方式出面，一律百分百执行，没有丝毫怨言与折扣。包括黄一平有事相求，也是给足了面子。

前两年，黄一平姐夫王大海从棉麻公司财务科长的位置上下了岗，姐姐在电器商城帮人家卖东西收入也有限，房子要更换，孩子要上学，家庭经济一时陷入非常窘迫的境地。

黄一平把情况和冯市长说了，冯市长直接吩咐邝明达办理。黄一平原本以为，邝明达即使勉强接受了也只会安排个一般性岗位，每月支付千儿八百的了事。没想到，邝明达不仅马上接受了王大海，而且安排到集团财务部先做出纳，不久又担任了财务总监，拿着比黄一平高几倍的薪水。

这一来，姐姐家的经济状况迅速从地下蹦到天上，不到两年就换了大房子，孩子也上的是收费偏贵的私立中学，目前正筹划送出国读书哩。

想到这里，黄一平又感觉有些对不起邝明达，就好象冯市长的迟到不是因为年处长电话，而是因为他这个秘书安排不周。于是，他马上给邝明达手机发去一条安慰性短信：快了，我会马上催促！

4.一把手来了：谎话该怎么讲，才圆满?

就在冯市长与年处长通话结束前大约十几分钟，黄一平正坐在办公桌前摆弄手机，烦躁且焦急地频频朝对门张望，忽然听到走廊东头陆续响起关灯、关门的声音，接着就有两种轻重、节奏明显不同的脚步的的笃笃由远而近。

黄一平一惊，心想糟了，丁松市长和秘书小吉也才下班，说不定会惊扰了冯市长的电话。

丁松市长的办公室在走廊最东边，与冯市长之间隔了一个四十平米大小的会议室，这个会议室除召开市长办公会外，基本上是市长、常务副市长专用。因此，电梯往东这半层，主要是丁、冯二位市长及其秘书的空间。

别看丁市长个头不高，身材比小吉矮了半个脑袋还不止，可走起路来却气宇轩昂，有王者风范。他喜欢穿垫了增高底的皮鞋，脚步着地便显得声音厚重，节奏缓慢而有力，就像打击乐队里的架子鼓。

而小吉自从跟了丁市长，就只穿平根软底鞋，原本瘦高挺拔的身材慢慢佝偻下来，走起路来更是一溜无声小碎步，总给人慌不择路的感觉，听着就像西洋乐队里似有若无的沙锤。

黄一平不敢怠慢，赶紧迎着脚步抢先站到走廊上。

丁松走到冯开岭门口，听到里面有说话的声音，却又发觉没有开灯，门也关着，就停下来，似乎有推门进去的打算。这时，黄一平就

只得再抢先一步，伸手打开面前的走廊灯，很热情地招呼道："哦，是丁市长！这么晚才下班呀！"

丁松收回悬在半空的手，朝冯开岭那边呶呶嘴，问："怎么，还在找什么人谈话？"

黄一平说："不是的，在打电话。"

看着丁松满脸狐疑，又没有挪动脚步离去的意思，黄一平只好进一步解释说："好象是朱大姐的电话，商量孩子在国外读书的事情。"

"哦，是这样。夫妻通话搞得这样神秘呀。"丁松将信将疑地点点头，自言自语着走了。

目送丁市长、小吉进了电梯，黄一平悬着的一颗心这才落了下来。说实话，若是遇到别的什么人，包括那几个在楼层另一边办公的副市长，黄一平完全可以采取一种更加放松的态度。

先，对方不会轻易上来敲门或推门，毕竟常务副和普通副还是有些区别的；其次，若是遇到类似敏感的问题，可以"不知道"三字搪塞过去，最多再附以抱歉一笑。难不成你一个普通副市长，还会穷根究底地查问常务副市长？

可是丁松就不同。其人本就性格直率，行事张扬，言谈举止处处不落下风。加之，他是市长，政府一把手，虽然别人进他办公室如果不预约、不敲门，那是一定要遭到冷眼甚至责骂，可他进到别人办公室，包括常务副市长冯开岭的在内，往往说进就进，连门都可以不敲。

更何况，光天化日之下，你冯开岭在里面关门闭灯打电话，他完全有资格过问，甚至有权利知道。这就让黄一平大大的为难了。于是，危急关头他只好施以计谋，以智慧尽量阻止丁市长的进一步深究。

通常情况下，面对市里的领导，不论这个领导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还是别的领导，秘书是不应当说谎的，这是规矩也是纪律。

黄一平一般比较讨厌别人说谎，自己更加不习惯说谎，因为他觉得人与人之间一旦掺杂了谎言，就什么话都不好谈，什么事情都不好办了。

试想，你说了一个谎，接下来就得用更多的谎来堵塞由此造成的漏洞，这样就会一个谎言接着一个谎言地形成谎言链，不仅诚信的基石因此轰然坍塌，而且未来再多的真话都无法立身、无以为信了。

可是，面对丁市长咄咄逼人的提问，黄一平不说谎又能怎样呢？难道他会告诉丁市长，是省委组织部年处长的电话？

那么，丁市长一定还会有更多的疑问，譬如年处长找他什么事？为什么要说这么久？关门闭灯做什么？

最终，黄一平还是要被逼到说谎的路上，因为他懂得有些时候，诚实其实比谎言更可怕与可憎。

5.党校同学：关系，要提前培养

说到年处长与冯市长的特殊关系，黄一平从来没听任何人直接说起，他是完全凭借秘书的敏感，从旁慢慢观察、体会而得。

自从做了冯市长的秘书，黄一平就认识了年处长。不过，起初他并不喜欢那个年处长。初见其人，瘦瘦弱弱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样子，未曾开口先用警惕、审视的目光把你扫视一番，好象不如此就会从你身上蹦出许多跳蚤害虫。一旦开口说起话来，又总是给人一种欲言又止、阴阳怪气的感觉。

黄一平感觉此人欠阳光，诚府深，不宜深交。而此人恰恰又是省委组织部仅次于部长的实权人物，掌管着市县干部处，据说有些副部长权力也没他大。像冯开岭这种级别、位置的官员，不知多少人千方百计地设法接近他巴结他，也就不足为奇了。

黄一平不久就发现，冯市长特别看重这个年处长，有时甚至超过了副省长一级的领导。而且，年处长对冯开岭，也同样是另眼相看，完全不同于对待一般地市级干部的傲慢与轻视。

表面看来，他们是早年省委党校的同学，曾经有过同一寝室的经历，可事实上，培养这种关系，冯市长花费了特别的心血与精力。平时，冯市长每次去省城，无论多么忙，都要打个电话给年处长，但凡对方说有空，一定会去坐一坐聊一聊，而且一般不带第二人随行。

要知道，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时就是这样频繁走动或闲聊中产生的，没有足够的交流，何来充分了解与理解？

逢年过节的时候，市里官员都要到省里拜望一些人，很多人只顾了那些管着自己的省级大员，却往往忽视了年处长这类级别不高、实权却不小的“现管”型人物，或者即使考虑到了也是草率应付了事。

冯开岭却不是这样。无论多忙，副省长、厅局长一级的官员那儿，哪怕让秘书黄一平、司机老关代为上门，话带到礼送到就算心到神知，唯有年处长那儿一定是亲自前往，而且所选物品也必然与别人的不同，倒不是轻重有异，而是品位档次一定要合乎对方的口味，显得受者在送者心中的位置、分量非同一般。

当然，更为主要的是，年处长托办的事情，哪怕就是顶再多的麻烦、冒再大的风险，冯开岭也会心领神会地办得漂漂亮亮。这一点，黄一平直至后来通过凤凰小区那件事，才恍然醒悟甚至惊觉到——此乃后话。

对于自己与年处长的关系，冯开岭从来不对外张扬，甚至每遇年处长前来阳城公干，他往往还会有意回避，令人感觉他们并不熟悉。据说有一次，阳城组织部长还郑重其事帮他们作了相互介绍。

这一点，对做了将近二十年组织工作的年处长而言，就显得非常重要，也为他格外欣赏与看重。像年处长这类组织部官员，不论你和他关系多么亲密，最不希望弄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更不想让人当作一个招牌满世界宣扬，最好在大众面前实左而形右、心是而口非，至于私下里是怎么回事，那就另当别论了。

因此，机关里就有人戏言，最怕同这类组织部官员同车旅游、同桌打牌、同席喝酒，你讲的笑话哪怕掀翻了一车人，他那张政治脸依然板得像块砖；二十四张牌里，他哪怕抓的全是同花顺、通天炸，你也休想从他眼神里觉察出半点端倪；你说了一晚上的劝酒话，喷出的吐沫都能醉倒一头猪，他的杯子依然一滴也没少。

当然，黄一平现在知道了，冯市长与年处长的相处，既不为结伴旅游，也不图同桌打牌，更非喝什么破酒。他们的友情，是建立在更加高远、更有价值的目标之上。说到底，冯开岭与年处长都是那种心机深重之人。

其实，早在好几个月前，年处长就开始关注阳城换届的事，操心冯市长是否能顺利转正。

那时，他所把持的市县干部处，受命负责起草省辖市政府换届的文件草稿，其中有些政策性条文就曾经悄悄征求冯开岭的意见，或者有意无意照应冯开岭的相关条件。最近一段时间，虽然两人很少直接见面，可像今天这样的电话联系，却始终没有断过。

6.秘书不俗：问题少，会揣摩

啪地一声，对面冯市长办公室里的灯终于亮了，随之就传来熟悉的脚步与咳嗽声。这时，已是七点三刻，电话足足打了两个小时零七分钟，相当于一个世界顶尖长跑运动员，跑了一个男子马拉松的全程。

随着冯市长打开门，脚步渐渐消失在走廊东头的洗手间，黄一平就像一支满弓待发的箭，迅即而又悄然射了过去。利用冯市长方便的那几分钟，黄一平已经帮他清理好电话机、文件夹，收拾好随身携带的皮包、茶杯、手机。

当冯市长再度回来的时候，原本有些零乱的办公桌，复又变得井井有条。虽说晚上或明天一早，会有清洁工进来把卫生彻底做了，但黄一平知道冯市长有爱整洁的习惯，任何时候都不喜欢办公室里散乱不洁，包括自己的头发、皮鞋也都始终保持一丝不乱一尘不染。因此，黄一平宁可辛苦自己一点，也总要随时提醒自己眼勤手勤，尽量给领导创造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

趁着市长更衣、换鞋的当口，黄一平先汇报了十几分钟前与丁松市长的一番对话，他怕第二天两位市长碰面了，万一聊起孩子出国的事会让自己穿帮。冯市长听了，哈哈一笑，算是首肯了他的机灵。

这期间，他眼睛的余光一直没有离开冯开岭的脸，不便直接过问通话的情况，他只得通过悄悄观察对方表情、神态来判断和揣测。结果似乎令人满意，冯市长眉心处的那个“川”字此刻非常舒展，右腮那块厚重的咬嚼肌蠕动得坚实且很有节奏。

伴随多年，黄一平已经不需要通过更多语言，而是凭借动作、表情乃至某个器官的细微变化，就能准确揣测与把握冯市长的心理。

黄一平认为，准确把握领导心理不是为了讨好，更不能像古代杨修那样卖弄小聪明，而是为了更好地给领导提供参谋，避免自己少犯错误。

纵观阳城委、府两院，包括人大、政协及下属部委办局室机关的秘书们，虽然多如过江之鲫，可能够达到如此境界，或曰与领导有此等默契者，恐怕无出黄一平左右者。这样的功夫，是否就是冯市长评价的那个“不俗”呢?

冯开岭对于黄一平“不俗”的评价，市府机关里曾经流行过几个不同版本。起初，黄一平对这些说法统统持怀疑态度，因为一种说法如果从几个人嘴里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版本，那只能说明其真实性有问题。

可是后来，经过反复考证，证明各种版本都确有其事，分别具有不可推翻性。这样的考证，在N大历史学专业毕业的黄一平看来，相当重要，也非常必要。

据丁市长秘书小吉讲，冯市长有一次在丁市长办公室谈事情，当时恰好洪书记的秘书因为嫖娼被抓了现行，机关上下对领导秘书多有指责。

丁市长本意有嘲笑洪书记管教不严的成分，当然也顺带给一旁的小吉敲敲警钟。说话间，丁市长问：“你那个秘书小黄好象还不错？”冯市长当即首肯：“相当不错。”接着又补充一句：“关键是不俗。”

有一次，市府秘书长也兴致勃勃告诉黄一平：“你小子行啊，跟冯市长不久，居然得一不俗的评价，难得！”还有那个张大龙副书记的秘书，有一回当着很多人的面调侃黄一平：“冯市长说你不俗，你自己说说看，怎么个不俗？”虽然当时闹了个哄堂大笑，可“不俗”这个评价又一次得到了应证。

历古以来，同行相轻乃职场通行的一个规则或弊端，让做过秘书的人来评说秘书往往不会听到多少好话。冯开岭是做过秘书的，而且从市委做到省委，显见是做得非常成功的一个秘书。按理说，他看秘书的眼光应该不是一般的挑剔。

事实上，自从他回到阳城担任副市长，享有了配备专职秘书的权力，同时就面临着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挑选一个合适的秘书。

他知道，现在的领导干部慢说与战争年代有天壤之别，就是与上世纪五、六、七年代也不可同日而语。分管的事情多，头绪杂，各级召开的会议多如牛毛，需要接受的信息、汇报的事项、总结的材料也

是林林总总，大会小会又总要发表重要讲话，报纸、电台、电视台还要报道，如果完全凭自己一个人应付，纵然有三头六臂或昼夜不眠恐怕也不行。因此，配备一个精明强干的得力秘书，就显得非常必需。

如同一个男人找个什么样的妻子，除了自己从婚姻中得到快乐与实惠，同时还体现着你的品味、尊严、脸面，一个领导配备一个怎样的秘书，同样不可随意。

试想一下，像陈希同、*这样的高官，如果不是摊上那样一些品德恶劣、贪欲极强的秘书，也许就不会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

而且，在机关里工作时间久了，整日厮混在秘书堆里，见得太多形态各异的秘书，自然懂得时下的好秘书如同处女一样珍稀难觅。纵然缺，也勿滥，这是冯开岭做一切事情的宗旨，挑选秘书亦然。

在初任阳城副市长的那两年里，冯开岭身边虽然也有秘书，却完全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就像一位精明的猎人一样，他在耐心寻找猎物，等待机会。不经意间，黄一平进入了他的视野。

那阵子，黄一平正在跟魏副市长。冯开岭知道，像魏副市长这种从京城下派挂职锻炼的官员，一般秘书不会全心全意地服务。可是他发现，黄一平是个例外。黄一平跟在魏副市长身边，既不点头哈腰萎萎缩缩，也不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目光里多有纯净明亮之气。

有一阵，魏副市长身体不好，黄一平陪同看病、挂水，在市府门前众目睽睽之中搀上扶下，其态度殷勤且周到，却丝毫不露谄媚邀宠之态，也没有厌烦与难堪之色。

一日两日如此，十天半月不变，冯开岭感觉此人踏实而不势利。后来一段时间，魏副市长回北京休养，冯开岭每天经过秘书室，都看到黄一平早早前来，先把魏副市长办公室门窗打开通风，桌椅揩抹一遍，而后捧一本书坐在那里静读，并不与别的同事闲聊。

有一次，冯开岭进去要过书看了，是一本民国初年版资治通鉴，竖排繁体字，纸张泛黄得厉害，上边有密密麻麻的小揩眉批。此书恰好他也喜爱，相互三言两语交流下来，冯开岭发现这个N大历史系的毕业生确是有些见识，对历史人物与事件往往一语中的。

之后，两人又有几次闲谈，冯开岭有时故意把话题扯到一些机关人事纠葛上，黄一平总是恰到好处地于大处宏观置评，巧妙避开具体

你是我非。

若是遇到一般秘书，定然依循领导语气百般揣摩逢迎，或是借机将闲话引向自己的对立面。这样几番有意无意考察下来，冯开岭感觉黄一平有智慧而非小聪明，善读书而又不迂腐，自此觉得这个秘书有些与众不同，至少与身边常见的那些秘书迥异，因此就有“不俗”评语。

不久，魏副市长挂职期满回京，冯开岭马上把黄一平要到身边，至今已经将近五年，两人间可以说越来越默契了。

7.好秘书，坏爸爸

将冯市长送到邝明达那儿，黄一平来不及停脚，马上往家赶。

时间已近九点，确实是回来得太晚了。进了家门，与黄一平的兴奋异常不同，屋里却一片冷清。女儿躺在妈妈怀里睡得正香，粉扑扑的小脸上依然挂着两滴泪珠。

汪若虹苦着一张脸在看电视，一部看了无数次的青春偶像剧，被调得几近无声。长期在医院病房工作的汪若虹，本就练成一副说变就变的职业脸，加上人近中年岁月痕迹渐显，真摆下来还是挺吓人的。

看着桌上插着蜡烛的蛋糕，还有那些早已凉透的菜肴，识趣的黄一平赶紧换了鞋子，丢下皮包，卷起衣袖，把桌上的热菜重又端回厨房，使出当年宅男时的麻利劲儿，煤气灶与微波炉同时启动，不一会儿，所有的菜、汤便又热气腾腾地上了桌，一盆香喷喷的鸡汤面也随之出锅。

看着丈夫黄一平在叮叮咚咚地忙碌，汪若虹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刚才丈夫一进门，脸上写着疲惫，眼神里满是歉疚与不安，她心里忽然有一种痛的感觉。

她知道，他在外边奔波一天，现在也很累很饿了。可是，再看看女儿小萌眼泪挂在脸上熟睡了的样子，她又陡生怨恨。忙！忙！忙！自从当了这个劳什子的市长秘书，他哪一天不忙，又有哪一天能够按时准点回来过呢？这个家，还像个正常的家吗？

对于丈夫的秘书职业，汪若虹早就没有了当初的惊喜。若论眼下的心理感觉，怎么说呢？套用曾经流行的一首港台歌曲，叫让我欢喜让我忧吧。

事实上，最近几年来，随着黄一平到市府机关上班，特别是跟常务副市长冯开岭做了专职秘书，她享受到因此带来的一些实惠，却也对丈夫积压了越来越多的怨气。可是，再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一番，她又不得不理解丈夫的难处与苦衷，甚至也还夹杂了一些同情与怜悯。

出身于阳北县城一个普通干部家庭的汪若虹，是那种混夹于万千人丛之中不易被人关注的平凡女子。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初中毕业考取阳城卫校，三年后分配到阳城第一人民医院做了一名三班倒的护士。几年护士做下来，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当时，周围同事都有一个差不多相同的择偶标准——长相不一定很英俊潇洒，个人职业不一定要很好，收入也不一定很高，但有两条必须二者占其一：要么家庭背景好，有个做官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或是七姑八姨；要么是个性格温和、吃苦耐劳、家务活儿全包的角色。

原因只有一个——医院护士太辛苦了，常年三班做下来真是苦不堪言。投个家庭背景好的人家，要不多久就会通过关系调了常日班，或者干脆到清闲自在的机关事业单位。没有背景帮忙调动的，丈夫能干、体谅一些，做妻子的日子也会好过得多。

懂行的人都知道，有些老护士成年累月做三班，黑夜白天颠倒，失眠、厌食加内分泌失调，脾气会越来越暴躁，过早停经、更年期提前是常事，有时连夫妻*都不愿多做，经常搞得三日一吵五日一打，离婚分居率特别高。

因此，汪若虹在找对象谈恋爱方面就多了个心眼，像黄一平这种农村出身、无根无绊的人，原本不在考虑之列。

汪若虹与黄一平的认识纯属偶然。那天，是个清明节，恰好又是星期天，两人都回阳北老家祭祖，回来时又都坐了同一辆中巴车。当时，车子很挤，汪若虹上车时已经没有座位了。

本来汪若虹就有晕车的毛病，加之车上人多气味杂，站在人堆里东颠西簸下来，没要多久就感觉恶心得不行。其实，自从汪若虹一上车，黄一平就开始注意这个长相文静的女子，觉得她特别像一部故事片里的女配角，而那部宽银幕电影是他小时候的最爱，那个女配角则是他人生恋爱的启蒙老师。

车行途中，他的目光始终在人缝里追逐着汪若虹，却忽然发现她脸色发白，大汗淋漓，好象快要晕倒的样子。黄一平马上拨开人群，把汪若虹扶到自己的座位上，又掏出随着携带的风油精、矿泉水给她，使她渐渐平复下来。

之后的故事，自然就不免落入俗套，一对邂逅于特殊时空中的男女相互有了好感，一见钟情，建立了与很多恋人一样频繁的联系，然后就步入了婚姻殿堂。

黄一平的家是在阳北农村，自父母上数多少代可能都是大字不识几个的普通农民。他是家里的老小，上边还有一个姐姐中专毕业分在阳城第三棉纺厂，一个哥哥初中毕业在南方打工。

黄一平本人就读于省里知名的N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在阳城第五中学做历史老师，除了三皇五帝、唐宋元明那一套书本上学到的东西外，喜欢写点诗和散文，也与很多长发飘飘的诗人一样有些多愁善感的气质。

要命的是，汪若虹除了感动于黄一平中巴车上英雄救美的壮举外，恰恰也还痴迷于其人身上那一股酸也不酸、甜也不甜的伤感味儿。

追根溯源，汪若虹也是沐浴着琼瑶阿姨悲情故事长大的一代，青春期里又喜欢悄悄涂抹些诗亦非诗、歌亦非歌的东西，骨子里便有与黄一平气质暗合的元素。因此，当她回首往事，重新检点自己的择偶标准，等到发现严重偏离了既定方针时，女儿小萌早已呱呱落地，悔之晚矣。

结婚之后，与生活中众多平常夫妻一样，黄一平老师在三尺讲台上传道授业，汪若虹依旧做她的三班倒护士，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之余，也有些磕磕碰碰吵吵闹闹。虽说黄一平并无丝毫过硬的家庭背景，本人性格脾气、恋家、能干、体贴等等指标倒还差强人意。

在学校那几年，黄一平只要没有课，就总会抽尽量多的时间回到家里，或是想方设法烧饭做菜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或是到医院接送、陪伴妻子，令汪若虹在同事面前也算小有风光与得意。女儿小萌出生后，黄一平更是把主要精力花在女儿身上，几乎成为半专职的奶爸与宅男。那时候汪若虹经常会想，虽然黄一平家庭没什么背景，手中也无半点权力，可能够这样全心全意照顾家庭，也算很好了。

大千世界，事物的变化总是出人意料，而且任何一种变化又都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女儿出生不久，黄一平被借到市教育局编教材，半年后又调到市府办做秘书。这样突发性的变动，打乱了原本波澜不惊的生活，一对小夫妻忽然感觉运从天降，好象一时都来不及欢喜了。

黄一平以一位市府秘书应有的严肃与庄重通知汪若虹："老婆，你丈夫此去阳关大道，离飞黄腾达不远了，你得有享受天下大富大贵的思想准备！"汪若虹也很认真地回应："老公，我早就提前准备好啦，李嘉诚、霍英东家人能承受的幸福，本人全能承受！"

刚开始四年，黄一平跟着那个北京下来挂职的魏副市长，好象和做老师时的变化也不算太大，只是经常需要加班写材料，双休天节假日不得休息，有时也在外边应酬到半夜才回家。

但是，毕竟那个魏市长是临时锻炼性质，又经常要回北京与妻儿团聚，黄一平的时间总体上还是比较空闲。而且，因为黄一平工作性质的变动，魏市长也让市府办出面给医院打了招呼，汪若虹由三班倒转成常日班，算是开始跟着沾光了。后来，魏市长离开阳城，冯市长看上了黄一平，天翻地覆的变化由此而发生。

这几年，黄一平就像换了个人一样，整天忙得不着家，早出晚归甚至经常夜不归宿，全部心事与热情都投入在工作上，或者干脆说是投入在冯市长身上。

这期间，家里的生活条件也随之得到很大改善，住房由七十平米小套换成一百三十平米大套，所有电器都是时下最流行品牌、款式，日常吃穿用的东西基本上不用自己购买或花钱很少，汪若虹的工作也由常日班护士变成科室白领，女儿小萌免费上了市里最好的民办学校……

生活即便算不上大富大贵，至少也已经是中富中贵了。可是，汪若虹还是有种得不偿失的感觉。她不知道这笔账到底应该怎么算，一时也理不清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她只是感觉，原来那个熟悉的黄一平渐渐模糊了，离她和女儿好象也越来越远了。

应该说，黄一平对女儿一直是非常宠爱的。早些年，但凡与小萌有关的事务，大到报名上学、接种疫苗、看病吃药，小至洗澡、换衣、剪指甲，甚至就连上厕所擦屁股，都是爸爸随身伺候从无怨言与

推托。逢到女儿生日之类，又是订蛋糕，又是拍照片，更是忙得不亦乐乎。

可是这几年，花在女儿身上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少了，有时答应了孩子的事情，几乎没有一桩做得有头有尾圆圆满满。比如本来约好双休天带她到公园看猴子、老虎，陪她去江边玩水上游戏，结果从春到夏再到秋，好不容易挨到冬天才去成，等到了公园和江边时，猴子、老虎早就搬到郊外另一家动物园，水上项目也因天凉不能再玩了。又有时，父女俩刚刚兴高采烈奔向肯德基、麦当劳，那边冯市长忽然来电话了，只好拉着眼泪汪汪的女儿打了转。

就说眼下这女儿的生日吧，早就说好一定早点回来，陪孩子一起吹蜡烛、切蛋糕、唱生日快乐歌，可是临到下班忽然说是省里来了个什么电话，要等冯市长接好电话才能离开，弄得女儿眼泪汪汪苦等到现在，算是怎么回事呀！

8.好秘书，坏丈夫

菜上齐，酒和饮料倒好，点上那些蜡烛，又关了明晃晃的电灯，等女儿小萌从妈妈怀里被唤醒时，一时只当是在梦里，或是在迷人的童话世界。在黄一平卖力的《祝你生日快乐》歌里，汪若虹陪女儿一起吹灭了烛光，三口之家，马上又充满了其乐融融的欢快氛围。

从蛋糕上拔下的十一根蜡烛，被黄一平悄悄攥在手里。刚才要不是一根根数过，黄一平还真不清楚女儿到底是十一还是十二岁。看着小萌复归欢天喜地的的天真模样，黄一平心里忽然有些酸。

从女儿生下来那年底调到市府做秘书，匆匆已是整整十个年头，早先跟着魏市长还算清闲，自从五年前跟了冯市长，这些年，他真是没有陪妻子、女儿过一个完整的生日。

今天的晚餐，其实早在十天前就和女儿约定，父女俩还拉过钩，几天前也已经在冯市长面前讲过，今天一早又认真请过假，可到底还是迟到了两个多小时。

本来，刚才黄一平打算在办公室就和冯市长分手，直接回家。可是走到楼下，他竟然又鬼使神差上了老关的车，说是要把冯市长送到宾馆。

说到底，他还是对自己刚才的判断有些不放心，如果不能作进一步的证实，他回去了也不会定神，夜里的觉也一定睡不踏实。果然，上了车还没来得及发动，冯市长就指令副驾驶座上的黄一平："来一曲，步步高。"

黄一平得令心里一喜，马上熟练地换上碟片，车载音箱里立即便响起著名民乐合奏《步步高》欢快的旋律。再回头看后排座上的冯开岭，正双目微合、双掌轻击，满面春风地附和着音乐节奏摇头晃脑。

这下黄一平算是彻底放心了，单凭这首《步步高》，而不是《二泉映月》之类的伤感音乐，证明刚才年处长的来电即使不是天大喜讯，至少也不会是什么特别不堪的凶兆。

于是，在从宾馆打车回来的出租车上，黄一平上了车，居然也神经质般说了句"来一曲，步步高"，结果那位的士司机懵懂半天，也不知这个身上有些官气的客人哪根神经搭错了。

桌子上，黄一平克制住饥饿，一个劲给妻子、女儿剥虾仁、剔鸡骨，尽显一个合格丈夫与父亲的风采。他在心里安慰自己：快了，快了，等换届选举结束，这样紧张忙碌、精疲力竭的日子也到头了。

晚上伺候女儿洗漱睡了，黄一平没让汪若虹动手，主动把餐桌和厨房收拾干净，而后赶紧洗了个热水澡，躺到汪若虹身边。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汪若虹往边上挪了一下，幅度不大，动作却有些夸张。

"怎么啦，嫌弃老公？"黄一平把手伸到汪若虹颈下，轻轻勾过来，笑着问。

汪若虹斜着眼看看丈夫，过了好一会儿才认真地说："不是嫌弃，是不习惯。你说说，我们像这样开着灯并排躺在一起，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黄一平一楞，瞬间语塞。是啊，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这几年，市府秘书里除了丁市长秘书小吉，就数他这个常务副市长的秘书最忙碌最辛苦了，三天两头随市长出差不谈，即使在阳城市区活动，也几乎每天都在外边应酬、写材料，经常一忙就是大半夜。等到深夜摸黑回到家，女儿和妻子早已进入梦乡，夫妻俩连在一起说话的时间也没有，原本很有规律的性生活也被肢解得破碎不堪。

想到这里，黄一平忽然感觉鼻子发酸。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把妻子紧紧搂在怀里，轻嗅着妻子身上似乎熟悉却又有些陌生的香味，呼吸渐渐就急促起来。

已经很久没有这么酣畅淋漓地做过爱了。他们夫妻都是*比较旺盛的人，何况正值如狼似虎的年龄，做起来岂能不惊天动地拼尽吃奶的力气。不一会儿，两人都心满意足地瘫软下来。

似乎为了给妻子多一些补偿，筋疲力尽的黄一平并没有像往常那样翻身睡去，而是重新打开灯，半坐起来，搂着汪若虹说话。

“老婆，耐心点，再过几个月就是市府换届，冯市长提拔已成定局，你的好日子就要到来了！”黄一平轻抚着汪若虹说。

“他提拔和我有什么关系？” 汪若虹明知故问，娇憨可爱。

黄一平拍了拍妻子绯红的脸，习惯性地左右顾盼一番才说:

“与你关系大啦，傻瓜！”

接下来，黄一平便开始历数这几年家里的种种变化，诸如汪若虹工作变动、小萌免费上民办学校、王大海进明达公司等等。

“如果没有冯市长这棵大树，怎么会有这么些阴凉落到咱们头上?再说啦，假如冯开岭底下升了正市长，你老公我就是最大的利益者，将来小萌还可以继续免费读市里最好的中学，你就能调到卫生局机关或防疫站之类的好单位，你一直羡慕的滨江别墅也不是奢望。”黄一平进一步展望未来小家庭的美好蓝图，虽说不乏夸张，却也完全可以预期。

一席话，说得汪若虹心花怒放，两颊绯红，眼睛里竟然放射出初恋少女般的光彩。

“接下来的半年将是冯市长竞选的特殊时期，我的工作也会更忙一些，老婆你就要多辛苦一些啦。” 趁着妻子情绪不错，黄一平抢先打了预防针。

正在兴头上的汪若虹也顾不上答腔，而是把身体主动迎上来，粘虫般吸住丈夫的嘴唇，一双手在下边也没闲着，呼吸很快复又急促起来。黄一平不敢怠慢，马上积极呼应，与妻子携手再辛苦一程。

9.文章计:晋升的一块敲门砖

省委组织部年处长的电话内容，三天后就得到了印证。

周六，省委杨副秘书长回阳城老家办事，傍晚准备回省城时给冯开岭打了个电话，算是打声招呼问候一下。

“这怎么行！不吃饭就走，要么显得我这个父母官没有人情味儿，要么显得你这省里下来的首长架子大。”冯开岭一句话就把杨副秘书长拦下了。

杨副秘书长是本市阳东区人，*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一直在省委机关工作，现在省委办公厅主管信息、法规和理论研究，是省委机关刊物《理论前沿》的主编。

虽然长期在省委机关工作，职级也不算低，可是因为从来没有在阳城工作过，又属于位高权不重的那种虚衔，所以每次回来看望父母或有其他私事，基本上都不通过公共管道，也不主动惊动阳城官方，洪书记、丁市长们即使知之也就装作不知。

常务副市长冯开岭却是个例外。

当年冯开岭初到省城，虽然是跟在老书记后边，可毕竟还是一介毛头青年，形单影只，环境生疏情况不熟，难免会多受到一些白眼与冷落。

杨副秘书长其时已是政策研究室主任，年长冯开岭五六岁，在办公厅里算是有了些资格，对于这个初来乍到的阳城老乡，自然格外加以关照。

那时，冯开岭经常应邀到杨副秘书长家里做客，以大鱼大肉中和机关食堂里的清汤寡水，逢年过节更是多有叨扰。两人算是结成了一对忘年交。

后来，杨副秘书长升任现职，冯开岭接替了政研室主任位置。两人在省里前后共事三四年，每天在走廊、厕所、食堂里时有碰面，也同在一个支部过党的组织生活，就是不曾在同一个处室里共事过。

熟悉中国官场的人都知道，像他们这种几乎从来没有同时在一个锅里抢过勺、争过羹的干部，一般就没有什么利益上的直接纷争，如果再有些类似的同乡之谊，那就极易做了朋友，至少不会成为相互倾轧的死敌。

也因此，远交近攻一词，最适宜用处其实不在战场，而在官场。冯开岭与杨副秘书长之间的良好关系，始于彼时，持续至如今。

这次杨副秘书长回来省亲，冯开岭照例要亲自招待，两位老朋友把酒言欢一番。地点还在明达集团的休闲中心，陪客只有黄一平、邝明达以及规划局长于海东等几个亲近的人。

旧友相聚，菜不在精，酒不在贵，重要的是一份真诚与热情，其中最直观的考量标尺就是交谈的流畅与热烈程度。

酒席开始，冯开岭虽然和往常一样谈笑风生，笑容满面，可是却时常有瞬间的走神与愣怔。对此，别人也许不怎么看得出来，黄一平却是一目了然。个中原因，还是因为年处长电话里透露的那些内容，让他感觉不是很踏实。省委龚书记的那几条原则，如果真是确定下来，他这个常务副市长转正就少了些必然性，多了些不确定性和偶然性。

从主人到客人，包括几个陪客，大家都是知根知底的朋友、自己人，席间说话就没有什么拘束，上自京城的政治传闻，中到省城的趣闻轶事，下至普通百姓间流行的荤故事黄段子，知无不可言者，言无不尽兴者，一时聊了个痛快淋漓。

说着说着，难免就碰到来年地市级政府换届的事。杨副秘书长毕竟久居省里，听到好多信息，有民间流言，也有官方或半官方消息，不管涉及到什么人的，统统拿出来一一说了。说到阳城方面，杨副秘书长一口咬定，未来几年阳城政府，必是冯氏天下无疑。

冯开岭只是淡然一笑，起身敬了杯酒，表示一切尽在不言中。

“听说最近省委龚书记对换届选举有些新的指示？”照例亮了杯底，冯开岭问得很随意。

“是啊，本来组织部拿了个方案，但是龚书记不满意，又亲自定了几条原则。据说组织部的部长、处长们为此没少挨骂。”杨副秘书长回答得也很轻松。

冯开岭和黄一平对视一下，心里都有些吃惊。关于年处长电话的内容，近几天冯市长也陆续透露一些，毕竟有些主意需要两个人商量着拿，很多具体事要通过黄一平来办。

再说，像冯开岭这样相对谨慎、性格内向的官员，平时遇事并无多少人可以诉说、商量，甚至包括自己的妻子在内，此类机密大事若总是一个人憋在心里，毕竟不是一件痛快的事情。

杨副秘书长大略说到龚书记定的那个四点原则，语气里却充满调侃的味道。

“这么说来，这次换届，方针政策真是要有质的改变了？”冯开岭问。

“哪里啊！那不过是做做姿态，主要是防止组织部门弄权。” 杨副秘书长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龚书记从北京来省里工作虽然也有三四年了，可地市换届还是第一次，当然要体现出足够的重视。前一阵，可能是主管组织的领导有些事没办好，在用人方面领会书记意图不到位，惹得老人家有些不高兴，这次发火主要是在表现一种强硬的姿态。”

“呵呵，堂堂省委书记也要通过这种方式表示强势？”冯开岭笑笑说。

“倒也不是。龚书记来省里之前，主要是在北京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任职，似乎缺少一些封疆大吏的履历和气派，也因此，省里有些人刚开始就不太买账。可是，你看这两年，他把省里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政绩卓著，频频得到高层的赞扬，大家也就服气了。现在，他已经完全掌控局面，就不喜欢太多人七嘴八舌。”杨副秘书长进一步介绍道。

“可惜，我对龚书记不熟悉，估计他也不认识我。”冯开岭说。

“是啊，你离开省里六七年了，书记也换了两任。其实，龚书记还是个直率的性情中人，骨子里颇有些文人情怀，与你我这些人容易拉近距离。”杨副秘书长道。

“哦，是这样？”冯开岭惊讶。

“我想，你倒真是需要让他熟悉一下，如果他对你一点都不了解，可能不是什么好事。若是一般层级的干部还好说，像讨论到市委书记、市长这个层面的干部，其他人说话都没用，关键时刻还是要靠这个拍板定夺。”杨副秘书长说着，竖起右手大拇指晃了晃。

“可是，我不像在省里工作那样，可以近水楼台，更不可能如老兄你这般随时听命于近前呀。”冯开岭的话，既有玩笑，也是实情。

“其实机会还是有的，只是不知你老兄运气如何了。如果阁下有兴趣，不如近期给我们《理论前沿》杂志写篇文章。”杨副秘书长略一思

考，便当场献了一计。

原来，龚书记曾经在北京某社科院任职多年，对理论研究情有独钟，特别关注事关重大国计民生的应用性理论问题。他到省里第一件事，就是视察社科院、新闻单位、高等院校等理论文化部门，并特别重视杨副秘书长主编的省委机关刊物《理论前沿》。

这几年，他不仅亲自给《理论前沿》出题目，而且还聘请了一帮高等院校、社科研究机构的专家担任杂志特邀编委，同时兼任省委理论顾问，其中又数N大学哲学系主任最得信任。

据说，龚书记当年在北京某社科院担任副院长时，方教授曾在该所进修，两人结下不错的关系。

“《理论前沿》上挂头的重点文章，龚书记一般都会认真阅读，还经常有指示哩。怎么样，你也来一篇，或许会让他注意一下，或者干脆重点批示？现在省委党校的校长，就是通过发表在《理论前沿》上的两篇文章，让龚书记产生了深刻印象，一下从副厅调提拔为正厅职。”杨副秘书长满脸得意。

不用细想也能掂量出，杨副秘书长的这个主意确实很够分量，也很够交情。不知底细者，绝对不会朝这方面考虑。冯开岭抑制不住兴奋，马上带领黄一平、邝明达、于海东几个人，敬了杨副秘书长一个“三盅全会”。

“有几个选题哩，可以提供你参考一下，新农村、现代制造业、新兴服务业、传统产业升级换代、文化大省、环境保护、城市化进程等等都是龚书记关心的课题。除了角度要新颖、言之有物、论述有深度等基本要求，关键是要有学术气，理论性强，站得高一些。”杨副秘书长的这番点拨，算是把佛送到西天了。

而且，他还和冯开岭当场约定，再下一期的《理论前沿》挂帅位置给他留下，一万五千字左右。冯开岭当然满口答应。他一算，那期《理论前沿》的出版时间，刚好距离换届还有四个月左右，时机恰当。

“不过，这篇稿子分量不轻，不知是否能写好哩。”冯开岭有些担忧。

“嗨，区区一篇稿子，对你这种文章大家还有什么为难？从阳城上下到省委机关，谁人不知你冯老弟的一段佳话——一支笔，不仅写出了千锺粟、黄金屋，而且还写出了颜如玉呢！”杨副秘书长调侃道。

“你杨兄就别寻我开心了。文章的事，你得把关。” 冯开岭语气真诚，并非假装谦虚。

“不能，不能，万万不能指望我。”杨副秘书长连连摇手道。“说实话，平常弄点一般化的稿子倒还凑合，可是像如此重要的理论文章，是要经过龚书记这样大家的慧眼，必须确保足斤足两，方能取得奇效。这个，我真的力不从心。不过，刚才我说过的那几个理论顾问里，倒是可以想想办法。”

“可是，若非你我这样的至交，人家又岂肯帮如此大忙？毕竟，这种文章劳心费神，不是那么好弄的哩。”冯开岭操笔多年了，对文章中事自然心里有数。

这时，坐在边上一直忙着倒酒递烟的黄一平，瞅了领导们谈话的一个空档，问：“请问秘书长，您说的N大哲学系主任是否姓方？”

“正是。怎么，你认识？”杨副秘书长道。

“哦，果然是方教授。岂止认识，当年我在N大读书时，与他是铁杆棋友，也算是一对忘年交，关系非同一般哩。”黄一平回答。

“那你出面，他一定肯帮忙喽？”冯市长迫不及待，显然来了兴趣。

“我想可以试试。”黄一平答。有一句话，他想了想却没有出口——毕业之后这十多年，他和方教授已经疏于联系了。

“呵呵，只要他肯帮这个忙，此事妥矣。”杨副秘书长语气相当肯定。

10.写出来的副市长

杨副秘书长提出让冯开岭以笔作利器，文章作奇兵，以期引起省委龚书记的关注，算是一语中的，点到了穴位。

的确，在省委和阳城市级机关里，很多人都清楚，冯开岭之所以能从从阳城师专的一位普通教师，走到今天阳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高位，手中一枝笔，曾经发挥过多么奇特的作用！至于杨副秘书

长说的那个写出了千锺粟、黄金屋、颜如玉之类，虽是玩笑，却也是实情。

冯开岭的家境，与黄一平也差不太多，父母、祖辈清一色务农的农民，家里的兄弟姐妹比黄家还多两个。作为兄姊中的老小，冯开岭有一股特别的倔劲儿，读书写字时的专注与认真，尤其深得老师们的喜爱。

从中学时开始，冯开岭就特别喜爱杂文与文艺理论一类，考大学时本来报考的是复旦大学文学批评专业，后来因为分数不够，到了江南师范大学的古典文学专业。

大学期间，仍然喜欢读文艺理论书籍，并时常在校报上发表一些“豆腐块”。毕业分配到阳城师专中文系，担任助教与年级管理员，经常给阳城日报副刊投稿，多是千字左右的文艺短论、述评，还时常在一些征文评奖中获奖。这样的次数多了，在学校里就有了些影响，学校领导也渐渐开始关注他。

那时，师专年轻老师多，一般人进校三五年领导都叫不出名字，可校长、书记们对冯开岭却印象很深，刚刚在路上遇到校长才问：“最近又在报纸上得奖了？”马上又让书记拦住了吩咐：“还是要多写，报纸的影响大，都知道师专有个冯开岭能写哩。”

其实冯开岭也知道，师专里比他能写的人很多，每年在外边发表的文章能用箩筐装，可正如书记所言，报纸是大众化读物。容易产生影响。

进校不多久，阳城师专团委改选，需要一名专职团委书记，很多年轻教师一心扑在提升学历、做精专业、晋升职称上，大都不太愿意做团的工作，校领导马上就想到了冯开岭。

凭心而论，冯开岭本来就不喜欢做老师。他不习惯成年累月站在同一个讲台上，对着一帮几年不变样的老脸色，照本宣读着一套程式化语言。

他喜欢新颖、变化、挑战，愿意每天面对不同的东西。因此，在团委书记岗位上，他做得极其卖力，也非常得心应手。

那时候，阳城团委一扫多年死气沉沉的阴霾之气，各种活动不断，每有活动又都能在报纸、电视上及时报道。

冯开岭依然喜欢写文章，只是不再单纯写文艺评论之类，而是结合实际重新开拓思路，写些理论性较强的时评、述评，发表的阵地也不仅仅局限在阳城本地的报刊。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与一代伟人*南巡谈话相呼应，全国范围内掀起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高潮，《人民日报》搞了一个以青年为主题的征文竞赛，冯开岭有一篇理论文章被选用，提出的命题的是当代青年应该自尊自强自立，文章刊登时注明了作者单位。

应该说，那篇文章完全是激情所至有感而发，既写得激情澎湃，又充满思辨色彩。小小阳城的无名作者，能在中央顶级报纸发表那样有分量的理论文章，立即引起市委主要领导的注意，并一度在阳城市级机关引起热议。事后不久，市委书记即点名调他来身边做秘书，三四年后又随着书记跟到省城。

在省里那几年，冯开岭一直没有再做领导贴身秘书，而是在综合处做信息工作，使他有了更多写作的时间。

期间，他是省委《理论前沿》的特约撰稿人，在中央几个大型理论刊物上也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一篇关于城市化浪潮中的农民工问题，是国内理论界首批关注此类问题的文章之一，当时主管农村工作的副总理亲自作了批示，引起高层决策部门的重视。

也正是那篇文章，直接把他送到研究室主任的位置，令他至少提前两年完成了副处到正处的晋升。可千万别小看了那个两年，有些人在面临进退去留的关键时刻，不要说两年，就是两个月甚至两天，也许一辈子就卡在那里了。

回到阳城担任副市长之后，冯开岭写文章的频率没有那么高了，一般选题的文章也不怎么愿意轻易动笔了，可是，每隔那么一年半载，或者是天下大势、身边环境、个人命运面临重大变革，他仍然会拿出一两篇分量不轻的文章，发表在省里《理论前沿》之类刊物上，以显示他与一般官员的不同之处。

比如，在担任分管农业的副市长最后一年，省里组织省直机关、下辖各市农业主管领导到澳大利亚参观，十天行程其实也只是走马观花，其他人看了也就看了，听了也就听了，回来后除了带回大包小包化妆品之类，也就只有若干风景区留影聊以为证了。

冯开岭却不同，虽然该玩的时候也玩，当买的东西也买，可参观时则留意向当地政府部门、农牧场主索要了很多外文材料，回来后通过网上翻译系统自动译成中文，又根据需要下载了一些介绍澳洲农业的历史资料，不久就写成一篇洋洋洒洒、足有两万多字的《澳洲现代农业启示录》。

省农林厅作为文件呈送到分管农业的副省长案头，马上批转成为全省农业口干部的必读。同样花费的三万元人民币，冯开岭的性价比较之其他同行者，陡然高出无数倍。而且，此后不久，省里讨论阳城常务副市长人选，那位分管农业的副省长恰好刚刚荣升了省委副书记，当即力荐了冯开岭。

对自己以文章立身政坛，即使冯开岭本人也绝不讳言。尤其在与黄一平闲聊的时候，每每说到自己的人生轨迹，或是谈及如何把文章写出精彩，就总要说到关乎他命运转折的那几篇作品，自得之情不免溢于言表。

“当今官场，会做官的人不少，可是会做官又能写文章者又有几人呢？”冯开岭说这话的时候，往往眼睛放光。他还时常掰开手指，把历代人物一一指点过去，其中最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者，当算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文韬武略，多有经典传世之作，真是千古难得的一代伟人！”

黄一平可以作证，像冯开岭这样至今仍时常阅读《矛盾论》、《实践论》、《论十大关系》之类著作的官员，可能已经不多了，至少在阳城政界当属绝无仅有。

11.婚姻，也是一种投资

冯开岭凭藉手中一支笔，一举奠定了从政生涯的基石，并构成其日后不断晋升的重要阶梯。与此同时，冯开岭借助同一支笔，当年首先征服了岳父大人，而后俘获了夫人朱洁的芳心，成就了一段美好姻缘，同样在圈子里传为佳话。

当年，二十五六岁了的冯开岭，在阳城师专中文系担任助教兼管理员，由于老家在农村，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普通农民，兄弟姐妹又多，再加上本人相貌土气、性格内向，见了生人爱脸红，即便肚子里读了不少书，可总不能把学问挂在嘴上或贴在脸上吧，因此，找对象就成了个不小的问题。

偏偏小伙子个人条件不行，自我要求还不低，找对象的第一标准是长得漂亮，其次必须是城市姑娘，再有就是文化水平不能低于中专。这些条件一来，好多原本热心的介绍人，纷纷摇头叹息而去，非但从此不再多事，而且背后还私下串通，结成了没有言明的某种同盟。

正如哲人所言：上帝在关闭一扇门的时候，往往会同时敞开另外一扇窗。婚姻恋爱问题不顺，冯开岭干脆一门心思读书写作，在阳城日报副刊上连连发表，连连获奖，一时弄得风生水起，在阳城业余作者圈子里有“获奖专业户”的美誉。

小伙子的才能，迅速得到一个关键人物的赏识，这个人便是冯开岭日后的泰山大人、当时阳城日报副刊部朱主任。

所有在阳城日报副刊上发表的稿件，统统由朱主任把关。冯开岭的第一篇稿子就在他手上编发。

一个在大学里学过整整四年古典文学的高材生，同时又读了很多文艺评论方面的书籍，给一张地市级报纸副刊写些千儿八百字的小文章，岂不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

朱主任做报纸副刊编辑多年，每天桌上的来稿无数，打开一看，多是错别字连篇、大话空话成串，不要说直接发表，连修改意见都没法提。因此，偶然读到冯开岭文笔优美、思路清晰、观点鲜明的来稿，顿时如食甘饴，如饮佳酿，心里只一个字能形容与概括：爽！

好的报纸编辑，对优秀作者的培养与爱护，那是非常倾情、非常无私的。连续发表了冯开岭的几篇来稿，朱主任马上认定孺子可教，于是当即电话约见。

等到在报社办公室里见了面，几句话一交流，冯开岭身上透出的那种质朴、诚实、灵气、聪明，更是让朱主任欣喜异常。

联想到自己当年也是从农村孤身一人出来，由于家境贫寒，业余时间拼命打工，挣足学费后才敢坐到教室。后来在船上做水手，闲来无事给航运局的报纸写稿子，从火柴盒子大的文章开始，一路才写出今天的结局。如此一来，竟然从冯开岭身上找到若干当年自己的影子。

次交谈，朱主任对冯开岭的好感顿时大增。

作者和编者一旦相互有了好感，马上就会热络起来，而热络的一个重要媒介或表现，就是作者的写稿积极性空前高涨，编者对作者的稿子也是钟爱有加，有时甚至到了偏爱的程度。这种偏爱，往往又不单纯体现在用稿或得奖频率的提高，而是相互间见面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有时，本来一个电话三五分钟就能说清楚的事，朱主任非得约了冯开岭过来面谈；又有时，本来把稿子往信箱里一投，或者往传真机里一塞，很方便就把稿子传到，可作者冯开岭也非得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大老远从东郊的师专赶到城市中心的报社。

当然，有时正好赶上饭档口儿，两人也在报社附近小酒馆，点几只小菜，要一壶小烧或一扎生啤，慢斟细饮一番。再后来，赶上那年中秋节，朱主任干脆发出邀请，让冯开岭到他家里吃团圆饭赏明月。

第一次走进朱主任家里，前来开门的恰好就是朱洁。虽然过去快二十年了，可当时见到朱洁的情景和感觉，冯开岭至今仍清晰如昨。

大概是晚上六点左右，天色将黑未黑，朦胧门灯下，但见立在面前的美人高挑身材，椭圆脸形，鼻梁高挺，一双大眼睛盯紧人看令你如电击一般，白嫩光洁的皮肤于微暗中更加耀眼。

从发型到服饰，完全是那种高雅、时尚的城市女孩中的佼佼者。那一瞬间，冯开岭甚至有些后悔和犹豫了，他希望是走错了人家，更希望能有个合适的理由赶紧逃离。

当然，直到结婚之后细想起来，他才知道那种心态完全是自卑心理作祟。

中秋的晚饭吃得毫无味觉，平常的谈笑自如也忽然没了踪影。一边是朱主任夫妇热情的声音，一边是朱洁高傲、清冷的表情，冯开岭如同遭遇了两股强大敌人的夹击，完全乱了方寸，失去了招架与防守之力。

不过，事后的情况证明，那个晚饭的作用和效果非常之大。原来，朱主任从冯开岭的文章开始，渐渐喜欢上了他的才能，又通过几个月频繁的接触，逐步喜欢上了他这个人，自然就想起家里那个捧在手心怕跌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宝贝女儿，心想女儿要是能和这样优秀的青年结成秦晋之好，那可真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啊！

回家后便把想法和夫人说了。朱夫人在家里是决策性人物，本意是希望女儿找个城里门当户对的人家，免得像自己这样，找个农村出身、家境贫穷的丈夫，一辈子跟着受穷受苦。

可是，经不住朱主任老是在家里鼓吹，又经常把冯开岭的作品带回来给她欣赏，朱夫人也就勉强同意先见一面再说，于是约定中秋节让小伙子顺便来吃个便饭，成或不成彼此都不尴尬。

哪里知道，一顿饭吃下来，朱夫人立即就喜欢上了冯开岭，因为在整个吃饭交流的过程中，这个有些腼腆的小伙子，言行举止非常大方得体，说话也很诚实，一点不回避和掩饰自己的农村出身和贫寒家境，甚至说起小时候过中秋节，父母把整块月饼让给子女，自己只舍得捡食掉落的屑儿，冯开岭竟然哽咽住了。

自从那次中秋节晚宴之后，冯开岭就成了朱家的常客，频繁给他打电话的，不再是朱主任，而是朱夫人。

到了朱家，冯开岭也很勤快，拖地、洗碗、抹桌子、搬煤气之类的力气活基本全包，一有空就陪准岳母聊天，有时还陪她上街买买东西。不消一个月，朱夫人就向女儿下达最高指示：这个女婿找定了，同意不同意都是他。

朱洁在看到冯开岭的第一眼，确实没有把他当回事，只当是敲错了门的陌生客，或者是众多专程来给朱主任送礼的普通通讯员。

吃饭的时候，看着父母和他聊得非常投机、热络，妈妈又时不时向自己投来有些暧昧的目光，朱洁才开始感觉有点不对劲儿。

再用眼睛余光认真打量对方，发觉这个阳城师专的老师身高、长相大体也还说得过去，一口普通话也听着顺耳，就是眉眼、骨子里总有股说不来的乡土气，一眼就能看出来自某个偏僻乡村的普通农家。

而当时的朱洁，刚刚中专毕业不久，正在省属重点学校的阳城中学做会计，年龄比冯开岭小三岁。

刚开始，朱洁死命不肯和冯开岭谈，主要理由是土气，带不出去，再说如果像爸爸那样，家里总有一帮七大姑八大姨的上门，怎么受得了！可是，朱主任夫妇却不依。

关于土气带不出去的问题，主要由朱主任出面化解，老人家亲自帮冯开岭把所有作品全部剪贴成册，摊放在女儿面前一一点评给她

听，那些文章如何精彩耐读。“这样有才气的人肯定未来前途不可限量，现在的土气以后会随着地位变化而彻底改变，到那时带不出去的恐怕不是对方，而是你自己喽。”

对乡下七大姑八大姨的担忧，则由朱夫人亲自出马。她收起以前抱怨丈夫的那些陈词，反过来劝说女儿：“乡下人怎么啦，乡下人纯朴善良，你有什么大事小情，他们保准第一个上门帮忙，你偶尔下趟乡，他们像接财神一样热情迎着你，哪像周围这些势利的城里人呢？”——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架不住父母如此轮番攻击，更主要的是，朱洁毕竟也是个中专生，又在阳中那样的重点学校工作，自然对冯开岭的那些文章并不真的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她也从中看出对方是个爱读书、勤思考、有学问、有志向的人。

于是，慢慢同意和冯开岭接触。男女恋爱之事，最难便是开头，一旦起了头，后边就是男人们的天下了，彻底由不得女孩了。何况，冯开岭可不是一个等闲之辈，凭他过人的心计，拿下美人指日可待。

如今，每每看着女婿步步高升如此长进，朱主任就要在女儿面前居功：“你看看，要不是老爸我报纸上慧眼识英雄，你能有今天的好日子？”朱夫人也不甘示弱：“都是我一锤定音嘛！”

12.选题的诀窍

杨副秘书长前脚离开阳城，冯开岭和黄一平马上就着手研究文章方面的事情。

大凡懂些写作之道的人都清楚，文章之首要，在于主题与立意。

“这篇文章不同于以往的那些东西。发表出来是一回事，主要是要有影响，收到奇效，而其中最关键之处是要引起省委龚书记的注意。这种注意，又不是一般的注意，而必须是高度关注。”冯开岭进一步为文章的立意奠定基调。

按照冯市长的这个基调，黄一平已经做了些前期准备工作。他先是从网上下载了一大堆相关信息，又到图书馆找了许多参考资料，多是各种各样的论文，有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有报纸理论版的，也有专门的论文集。

而后，根据杨副秘书长餐桌上的点拨，拟定了几个题目，比如：新农村建设方面，阳城市的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劳动力转移与培训、农业规模化经营等，都走在全省前列，其中有的在大型会议上作过典型介绍，有的则是省里在阳城开过现场会。

现代制造业、新兴服务业、传统产业升级换代方面，阳城虽然在面上未必有很大优势，但在某些点上却也相当突出——阳北县以船舶为主体的现代制造业，占到全省的将近四分之一；阳东区的纺织企业升级，已经走到全国同行业的前列。此外，文化建设、环境保护、城市化进程等方面，也都能找出很多亮点出来。

冯开岭虽说是由文章步入政坛，在官员里面也确是写作高手，可写文章也与唱歌、打拳一般，讲究个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常练常熟。自从当上常务副市长之后，客观上事情多了，工作繁忙了，主观上也因为有了黄一平这个满意的“替身”，很多文稿就不再亲自动手了。

因此，按照平常写作讲话、材料的套路，一般是由黄一平提出几个题目和大体思路，交由冯开岭斟酌确定下来，就算万事大吉了。可对于这篇文章的选题，冯开岭却是慎之又慎，不肯轻易认可。

“你说的那几个题目好是好，但是，有一样你可能没有考虑到，而且是犯了大忌。”冯市长连连摇头，却又卖了个关子。

黄一平眼睛瞪得大大的，目光里流露出一丝惊恐之色，等待市长下言。

“这篇文章取得龚书记注意、重视当然非常重要，可也不能因此而得罪了另外一些人，产生太大的副作用。”冯开岭说。

“副作用？你是说别人会忌妒？”黄一平不解。

“同僚之间眼红忌妒那只是小事，若是被人家抓住明显破绽当成攻击的武器，那就可能得不偿失了。”冯市长的关子还没卖完。

“哦？”黄一平更加迷惑。

“你想过没有，就我现在的身份而言，虽说有市委常委和常务两个挡箭牌，可说到底还只是一个副市长，上边有洪书记、丁市长，市委那边有副书记张大龙也排在我前边，周围还有若干常委与副市长。

按照市委、市府分工，新农村建设是市委洪书记的政绩工程，工业经济由丁市长主抓，现代服务业在张大龙手里，农业一块又归秦众。如果照你说的这几个题目做下来，他们会怎么想？实际效果或后果又会如何？”冯开岭终于点到问题的要害。

原来如此！

“呵呵，我还真没想到这些。毕竟您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否则我就会好心办坏事、帮了您倒忙了。”黄一平说的是心里话。

“那么到底该从哪里切入，才能既避开矛盾又收到奇效呢？”冯开岭这一发问，说*里有底了。

黄一平非常熟悉冯市长的这种思维方式，在不断的设问、否定中，思路越来越清楚，离最终需要的那个结论或答案也越来越近。

果然，冯开岭提出，不要触碰那些事关全局性的选题，以免让洪书记、丁市长们感觉你有越位、擅权之嫌，也避免其他同僚、竞争对手觉得你是提前篡权、迫不及待了。

更不要涉及别的常委、副市长分管的范围，包括自己过去分管过的农业口，否则人家会说你手伸得太长，有贪天功为己有的意思，或者说现在分管农业口的秦众副市长不如你冯开岭当年管得好，云云。

总之，阳城官场与中国所有官场一样，显也好、潜也罢，规矩很大水很深，千万不要触碰了不该触碰的雷区，不要趟那些不该乱趟的浑水与深潭，否则，到断气了你都还不明白自己为何而死。

听着冯市长一番分析，黄一平立马感觉根根毫毛直立，腋下冷汗如流。

冯开岭顺着刚才的思路进一步往下分析，这下情况就简单多了，最终确定就在目前自己分管的范围内筛选题目。

作为常务副市长，除了协助市长丁松处理一些日常性事务，冯开岭的具体分管范围主要包括交通、城建、国土、规划、房管等。总体上讲，他管的都是很有实权的一些建设部门，所做工作与业绩大都立竿见影看得见摸得着，从中选择几个亮点应该不难。

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也都是双刃剑，毕竟文章是为竞争市长而做，又要取得省委主要领导的充分首肯，这就要保证既有足够的力度，又不能让另一面的刃口伤着自身。

譬如交通这一块，这几年，高速路、沿江路、国道、省道纷纷建成，城乡公路四通八达，村村通工程也是全省领先，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可是每一个重大工程建设时，又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人栽进去，内部有人戏说交通局在监狱里面的人都快组成一个加强班了。

谁能保证万一文章出来，不会有人拿这个问题大做文章，或者还有更大的问题被捅破呢？城建、房管这两块，也都存在着同样的隐患。

而且，市政建设投入量大，资金缺口也大，做了很多好事实事，群众不满意的地方也不少，还是尽量避开为好。至于国土部门，人事财务及主要业务已经划归省上管理，市里只是业务协管加党务管理，写成文章不太好放开讲。说来说去，好象也就剩下规划了。

“对，就写规划！”冯开岭思路打通，一锤定音。

“阳城市区护城河沿岸规划得到省里充分肯定，中央来的领导也专门表扬过，全国政协副主席还专门写过诗呢。”黄一平也兴奋起来。

“哈哈！对了，终于说到正题啦！”冯开岭很得意自己的这种诱“敌”深入式思维。

“可是，护城河沿岸规划，又不能光写规划。如果实打实地就规划写规划，洪书记、丁市长的理念之争怎么处理？”冯市长提醒道。

“是啊，就是。”黄一平其实已经想到一个好的角度，但他不能马上道破。做秘书多年，他早已掌握一个诀窍：在和领导讨论问题时，越是接近真理越不能轻易多嘴快舌，最后的正确结论永远要让领导做，标准答案永远要由领导口里出，你的任务就是提出一个又一个接近真理的谬误，引导对方慢慢道出真谛。

当然喽，这种戏法又要玩得恰如其分，否则，玩过头了，就难免露出蠢相，或让领导感觉受到愚弄。因此，黄一平就一再提醒自己，纵使眼下是在帮冯市长出谋划策，也还是要悠着点儿，让领导最终点题，绝不可图一时高兴喧宾夺主。

“想想看，杨副秘书长报的那些选题，还有什么没有考虑进来？”冯市长明知故问。

“他好像提到，龚书记对文化大省建设很感兴趣。”黄一平假装努力回忆，还是只在鼓边轻轻用劲。

“你终于把我的想法吃透了！对，就在规划和文化的结合上做这篇文章。还记得天津那个著名的冯作家吗？前年他来阳城时和我有过一番长谈，其中就说到城市建设中的文化记忆问题。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入手，把触及很多具体矛盾的护城河规划来个避实就虚，同时又通过文化这个载体使之得以体现与提升。”冯开岭说到兴奋处，竟然手舞足蹈起来。

黄一平马上乘势在电脑上敲打出一行字：城市建设中的文化记忆——兼谈城市规划在建设文化大省中的功能与作用。

冯市长看了很满意，说：“好，就是它！”

13.两个一把手：不怕办错事，就怕站错队

阳城市区的护城河改造工程，确是冯开岭在常务副市长任上的一个杰作。这个工程的成功，不仅激活了阳城这座千年古城，而且巧妙避开了市委、市府两个一把手之间的矛盾。

阳城是一座滨江小城，初建于宋代，成型于明朝，清代则达到鼎盛的程度。因为濒临长江的缘故，借助于周围四通八达的水运，阳城的转口贸易历来相当发达，常年流转着大江南北的棉花、粮食、油料、家禽等等，同时也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驻足定居，随之带来了各地丰富的民俗与文化。

加之，阳城当地人世代重视教育，历史上进士举人辈出，状元也有好几位，更是形成了非同一般的文化积淀。几千年绵延下来，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辉映，最直观的结果，便体现在城市建筑上，一条条从石板到青砖铺成的古街，一座座印记着城市年轮的建筑，无论是外观、线条、色彩还是内部架构，无不构成了阳城鲜明的城市个性，以及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

选择冯开岭主持这样一座城市的规划建设，还是比较合适的。在冯开岭之前，洪书记和丁市长都曾经做过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后来又都做了市长，两人对城市建设的理念、风格却有着很大差异。

洪书记主持政府工作时，正值全国性的旧城改造风潮，一时大拆大建风起云涌，按照他的设想，阳城面貌要想天翻地覆，必须实施“城市更新”，设法把城市从破烂中解放出来。而解放的唯一途径，便是大面积拆旧建新。

丁松市长则强调“大城市”的概念，认为现代城市楼房唯高，马路唯宽，一切都应当讲究大气派大手笔，甚至提出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口号。

好在阳城委、府两边的矛盾是个老问题，政府主官的想法一般很难兑现，因此，洪书记、丁市长的城建理念都未能顺利施行，否则，若是真的遵照执行起来，阳城早就不知变成什么样子了。

冯开岭担任分管城建的常务副市长以后，一方面需要设法解决城市规划无序、建设思路混乱的问题，一方面又要在洪、丁之间的矛盾夹缝中求得平衡与生存空间，委实吃了些苦头。

虽说没有专门接受过城市规划、建设方面的专业培训，过去在省市机关工作也从未涉足过城建领域，可冯开岭毕竟是接受过高等教育、善于吸收新知识的新生代，早在担任分管农业的副市长期间，他就发现阳城城建的混乱，完全是因为党政主官各自为政、相互拆台造成。

在冯开岭看来，阳城的城市建设既不在一味求新，也不在片面求大，而是应当考虑城市的历史与现状，着眼于未来发展，充分体现城市的特色与个性。

阳城是江城、水城，也是一座有着丰厚历史的文化之城，如何把这两方面的特点既充分突显出来、又有机融为一体，应该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根本点。

于是，走马上任之初，他悄悄出去走了一遭，考察城市保护、开发的样板，问计国内知名专家，最终决定围绕眼前这条纵贯阳城市中心的十里护城河做文章。

具体说来，就是以这条城市内河为主线和媒介，把整座城市里星罗棋布且又相当分散的寺院、庙宇、塔楼、名人故居等等古建筑串接起来。

如此，原本松散的城市布局马上就紧凑了，貌似死寂的建筑物让流动的水给带活了，断隔的城市发展脉络也一下变得清楚而连贯，即使是那些在过去拆建中遭到破坏的东西，慢慢也可以得到恰当的修复。

冯开岭的这个城建理念，虽然得到上海同济、北京清华等著名高校几个建筑学泰斗的一致好评，在阳城却不敢冒昧端出。

此前相当长一个时期，阳城的实际情况是，凡是有关城市建设方面的议案，大到拆除一片建筑、新建一条马路，小至搭一座桥、造一块绿地，丁市长说东，洪书记偏说西，政府这边定下一横，市委那边非得改成一竖，因此，要想真正做成一件事非常难。

在夹缝中磨砺了一段时间，冯开岭慢慢也悟出了窍门。

护城河改造方案形成之后，他即以增强城市规划、建设的科学性为名，提出建立一个城市建设智囊团，借助省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设计单位的知名专家，广泛为阳城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出谋划策，甚至充当幕后决策都的角色。

为了平衡委、府两边的心态，在组建这个智囊团的时候，冯开岭把开列专家名单的权力基本上一分为二，主要交给洪书记和丁市长定夺。

这样，他的城建理念既可以得到智囊团的检验、论证与完善，又可以借助智囊团的名义来顺利推行，巧妙避开了委、府两边根深蒂固的矛盾。

事实证明，这是个非常充满智慧的决定。护城河改造方案一经提出，就得到智囊团的首肯，洪书记、丁市长自然也非常满意。

事实上，关于这条护城河的改造，早在冯开岭当年离开阳城到省里工作时就已列入规划，可直到他回来当了常务副市长还没见动静，其中主要原因就是洪书记主张沿河两岸搞高档商铺，建设十里商业步行街，而丁市长则主张建造超宽马路，形成新的城市中轴线。

而现在建成的这种沿河景观带，两边以绿化带、水上观光走廊为主体，严格控制岸上建筑的密度、样式、用途、层次，水面则修建或重建了一些不同朝代、不同风格的桥、亭、榭，一座城市因之而神韵漾动，流光溢彩。

如今的护城河，一改过去污物漂浮，臭气逼人的景况，碧波荡漾，垂柳依依，弯弯曲曲环护着大半片阳城市区，一头连着大运河，一头连着长江。

河的两岸，用花岗岩做了斜斜的护坡，两边是宽宽的花圃，临水搭了一条木质廊桥。一年四季，河面上都有水鸟蜂蝶嬉戏，花圃里有市民晨练夜舞，廊桥上依偎、流连着年轻的情侣。即使是晚上十一二点了，也还仍然可以见到三三两两游哉悠哉的市民在徜徉。

14.一步到位（一）

文章的主题确定下来，主要内容、结构也有了基本框架，底下就需要考虑求助方教授的事了。

“你和那个方教授，关系到底如何？”冯市长问。

“毕业之后一直没怎么见面，前些年逢年过节还寄张贺卡或打个电话，这几年工作忙渐渐断了联系。”这下，黄一平就不得不说实话了。

“这篇文章找到他，把握多大？如果求上门去，他会鼎力相助？”冯市长问。

“我想会的，毕竟当年关系不一般。”黄一平说。

“那好，这件事就全权交给你办。最近，我也从侧面打听了，那个方教授在省委龚书记面前果然说得上话，而且分量还相当重。既然龚书记相信他，那我们就在他身上下足功夫，请他帮助把文章打磨结实，实现效果最大化！他是你棋友、老师、忘年交不假，可这么大的事情找他，绝不是一般性叙叙旧就能解决问题，而且我估计如今这个方教授，已然不是你当年认识的那个方老师了。不论怎样，都要设法拿下他，可以不惜代价。有关事项，你直接找邝明达商办，不必向我汇报。还有杨秘书长家里，也要专门跑一下，文章的版面安排要确保。”多谋善虑的冯开岭，总是喜欢把事情往深一层处想，而且细节考虑得非常周密。

为官多年，他始终崇尚一句格言：细节决定成败。

“好的，我一定设法请出方老师！”黄一平虽然陡感肩头担子沉重，却也信心颇足，满口应承。

“这次换届成功了，你的问题也该解决啦！”冯开岭忽然说。

黄一平听了，一惊。

“争取一步到位！”冯市长语气相当坚定。

黄一平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类似的话，冯市长虽然过去也说过，但那都是闲谈时随意提到，不仅语气偏软，而且大多是假

设、祈使句式。这次的表态，没有什么拖泥带水，语境相当独立，语气也足够硬朗，更多了已然决然的意味。

听到冯市长这句话，黄一平激动、兴奋之余，差点就脱口而出："要不，我还是跟在您后边再锻炼几年吧。"当然，这次他终于忍住没说，而且事后也一直庆幸没说，他不想再次因为自己的出言不慎而弄假成真、弄巧成拙。

对于黄一平这种鞍前马后跟定一个领导四五年的秘书来说，忽然听到领导的这种亲口许诺，心里陡然就产生了那种虎欲入林、马要还山、鸟将出笼的感觉。

个中滋味，颇似过去大户人家养在外边的一个外室，或者时下那些半只脚跨入豪门的女人，身体也奉献了，青春也耽搁了，甚至一男半女也生下来了，盼星星盼月亮般苦撑苦熬多年，终于等来一句登堂入室的承诺，那该是怎样的欣喜若狂，又怎样的百感交集。

今年四十岁的黄一平，在政府办也算是个老资格了。十年前，刚由阳城五中借调到教育局那会儿，他的要求并不高，只希望先在教研室帮助编编教材，一边照顾家庭把女儿抚养大，一边在机关积下点人脉，将来能留在局里做个公务员更好，即使还回到原来的学校，至少也可以混个教学组长之类的职务，好歹课少上点补贴多拿点。

没料到，一年后市府来教育局挑秘书，采取笔、面试结合的办法，全局那么多人恰恰选中了他，令他对自己的未来期望又上了一个台阶。

等到了政府办，先在信息科做些摘抄传递之类的零碎活计，本来还要再打一段时间杂，这时恰好北京某部下来一位挂职的魏副市长。

当今官场，不论多大的机关，但凡秘书跟领导都是有很多讲究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便是你跟了谁就算是谁的人了，将来基本上是要与领导荣辱与共、进退同步的。按照这样的逻辑，不同的秘书便有了不同的命运，关键是看各人自己的造化了。

在秘书群里，对于挂职副市长这种过渡性的领导，好多人都不愿跟，秘书长就派了新人黄一平，而且这一跟就是四年整。四年里，周围好多秘书大都升了两个台阶，只有黄一平才混到副主任科员。

魏副市长挂职四年期满回京后，黄一平却意外地被冯开岭挑中。说意外，是因为秘书出身的冯开岭，从省委研究室下来担任副市长，对秘书要求很高，先后试用过好几位都不满意，弄得秘书长很为难，一帮秘书也人人心里发毛。

没想到，人家冯市长早就瞄上了黄一平，亲自点名非他不要，倒让整个市府机关吃惊不小。黄一平择高枝而栖五年来，冯开岭由叨陪末座的副市长，一跃而为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一平好不容易解决了主任科员，按说也应该解决副处了。

市府办秘书解决职级问题，表面上看可外放也可内任，可实职也可虚级，方式与途径多种多样。而且，在一般人眼里，只要是个市府秘书，不论跟了怎样的市长，则人人皆可平步青云，个个都能马到成功。

其实却不尽然。什么人什么时候升，升到一个什么级别，是安排实际职务还是给个相当于的级别，当中有很多鲜为外人知的潜规则，有些规矩甚至严格得与国家法律相仿佛。

同在市府办公室里进出的秘书，如果撇开年龄、资历这些硬性的东西不谈，仅仅从举止、神态、派头上是很难看得出职级区别的。

而事实上，就拿阳城市府这一层面来说，职务高的秘书可以是正处，低的才是办事员，上下相差即使不足十万、也远远超过八千里。有些秘书在机关混了几十年，直到腰弯背屈头发白了，说不定依然落在刚进来三五年的毛头小伙子后边。再具体到各个不同类别的秘书身上，也是区别很大。

一般副市长的秘书，有科员有副科，最多只能配到个正科，再要提拔，就只能离开原岗位了。

常务副市长的秘书，通常情况是正科到顶，虽说特殊对象也可以配备到副处，却也只能是一个副处级调研员之类的虚职。

正市长的秘书则不然，级别则一般都是副处或正处，大多安排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甚至直达副秘书长。而且，只要跟了一把手，提拔重用的概率、频率就会大大高于其他领导秘书，常常可以优先占得些非常抢眼的位置。

像市长丁松的秘书小吉，与黄一平同一年进的市府，工龄、年龄都还小两年，现在却已经是副处级助调了。小吉前边两任市长秘书，现在一位是市外经局长，一位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因此，对黄一平来说，冯开岭副市长前边的那个副字去与不去，对他的前途命运是有天壤之别的。

其实两年前黄一平有个机会解决副处。当时讨论到市府里一批秘书的职级安排，根据市府办与组织部协商的一个方案，黄一平刚好进入可以解决副处的范围，于是就准备安排到冯开岭分管的城建局当政治部主任。

其实两年前黄一平有个机会解决副处。当时讨论到市府里一批秘书的职级安排，根据市府办与组织部协商的一个方案，黄一平刚好进入可以解决副处的范围，于是就准备安排到冯开岭分管的城建局当政治部主任。

后来，冯开岭个别征求黄一平意见，说："政治部主任作为部门负责人，虽然进了党组，却不能算是正儿八经的局领导。不知你是什么意见？"

黄一平自然听出了冯市长的话音，几乎想都没想，张口就说了一句客气话："那就不着急，我还是再跟在冯市长后边锻炼一段时间吧。"

冯市长二话没说，当即表示同意，说："那就再跟我后边辛苦几年吧，也许将来会有更好的机会。"后来，那个位置让政府办信息科的王科长捡了个大便宜。那小子在建设局政治部主任位置上屁股没坐热，很快就下到阳北县担任组织部长，现在据说已经纳入县委副书记的考察范围，说不定三两年后就是县长、书记了。

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来，黄一平仍然心痛难耐，肠子都快悔青了。

冯市长刚刚说的"该解决"和"一步到位"，应该也是针对两年前那次放弃。

15.一步到位（二）

"摆个什么位置呢？是留在政府办，还是国土、城建、交通或其它哪个局？要不就下到县、区？"冯市长既似征求意见，又像自言自语。

表面看来，冯市长的思路还在那个关于黄一平提拔的问题上。事实上， 刚才秘书黄一平的微妙心态，已经通过其表情、神态全都泄露无疑。在这方面，黄一平显然还不是很老练。

“一切请冯市长作主，我听您的安排。我想，不管安排个什么岗位，都只能给您增光，不能给您丢脸，对得起在您身边这几年。”黄一平的回答，看似谦虚，却也暗藏几分狡猾。黄一平知道，这个请市长作主，听上去恭敬，其实是把球踢给了对方。增光、丢脸之类，则又暗含激将之意，言外之意一旦安排不到位，我黄一平吃亏倒霉，你冯市长脸上也同样无光。

“唔，那倒也是。我冯开岭的秘书走出去，不管是落实单位还是安排职务，都不能掉了我的架子。”冯开岭果然顺着黄一平的意思，一语点破。

“如果可能，我想直接下到县里或区里，在基层党委、政府班子里能够得到更多一些锻炼。”黄一平想了又想，希望表达得清晰而准确，同时又显得低调、诚恳。

“哦？机关部门没考虑？比如我现在分管的几个部门，好多人争得打破头哩。”冯开岭有些不解。

“我想还是先在下边干几年，吃点苦锻炼锻炼，也积累些实际工作经验，到时候再考虑上来不迟。”黄一平回答得尽可能简单，他怕说多了会出错。其实，他内心里一直有个小九九——他现在离开市府，一般只能安排副处职。

冯市长分管的机关部门里，像规划局这样的单位专业性很强，知识分子与专家轧了堆，一旦有了什么矛盾，于他这个外行的副职肯定不利；国土之类的省管部门，人事、财务等权限全在省厅，市里管不到也就不会多管，到那里很难再出得来，等于是变相养老；至于城建、交通这类大局，虽说都是权力很大的部门，可现在去了终究只是个副局长，权力集中在局长手里，有权等同于无权，不如暂时不去。

如果现在主动要求到县、区做个常委或政府副职，在领导面前显得有上进心，在机关同事面前也不是多么显山露水，等三两年一过，如果干上党政主官的希望不大，再回到机关说不定就能谋个正职的位置。何况，县、区毕竟相对独立，比起机关委局来自由度更高，权力运作的空间也更大。

“也好。那就这样定了吧。”冯开岭点点头，算是赞许。

“最后如何定，我还是听从冯市长您的安排。”黄一平绕了一个大圈子，把自己的想法充分表达了，最终又卖了一回乖。

事实上，对于自己的这个未来去向，黄一平曾经有过很多规划。只是，处在他这样的地位，人微言轻身不由己，本人的定位再准确、愿望再迫切都只能是一句空话。只有心甘情愿把自己交给领导，由冯市长亲*板定夺了，一切才可能最终实现。

联想到不久之后，自己将脱离做了十年的秘书岗位，进入到某个期待中的权力核心，也像身边的冯市长这样权柄在手、指点江山，那该是何等的豪迈与痛快！因此，黄一平心想，当初多亏选择了秘书这职业，这才会有如此锦绣、光明的前程。

秘书这个行当，看上去风光无限，其实只有身在其中并历尽甘苦者，才能品其精髓、得其三昧。黄一平回想起当年在大学，读过的历史书籍中，多有对古代师爷、幕僚的专门描述。

那些师爷、幕僚，大抵类同于如今的秘书。在古代，一般官府的师爷、幕僚，通常是在当地颇有文名的落第秀才中挑选，若是官居一二品的尚书、总督一类大员，其幕府则可能就是更具具才华的举人、进士。而且，那些幕僚、师爷在官府的地位都很高，吃饭、看戏、接客常常与主人平地平坐，礼遇几可等同于家人。

因此，江浙一带文风旺盛之地如浙江绍兴、江苏虞山一些地方，素以状元辈出闻名天下，同时也以盛产师爷而举国皆知。

清朝一代，绍兴师爷甚至在京城形成了一个势力不小的族群，党羽遍布各个官府衙门的掌门人物之侧，惹得慈禧太后老佛爷都深感恐慌，最后不得不借助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狠狠整了绍兴师爷党一个屁滚尿流。

那时的师爷，多以此为终身职业，若是有幸伴得李鸿文、左宗棠、曾国藩之类的名臣，同样可以随之名扬天下，享得人间富足安逸之极乐。

等到进入现代，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秘书队伍迅速膨胀乃至蔚为大观，同时又不免有些鱼龙混杂。就说眼下，且不论那些为*事、请命的党政机关，但凡是称得上一级组织、团体者，甚至哪怕只

是三两个人的皮包公司，那些长字号、总字号首脑人物后边，必有拎皮包、端水杯的秘书随侍。

尤其那些男性官员或老总，如其秘书前边再加个女字，那就又多了一层暧昧甚至*的味道。于其中多数人而言，秘书不过暖身之衣、饱腹饭碗而已。当然啦，堂堂政府机关秘书如黄一平辈，情况又有不同，人家所在机关、服务对象并非一般，自身能力、水平、档次在那里摆着，自然不是社会上一般的杂色水货所能同日而语。

不过，话又说了回来，不管档次有多了不起，服务的机关多大、领导级别多高，秘书也还只是个秘书，这个职业终究只宜过渡，做得再出色也只能作为通向仕途的一块跳板。平常闲聊的时候，冯开岭就经常告诉黄一平，北京某某、省里某某，别看如今都是身份显赫的要员，出则前呼后拥，行则车队如龙，当年只是某某领导人身边的普通秘书。每逢此时，黄一平就会在心里说："冯市长您不也是。"

也有少数行中人，将秘书做成了终身职业。这些人无非两种，一种是在领导身边呆惯了，不太愿意离开；还有一种是除了秘书，其余职业做不来。前者，一般是那种性情温和且有些惰性，没有太大的人生抱负，安于在熟悉的环境里蜗牛般厮守。这类秘书，感觉跟随领导身边，毕竟大树底下阴凉大，办个私事、开个后门很方便，或者也习惯了那种随侍领导周围被人前呼后拥的感觉。

不过，在阳城政府办这样的机关，做个终身秘书既要有点忍功，又要耐得住寂寞，在你上头，可能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副秘书长一大堆，你资历再老，能力再强，一辈子就只能老死在秘书岗位上，永远做些拎包端茶杯熬夜爬格子的勾当，终归是听人使唤的角色。

放眼那些离开了市府办的秘书，年纪轻轻下去担任一个局、委、办的负责人，或者是县、市、区的党政班子成员，总要主管一个方面，手中有不小的签字、决策、人事等等诸多方面的实权。

现在的社会，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有职就有权，有权就有实惠，就会蔓延滋生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脉资源，就会有好多可供自己和家人、包括亲戚朋友利用的机会。

如果像黄一平这样，有冯市长这棵大树罩着，主政一方并不是什么难事，而一旦做了某个单位的党政一把手，那天地就更加广阔无边了。

黄一平原来跟的那个魏副市长，在国家某部工作大半辈子，做副司长也有十几年了。按规定，副地、厅、司级的干部，是没有资格配备专车、秘书之类的，名义上挤进了高级干部行列，实际上却与普通干部无大区别。

可是，中国官场的最大特色便是不管规矩定得多细多严，却仅仅限于写在纸上贴在墙上，或者只是对普通百姓才起作用，又或者是在声讨某个已经落网的贪官污吏时作为附加过错一笔带过，很少有当真落实的时候。

那个魏副司长在北京时，住中套公寓，骑自行车上下班，在食堂吃饭和普通职工一样排队，甚至连办公室也是两人一间，说到底只是一个职务高些的办事员，其工作和生活环境甚至都不及发达地区一个普通乡镇的工作人员。

可是，副司长下派阳城成了副市长后，情况立即改观：市里为他配备了奥迪专车，专职秘书，换了新款手机，住宿在阳城宾馆，办公室不仅比部长的还要宽大，而且超豪华配置，于是当即惊诧莫名感慨万端。

及至工作了一段时间，更发现此副市长与彼副司长的实际权力又岂止形同天壤——走到哪都有官员热情迎送，坐到哪都有热茶送到手上，言必重要指示，座必主席主位，至于请客送礼、歌舞娱乐等等一应消费不仅全额公费报销，且有专人负责办理。至于平常下去视察或逢年过节，车子后备箱里从来都是满载，那些专程送上门来的还不包括在内。

本来，此公任期只有二年，可是二年转眼即到，魏副市长竟然有些乐不思蜀，正好部里其他官员也都不愿离开京城，他就主动提出申请，又在阳城多呆了一任。后来，黄一平每次到京，总要抽空看望老领导，那魏副司长也不见外，说起在京城每每骑着自行车混杂于茫茫人流，或挤公交、地铁一类上下班，还老大不适应，难免想起在阳城呼风唤雨种种。

缘于此，黄一平也深有感触，知道同是一个职级的官员，在此是君，于彼为臣，甲处是凤凰，乙处就只能是只鸡了。也因此，他从内心里不仅希望早些离开秘书岗位，而且更希望选好一个落脚点，最好能借助冯市长的上升期，自己也随之飞黄腾达、不断上升。

“眼下的头等大事与当务之急，是搞定方教授，处理好冯市长的文章。否则，一切免谈。” 黄一*复提醒、告诫自己。

16.不得不去的饭局

郑小光又要从省城来阳城请客。电话直接打给黄一平，语气依然亲热且不乏客气，却又隐隐含有某种没有商量或者是吩咐的成分。刚开始，黄一平并不太习惯一个不是领导的人这样对自己说话，可是几年交往下来，慢慢也就适应了。

“好的，你放心，一切由我来安排。”黄一平虽然不像对待冯市长那样恭敬，却也算是相当客气。

冯市长的朋友、客人里，郑小光是比较特殊的一位，这已不是什么秘密。

放下电话，黄一平赶紧联系阳城大酒店，果然晚上的包厢非常紧张，已经没有空的了。

“是冯市长的客人，从省里过来。”黄一平无奈，只好搬出身后的大菩萨，这才调剂出一间。

可是那边大堂经理也不是很买账，放下电话前还不忘嘟囔一句：“每次都这样！以后订餐得提前一些。”

黄一平也生气，心想，都是那个大来大去的郑小光弄的这种破事！

在如今宴席泛滥的年代，按照一般请客的规矩，哪怕就是邀请机关里的一般办事员吃饭，也应当履行提前预约程序，确定客人有时间了，才把饭店定下来，然后再一一通知到客人，某日几时几分在某某饭店某某厅恭候大驾。

可是郑小光倒好，他来阳城请客，从来就不遵守这种规矩，十之*是忽然想起要在阳城请一次客，而且请的还都是副局长一类的实权人物。请客之前也不先打招呼，等到汽车上了省城至阳城的高速路，才给黄一平打电话，通知说要约几个人聚聚，还特别交待一句：某某非来不可，告诉某某不要迟到。

黄一平放了电话一看时间，往往离吃饭时间也就三两个小时了。于是，赶紧丢开手头的所有事项，约请客人，联系饭店，紧赶慢赶才不误事。

郑小光的客人，主要是建、交、规、土、房等几个局的头头，都与他的公司业务有关。请客的标准因客人身份和请客动机，分成两种档次：一般的标准，通常放在华侨宾馆，每客二百元左右，喝茅台五浪液一类的国酒；好一些的哩，就放在阳城大酒店鲍翅厅，五百元甚至一千、二千元一客，喝的是欧洲或美国洋酒。

如此急就章式的请客风格，会不会出现客人没空或找借口不来的现象呢？放心吧，基本上不太可能，至少黄一平帮郑小光请了那么多次客，还很少出现过。

原因很简单：郑小光要请的也就那么几个人，而那些人又都是冯市长分管部门的负责人，这些人都知道郑小光和冯市长的关系，岂肯不来？

再加上每次都由黄一平出面邀请，而在那些被请的官员眼里，秘书往往就是市长的传声筒，冯市长请你吃饭，敢不快来！在阳城，不要说你还在冯市长直接分管、领导之下，就算不是，也没人会傻到拒绝这样一位当红权势人物的宴请。

要知道，这个城市里，每天不知有多少人在绞尽脑汁创造机会，希望有机会与冯市长碰上一杯哩。

郑小光这次要请的人，无非还是城建局副局长马大富、交通局副局长何忠来几个，另外还有城建上的一个什么监理，还有交通上的一个财务总监，郑小光也说不清他们的名字，只说让马、何二位局长顺便带来即可。听那口气，就如同那监理、总监只是局长裤腰上的一把钥匙，不过顺手牵羊的事情。

依照郑小光的意思，地点放在阳城大酒店鲍翅厅，每人二千元标准，点名要喝一种新上市的XO，说是马、何二位局长喜欢那种口味。

饭店定下来了，再把电话打到马大富、何忠来的手机上，全都欣然答应。马大富原本还有其它应酬，一听郑小光要来，马上就答应推掉。何忠来在满口答应的同时，照例问冯市长是否参加，听说市长不参加，却又连声说了几声“好”，不知他到底是希望市长参加，还是盼着市长不来。

一切安排妥当了，黄一平犹豫了一下，还是走到对面冯市长办公室，简要报告了晚上郑小光安排的活动。

正在看文件的冯市长，埋着头听黄一平如此这般一番叙说，未置可否，只是面无表情地轻轻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稍顷，见黄一平还立在面前，似乎这才愣过神，苦笑着摇摇头说："这个小光呀，好吧，你们忙你们的吧。"说完，又继续看他的文件。

回到办公室，黄一平还是有些纳闷：冯市长对郑小光频频来阳城，好像是知情的，又好像有些茫然；似乎是欢迎的，但又似乎有些无奈。刚才冯市长最后那句话很奇怪，你们忙你们的吧，就好像郑小光来请客，不是依托你冯市长的面子和名义，而是和我黄一平有什么私交，是两个小朋友之间的某种游戏之类。

纳闷归纳闷，黄一平还是早早离开办公室，提前来到酒店，确定了菜单和烟酒，甚至提前在单子上把自己的名字签了，然后坐到包厢里，要了杯茶，趁吃饭之前的一个多小时，正好借机歇息一下。

不一会儿，却有叮叮咚咚的敲门声，随之进来的是长相漂亮的酒店前台经理。彼此都是熟人，经理也不多加寒喧，坐下便问："黄大秘书，酒店新进了一批上好龙井，是人家产地老板专供中南海的特级品，要不要给你弄点？"

黄一平笑笑说："不要了，你那专供的特级品肯定价格不便宜，我一个小公务员哪里喝得起哟。"

经理也笑，说："这有什么喝不起的呀，一斤茶才两千五百元，还抵不上半桌饭哩。前几天，丁市长秘书小吉在这里招待客人，不也带了二斤走了。"

黄一平并不接小吉那个话头，而是指着杯子里的茶，自我调侃说："就这种十块钱一杯的茶，我也只敢偶尔尝个鲜哩。"

经理看看话不投机，便不再多说什么，讪讪地退了出去。

其实，黄一平知道这位前台女经理刚才的来意。这家由政府招待所改建的阳城大酒店，名义上仍是政府主管，其实早就搞了承包经营，而且很多项目诸如餐饮、客房、桑拿、歌厅等等部门，都分包给了各个部门的经理，刚才来的前台经理承包了商务中心，烟、酒、茶、礼品都归她承包。

能在阳城大酒店担任部门经理以上的人，大多是市委洪书记、丁市长之类市里要员的关系人，有的甚至背倚着更上一级某位权势领

导，承包的目的绝不是为了提高服务水平，而是让这些关系人能够名正言顺地多捞点好处。

据说，这个前台经理还做在客房服务员的时候，就先后同洪、丁二位领导上过床，是横跨委、府两边的红人。她那个所谓的高档茶叶，标价二千五百元一斤，实际最多一半价钱都不到，而这些茶叶之所以能推销出去，况且销路还很好，就是因为有政府机关在这里公款签单，说白了，茶叶落了签单人腰包，费用则打到饭费里公款报销。

刚才前台经理盯着黄一平跟进来，自然也是看中了他手里的签单权。别看黄一平这样的秘书，平常跟在市长后边屁颠颠的，好像没有什么实权，其实却是各大饭店、宾馆、娱乐场所竞相追逐、逢迎的对象。

按照规定，冯开岭这种级别的领导，无论接待什么样的客人，吃、喝、行、玩直到礼品都可以由财政公款支出，而且不拘档次、不限数额、不挑地点，消费完了只要签个字，到时候店家把单子直接拿到机关事务局领钱就是。

照理，领导招待的客人，也只有领导才有签字报销的权力。可事实上，但凡有签字权的领导，一般都不会在消费单上亲自签字。

一方面，这边陪着客人酒足饭饱谈笑风生，那边服务生把消费账单递上来签字，应是大煞风景的事情；另一方面，现在审计之风盛行，什么离任审计、晋升审计、年度例行审计等等，哪个领导愿意因为吃饭、娱乐、礼品这样的事挨上审计这个麻烦？因此，签字大权往往就毫无疑问地转让给了秘书。

黄一平就经常有这种机会。比如今天帮郑小光请客，名目是省里来客，主人是冯市长，最终消费单子上却签着黄一平的大名。

这种签单权，在很多秘书来说又成了一种特权，时常有人用来为自己谋些私利。黄一平知道，那个丁市长的秘书小吉，就很会利用这种签单权，经常从一些饭店、宾馆往家拿烟拿酒拿礼品，据说有时连厨房里的螃蟹王八也朝家拎。

这样的现象，在秘书圈子里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或者也勉强可算是一种潜规则，可黄一平就从来不做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

他觉得，同是市长秘书，自己和小吉那号人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不想因为贪图一点蝇头小利，失去了作为领导秘书的尊严，辜负了冯市长对自己的信任。

这，也许又是对冯市长那个“不俗”评价的一种注解吧。

17.神秘关系：不该知道的秘密

一杯茶才喝到一半，郑小光又来电话，说是还要再追加一个城建局的总工，而且他已经直接同城建局副局长马大富说好，由他负责把人带来。

郑小光的口气依然客气，但这种先斩后奏式的通知，还是让黄一平感觉很不舒服。而且，郑小光似乎暗中一直与马大富、何忠来们保持着热线联系，打电话给他这个秘书，只不过是让他出面买单而已。

花的是公家的钱，用的是冯市长的名义，需要黄一平做的仅仅只是打几只电话、签个名，原本也不值得有太多的想法。

问题是，冯市长本人平时在这方面向来比较低调，除非公务活动，私人方面的来客接待一般不会放在阳城大酒店这样显眼的地方，即使放也控制在一个比较适当的规格。可是这个郑小光，嘴一张就要花费阳城财政几万块钱，口气显得那样轻松。偏偏冯市长对郑小光又这样宽容，甚至到了放任放纵的程度。

这样一想，黄一平心里就有些不得平衡。

那么，这个郑小光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他和冯市长又是什么关系呢？跟随冯市长快五年了，这是黄一平一直无法猜透的一个谜。然而，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素养的“不俗”秘书，他又时刻牢记着那句秘书行业人所共知的格言：不要好奇心太重，不该知道的不要打听！

自从跟随冯市长做秘书，黄一平就认识郑小光了。那时，冯市长还是分管农业的副市长。

记得第一次见面，冯开岭特地把郑小光领到黄一平面前，介绍说：“这是我在省城最好的朋友，关系比亲兄弟还要亲，以后他来阳城，万一我没空或不在，你全权负责接待安排，就当是我在的时候一样。”

黄一平感觉冯开岭不是在开玩笑，也没有那种场面上的虚情假意，就很认真地回答说：“你放心，我会比你在的时候还要热情接

待。”

那时候，郑小光经常会专程从省城赶来看望冯开岭，两个人见了面不是握手，而是拥抱。郑小光称呼冯开岭冯哥，不是用的那种江湖口气，也毫无巴结、谄媚的味道，完全是那种亲密无间随意自然的感觉。冯开岭对郑小光也是一口一个小光地叫着，透着大哥般的亲热。

这期间，冯市长又多次嘱咐过黄一平，对这个郑小光一定要好好接待，不可怠慢。事实上，此后几年来郑小光频繁光顾阳城，黄一平对他都做到了无微不至。

早先，郑小光好像是在一个什么贸易公司做副总，到阳城来似乎也只是随便转转，最多和冯市长一起吃吃饭打打牌。其间，郑小光偶尔也会提到自己的工作，抱怨说公司业务不好做，在别人手下打工不容易，言外之意大家当然都听得出来。

可那时冯市长分管的是农业口，排名又落后，就不怎么接他话茬儿，最多安慰说：“不要急，慢慢来嘛。”

等到冯开岭升了常务，大概也就半年之后吧，郑小光在阳城出现时，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叫作“光蓉建工”公司的总裁，说话行事也显出了一副老板的派头。

此后，郑总裁光临阳城，不再是探亲访友性质，而是开始在阳城接工程、做项目，更多是业务上的往来了。

平时，冯市长和黄一平谈心的机会很多，话题非常广泛，官场上一些敏感、机密的东西也时有涉及，偶尔还包括他和朱洁的家庭事务。可是，有关这个郑小光的情况，却从来也没深谈过。

私下里，冯开岭曾经含糊其辞说过，郑小光是省里一个老领导的亲戚，得罪不起。言下之意，对郑小光热情一些，无非碍于某种情面，属于工作需要性质。至于郑小光背后是哪位领导，什么亲戚关系，则语焉不详。但从几年间两人交往的情况看，似乎确实背景不简单。

冯开岭对郑小光的态度，一直令黄一平感觉捉摸不定。

刚开始那两年，郑小光还没自己开公司，冯开岭对他的态度表现热情，那种热情不是虚假应付，而是真实坦诚，直接体现在言行举止上。那时，不论多忙，只要郑小光来了，冯市长总会尽量抽空陪吃陪

玩陪说话。两人之间的对话交谈，也往往都是家常式的，非常亲切与随便。冯开岭会经常聊起郑小光家里一些人的情况，对郑家的事情表现得很热心，也知道得很详细，包括他们的年龄、生日、喜好等等，甚至连家里养的猫猫狗狗也都能叫上名字。

如果这时黄一平恰好也在旁边，冯开岭就停下来专门解释一下："前些年我孤身一人在省城工作时，没少到小光家蹭饭。"郑小光也附和说："冯哥在我们家，比我这个儿子还受欢迎哩。"

当然，他们之间也时常会有些比较隐晦的对话，比如，冯市长突然没头没尾地问："这两天又怎么了？"郑小光会很自然地接腔道："可能单位的事情烦，心情不太好吧。"

或者郑小光主动说："那个事情处理好了，让我当面谢谢你哩。"冯开岭马上会说："哦，好的。"诸如此类的对话，如果不是相互在心理上达到了高度的默契，那一定是有意要避开什么。

每当遇到这样的场合，黄一平通常会知趣地主动退出，让他们能够把想说的话痛痛快快、无遮无拦地说出来。

等到郑小光自己办了"光蓉建工"，又陆续在阳城做了工程，冯开岭突然就对他疏远了。这种疏远，很明显，却也有点刻意。

由于业务上的关系，郑小光来阳城的机会更多、频率更高了，可冯开岭却基本上不再陪他吃饭、娱乐，甚至连见面、说话也很少了。

冯开岭曾经当着黄一平的面，很严肃地交待郑小光："在阳城做任何事情，都不得打我的旗号，用我的名义！"可屁股一转，又悄悄嘱咐黄一平："小光以后有事直接找你，该办的还是要办。"

那么，什么事情该办，什么事情不该办呢？黄一平听了有些懵，却又不便多问，只好慢慢在实践中体会。一段时间体会下来，他感觉冯市长对郑小光的态度，本质上并没什么改变，只是外冷内热而已。

期间，郑小光让办的一些事，包括请客吃饭、介绍认识有关单位负责人等，黄一平做过之后都及时向冯市长汇报过，甚至对于郑小光在外边公然打着他旗号的事，也含蓄地说过一两次。

可冯市长每次都只是点点头，说："哦，知道了。"或者摇头叹息一声："唉，这个小光。"却从来没有交待黄一平，要制止郑小光的行为，或者对郑小光的接待、帮助要降低规格。

大概是一年前，有一件事让黄一平更加感觉奇怪。那天夜里，郑小光突然又来阳城，黄一平安排他在阳城大酒店住下，早晨上班的路上顺便报告了冯市长。

没想到，冯市长当即脸一沉，以少有的火气吼道："原来他在阳城！走，上酒店！"到了酒店，冯开岭差不多一脚踢开房门，把郑小光堵在被窝里，一顿痛骂。

当时，虽然好些话都说得掐头去尾，但黄一平还是听明白了，原来郑小光正在闹离婚，一直瞒着家里年迈体弱的父母，半夜来阳城是因为和老婆吵了架，赌气出走。

听冯市长口气，一定是连夜就知道了郑小光从家里出走的情况，那么这个通报情况的人，是郑小光的什么人呢?

18.朋友圈子：利益+感情

冯开岭不像有的官员喜欢滥交朋友，甚至结交了一些三教九流之徒，他交友相当小心谨慎，因此朋友圈显得比较窄。

"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抵可以分成几类：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在人生某个时段或点面上有过交叉的同学、同事、同行者，有利益关系的生意伙伴、竞争对手、同盟者，只有纯粹感情、毫无利益关系的朋友。

亲人由上天安排，甚至前世注定，你无权选择；同学同事之间，彼此都是擦肩而过的过客，去留随意；利益关系人相当于做买卖，要么尔虞我诈，要么互惠双赢，交易结束即可拜拜……朋友却不是那么容易得到，也不是随便可以定义的。

很多人喜欢把朋友一词挂在嘴上，遇到一个人说上两句话，感觉投机投缘了，马上便搂肩搭背，相互称之为朋友。其实呢，过去不到几分钟，又因为某件事说不到一起，或者缘于某种利益上的不一致，马上就翻脸了，相互恶言相加再不相往来。

因此，真正的朋友，不受利益的支配、尘俗的袭扰，经得住风狂雨骤、抗得了惊涛骇浪；真正的友情，如水又如酒，似雨里一把伞、雪中一盆炭，无需过多表达，不必刻意标识。一言以敝之，朋友是心知、神交，是阴阳相补、刚柔相济，更是红花绿叶、珠联璧合……正

因为此，才有鲁迅先生的感叹——人生得一知己中矣，斯世当同怀视之。”

——这段文字，摘自冯开岭十几年前发表在阳城日报副刊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朋友》，在他所写的随笔一类文体中，算是比较得意的一篇。

黄一平跟他之后，马上就把这篇文章找来剪下，压在办公室台板下边，意在有空时反复学习、揣摩。他希望通过这类文章，熟悉冯市长的为人，也熟悉其朋友圈子。

跟了几年下来，黄一平渐渐发现，能够成为冯市长朋友者，确乎很难也很少。平常，冯开岭以为人谦虚、随和而著称，可往往就是这种外观谦逊的领导，内心里却城府很深，绝非一般人所能走进甚至近亲。

在他周围，很多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千方百计同他接近，希望与他密切关系、联络感情、成为知己，可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却微乎其微。阳城官场这块，他对洪书记、丁市长是尊敬的，对人大、政协的主任、主席们也很尊重，与常委、政府班子里的同僚相处得客气而友好，即使对分管部门的那些主任、局长、处长们，严格归严格，认真归认真，相互之间也是多有和气，少见那种颐指气使或张狂霸道。

这种种表现，只能说明他是一个有修养、懂人情世故的官员，在省、市机关多年工作的种种经验教训，不允许他因为某些枝枝节节而因小失大。谨慎、低调的结果，是大家对他评价不错，他在机关的口碑一向很好。

可是，要说他和哪些官员关系特别密切，能够称得上是朋友、知己，恐怕还真找不出来。何况，同在一处为官，相互难免分处不同山头、圈子，摆不脱直接或间接上的利益关系，自然更不在冯开岭理想中的朋友范畴。

就黄一平日常观察所知，冯开岭一般也很少拉扯同学、故旧、乡谊之类的关系。中学、大学同学也好，师专里的老同事也罢，哪怕是老家来的乡里乡亲，有事相求尽量照办，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最多陪点时间招待一顿，绝少坐下来慢慢叙旧忆往走那种过场。

比较而言，关系相对密切些的，还就只有邝明达、年处长、杨副秘书长几个人。

前边说过，邝明达与冯开岭曾在师专有过短期近距离相处，及至后来十几年的交往中，相互间渐渐形成了某种彼此佩服、欣赏、利用的特殊关系。据说，过去两人之间多有深度交谈，私下接触相当频繁，共同语言不少。真到冯开岭担任常务副市长了，黄一平感觉他们之间好象倒没有多少话说了，除了经常一起吃饭喝酒，所聊话题也无非家长里短，官场人事一律刻意避开。

不过，冯市长的很多重要事务，特别是私密性很强的那类，邝明达也往往是黄一平之外的不二人选。就此而论，他们勉强算是大半个朋友吧。

省委组织部的年处长，是所有职务、级别相当的官员中，特别为冯开岭看重、敬重的一位。

个中原因，除了年处长所处的地位特殊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常见的组织部官员，多数是那种整天神秘兮兮，屁大点事都要上升为国家机密，生怕透露一点内部消息就要丢乌纱甚至掉脑袋。

而年处长哩，上午省委常委会上的精神，下午就几乎一字不拉通报给了冯市长。像他这样能够倾心助人的组织部官员，时下也不太多见了。此为其一。

其二，年处长话语不多，洞察力却非同一般，他对某些官员的观察与预测，不仅非常准确，而且相当超前。据说，他在省里努力交好的要员，起初都是一些位低权轻者，可三两年一过，这些人马上就位居要津。

冯开岭特别欣赏他这种超前眼光。因此，要说朋友，年处长当算一个。还有那个杨副秘书长，不说当初省城那一份情谊，单就那天晚上面授机宜一节，也应归入朋友范畴。

黄一平是个懂规矩的人，没有冯市长的允许或授意，一般情况下，他从不主动涉足领导的交往圈，也不打听什么人与市长是什么关系。这一方面是自身素质使然，说明他是个优秀的秘书，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给自己带来麻烦。

市委副书记张大龙原来有个秘书，就有多事的毛病，有事无事喜欢追着打入领导的交友圈，结果介入一桩不该知道的绯闻，一下被赶到郊区做了个社区民政助理。因此，很多时候你知道的东西越多，尤其是知道了不该懂的东西，麻烦就会像魔鬼或幽灵一样盯上你。

那么，黄一平自己呢？能不能算是冯市长的一个朋友呢？对此，黄一平不是很能拿得准。就平时的自我感觉而言，他觉得自己应该算是冯市长比较近亲的人，即便不是铁杆朋友，至少可以算作一个亲信与知己。

黄一平认为，能够到冯市长身边来工作，自然有组织决定的因素，可像冯市长那样挑剔的一个领导，居然一下就看中他，而且给了他一个“不俗”的评价，可见还是有一些缘分在。平常的时候，他们两人呆在一块的时间，远远超过任何别的人，包括朱洁、汪若虹她们。相互之间说的话，也比和其他所有人说的话多，其中包括很多不可对别人言的私密话。

他们之间很多事情是不设防的，构成的默契亦非其他人所能达到。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冯市长每当高兴或不痛快的时候，需要同黄一平分享、发泄一下，抑或关起门来同他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经常喜欢用的口头禅就是：“我是拿你当朋友哩。”每每听到这话，黄一平毫无例外都会激动异常。

至于这个郑小光，若是论及冯开岭对朋友概念的界定，及其平常选择朋友的标准，黄一平觉得，倒是某种亲情的成分更多些，而不能算是真正的朋友。

19.饭局（一）：“饭”是假，“局”是真

距离约定的吃饭时间还有二十分钟，城建局副局长马大富倒先来了。

黄一平原本半躺着在沙发上，这时一边努力抬起上身站起来，一边主动伸出右手，有些不解地问：“这么早？”

马大富半是玩笑半是认真答道：“还是晚了。在机关多年，开会迟到还好说，吃饭这种事情，总不能让领导先来等你吧。”

马大富说的倒是实话。一般情况下，官场上的饭局通知了六点，总要拖拖拉拉挨到六点半才能开席。若是一般同事间聚会还好说，早

点晚点无非罚喝一两杯酒了事，可要是有领导参加的宴席，或是借了领导的名义召集，那就万万不能迟到了。

懂得轻重的，是像马大富说的，提前个十分八分钟到达，以免落在领导后边。今天这顿饭，虽然都知道冯市长不参加，但毕竟是市长秘书召集，市长朋友的名义请客，提前来了也算是懂得规矩，给了黄一平不小的面子。

刚刚还生着闷气的黄一平，心里顿时就感觉舒畅起来。

两人坐下闲聊，马大富先把冯市长歌颂一番，又将黄一平小吹一通，然后再转弯抹角说到自己："反正冯市长接替丁市长的事已经板上钉钉了，你老兄也肯定是要高升，不知建设局这块是否有些说法？如果方便的话，还请黄兄帮助在市长面前美言几句。"

黄一平自然懂得马大富说的意思。城建局局长已经到了退二线年龄，明年政府换届也是肯定下来，看来这个马大富年过五十了还贼心不死嘛。

"你的事冯市长哪里会没有数，私下里也几次说到。至于我这种小秘书，也只有适时帮助敲敲边鼓的能力了。"回应这类话题，黄一平早就驾轻就熟，出言圆滑丰润却又不露破绽。

马大富听了却无比开心，眼睛笑成一条细线，秃瓢似的光头上荡起一层光晕。他把椅子往黄一平面前凑了凑，表情神秘地低声说："你老兄吩咐的事，我可是不折不扣完成的啊。"

"哦？"黄一平不解其意。

"就是这个郑大公子的事，自从你把他介绍到我这里，可没少让他做工程。就说目前这个运河大桥吧，本来有十几家单位竞标，个个都比光蓉建工资质过硬，可最后还是做了些内部处理，交给他做了。一座桥下来，造价接近一个亿哩。"马大富的语气里充满讨好的意味。

黄一平马上声明："我介绍他给你不假，可这人是冯市长的人，事情也是领导交办。"

马大富一看黄一平不领情，表情就有些怪异，沉默了些时候才问："那这些具体情况冯市长知道吗？"

"你们这些局长大人，应该经常向领导请示汇报才对，总不能事事都让我们秘书代为转达吧。"黄一平巧妙把球踢过去，来了个金蝉脱

壳。

“唔，倒是。”马大富频频点头，表示领会。

说话间，交通局副局长何忠来等几个人也陆续到了。城建局总工、工程监理、交通局财务总监是生面孔，黄一平与他们一一作了自我介绍，履行了握手问好程序。

大家正待坐下，何忠来却上来拉住黄一平，说：“有点小事，汇报一下。”

出了包厢，在隔壁找个空房间，也没开灯，两个人就在黑暗里站着说话。

“滨江公路的事，你都知道吧？”何忠来上来就问。

“什么事？”黄一平不解。

“唉，我以为你懂咧。”何忠来叹息一声。“小光承包的那个滨江公路，层层转包，最后落到很多家规模非常小的公司手上，沥青铺上去才跑了几次工程车，就出现了开裂现象，后来挖开一看，有一段三公里路基竟然比设计的薄了将近十公分，幸亏没有投入运行，否则麻烦就大了。”

“不是早就规定不让转包吗？”黄一平很奇怪。

“这个小光的情况你比我清楚，当初不也是你领到我那儿的吗？有几次，他当面打电话给冯市长，那口气我是听得出来的，关系很不一般。再说，毕竟就那两三公里的事情，而且也没造成什么后果。”何忠来却反过来安慰黄一平。

黄一平愣在那里好久没有吱声。好在当时房间没开灯，何忠来看不到他脸上的复杂表情。

“这个郑小光，简直太不像话了！”他忿忿地想。可是，这种想法却又不能同何忠来之流说，毕竟郑小光是冯市长的一个特殊关系人，没有领导授权，他不能断了郑小光的后路。而且，不论在什么人面前，任何不利于冯市长威望、形象的话，都不能由他嘴里出来。

“这些情况有别的人知道吗？”黄一平心里有股火，却只能强压着。

“除了我的人，绝对没有其他人知道！”何忠来信誓旦旦保证道。“你想想，我能让这事随便泄露出去吗？局里某些人，他们正巴不

得看冯市长的笑话哪。”

黄一平听得出，他说的局里某些人，就是指的交通局现任局长。交通局正副局长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直接原因就是这个局权力太大，人人又都嫌分到自己手里的权力太小。

“知道今天请你们吃饭是为什么事吗？”黄一平问。他想试探一下，郑小光和何忠来这些人，到底关系密切到什么程度，所有的事情是否只有他才是那个被蒙在鼓里的人。即使这些人同郑小光并无密切勾连，那他也不希望自己被这些人误解，好像每次请客都是他和郑小光在合摆什么鸿门宴。

“哦，今天请客应是为了这个滨江公路的事，还有就是城建那边运河大桥的事。”何忠来如实回答。想了想，可能觉得回答太唐突，又补充了一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唉——！

一声长叹，还是从黄一平嘴里不由自主迸出来。

20.饭局（二）

对于郑小光在阳城揽工程，黄一平自然有自己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产生某种越来越重的隐忧。

冯开岭升任常务之后，直接分管城建、交通等几个重要部门，而这些部门每年用于市政、交通重点工程方面的投资，无论规模还是费用都非常惊人，是很多建筑老板竞相追捧的热点。

如果黄一平没有猜错的话，郑小光适时成立公司，应该就是专门冲此而来。先不说你郑小光新成立的一个公司，施工能力、技术水平、设备、资质等等是否符合要求，退一万步讲，即使样样条件都具备，那也不应当如此大张旗鼓跑到阳城来揽工程。

阳城是什么地方？阳城是省内外知名的建筑之乡，数以十万计的建筑施工人员成年累月在外刨饭吃，凭什么把这么些肥得流油的工程拱手让你？

更主要的是，冯市长是分管领导不错，可他一向以低调、谨慎而为人称道，其前途正不可限量，你郑小光这样一番折腾，也许会对他造成不可想象的损害。

因此，看着郑小光一趟趟来阳城，黄一平在奉命热情接待、尽力帮忙的同时，内心里却也是又恨又急。

恨归恨，急归急，表面上还得像今天这样，按照冯市长的旨意把那个郑小光当贵宾对待。作为领导秘书，有时个人的看法实际上并不重要，甚至根本就不应该存在，或者即使已经存在了，也难以合理合法地表达与表现。

这就像古代官宦养在青楼、乡野的外室，或者现今大腕、大款、大官们私藏的婚外小蜜，上不了正室，出不了场面，说消失说得消失。就郑小光揽工程一事而言，冯市长的态度决定一切，黄一平的态度连个参考的资格都没有。

记得郑小光第一次以光蓉建工总裁身份来阳城，冯市长让黄一平领他到城建局找马大富，洽谈人民公园里的道路改造项目。

当时，冯市长指着郑小光，右腮上那块肌肉抖动好几下，居然“这是、这是”了好半天也没说出话来，后来还是黄一平主动说：“我知道，是郑总裁。”

走之前，冯市长交待郑小光说：“到了城建局，把你们公司近些年在全国各地做的那些标志性工程，好好向人家介绍介绍。”黄一平听了一楞，感觉此言由冯市长嘴里出来，假的好像也真了。自此，郑小光在向别人推介自己时，那个新成立的光蓉建工，忽然就建设了很多莫须有的工程，项目遍布北京、青岛、乌鲁木齐、大连等全国各地。

像这种当面的交办，起初也只有过两三次，后来就全权交给黄一平处理，冯市长自己不再直接过问。自此，郑小光每次来到阳城，需要约什么人吃饭，或者需要和什么不熟悉的部门负责人联络，就会直接找到黄一平，把要办的事情说了。

遇到这种情况，黄一平有时会事前先向冯市长汇报一下，冯市长也只原则性说一句：“你安排。”如果事后补充汇报，他则会笼统回一声：“嗯，知道了。”

从冯市长当时的神态语气上，黄一平感觉到他是认真庄重的，当然也就明白必须特别认真办理。可是，至于怎样处理、如何安排之类，冯市长却又从来不多一言，黄一平只好见机行事，尽量满足郑小光的要求。

到后来，等黄一平领着郑小光跑过几次，各个相关部门的人混得很熟了，他也尽量少出面，最多像今天这类请客买单，或者遇到特别重要的事出一下场。

在黄一平看来，不论从哪个角度讲，郑小光的吩咐，还是相当于冯市长交办，仍然应当一丝不苟地执行。因此，每当郑小光偶或在某些环节遭到了阻力，需要黄一平出面，或者当面搬出冯市长作令箭，黄一平在旁边总会一言不发算是默认。如此，通过黄一平这个佐证，城建、交通这些部门的人，都知道郑小光的来头不小，工程上的事自然绿灯多红灯少。

谙熟建设工程的人都知道，造桥、铺路、建房子最是容易滋生重重黑幕，尤其像郑小光这类完全凭借关系揽建的工程，更是不堪深究。这几年，像全国多数二三线城市一样，阳城得益于充盈的土地财政，市政、交通工程大量集中上马，其中多数都属冯开岭主管范围。

郑小光所揽工程，不少就是这种耗资不菲、利润丰厚的大工程。表面上，这些工程也搞公开招投标，也有严格的监理、验收程序，可实际操作权却握在马大富、何忠来等几个部门负责人手里，人为操控空间相当大。

平时，城建、交通部门也不时漏风透雨地传出些消息，说是某某项目如何藏着猫腻，某某工程怎样玄机种种，所涉工程又大多与郑小光的光蓉建工有关，因此，黄一平听了感觉惊骇却又只能放在心里替冯市长着急。

对于在这些工程中如何违反程序、规章，偷工减料、瞒天过海、李代桃僵等由不得阳光的名堂，即使马大富、何忠来们不明说，黄一平大抵也能猜出个七不离八。

他只是希望，那些蝇营狗苟的事情，尽量做得严密一点，不要轻易就露出破绽，也不要很快就让人家抓住什么把柄。等到冯市长坐上了市长宝座，等到他自己也如愿谋到一个满意的位置，一切也就可以高枕无忧置之不顾了。就冲着这点，黄一平恨不能跪下来叫郑小光一声祖宗，当面向他告饶。

不过，黄一平毕竟也在官场历练多年，不是个毫无心机之人。即便无法阻止郑小光，无法直接向冯市长进言，他也总在设法将目标隐至最小，把风险降到最低。

一方面，对于郑小光工程上的具体事务，他自己几乎从不主动过问，也不愿知道太多或介入太深。对此，郑小光本人当然不会主动相告，马大富、何忠来之流即使出于讨好献媚告诉了，他也会像刚才那样和他们打太极、使推手，尽量不让皮球沾身。

另一方面，冯市长把郑小光的事交给他来协调，用句老套一点的话讲，委实是一件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怎样既保证领导形象不受影响，又把工程上的事情办妥贴，他也是绞尽脑汁把握分寸，努力拿出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来。

在这方面，“不俗”秘书黄一平尽显足智多谋。不论郑小光在外边怎样吹牛，说他与冯开岭关系如何如何不一般，也不管冯市长希望他使出怎样的力量帮助郑小光，有一点底线始终坚守着——在马大富、何忠来们面前，只说郑小光是省里领导的亲戚，光蓉建工是省城一家很有实力的大公司，最多只讲受领导委托而来，却只字不提郑小光和冯市长的关系，甚至从来不说出冯开岭三个字来。

21.饭局（三）：酒桌上的博弈

迟到了半个小时，郑小光才匆匆赶来。那风度和派头，似乎他是客人，在座的才是望眼欲穿的主人。他一到，酒席马上就开始了。

阳城大酒店刚刚换了厨师，西式大厨是从法国专门请来的华裔，据说曾经在中国驻法使馆做过主厨，中式大厨则是专门从广州一家五星酒店挖来，花了不小的代价。

二千元一客，自然是中西并举，法式牛排、澳洲龙虾、马来血燕、南海大鲍应有尽有。黄一平心情不好，胃口受到影响，干脆自称胃病复发，当了半个食客半个看客。

马大富、何忠来因为职务与权力关系，不乏享受这种豪宴的机会，神态自若地端杯举箸，尽显宠辱不惊的大家风范。只有总工、监理、总监几个人，平时大些的阵势见也见过，可像这样高规格的菜式恐怕倒是鲜见，目光里频频流露出讶异之色。

特别是那个工程监理，居然一口喝下大半玻璃杯进口洋酒，看得黄一平好一阵心痛。他在心里骂道：“土包！这种洋酒需要一点点慢慢品尝，哪里是你这样猪喝泔水一般。”监理那一口，少说吞进去五百大洋，居然还在那里一个劲皱眉头喊酒酸哩。

反正不花钱的宴席，不吃白不吃，不喝白不喝，不抽白不抽，郑小光这边拿出一副大公司总裁派头，口吐莲花，频频举杯，直把马大富、何忠来几个人连哄带骗的唬得一楞一楞。

郑小光毕竟是省城过来的公子哥儿，在大地方见过世面，懂得掌握酒席场上的主动，加上平时经常混迹于酒吧，对洋酒也很适应，因此，三四瓶酒见底，他依然面不改色镇定自若。倒是其他几个人都有些不对劲，总工、监理、总监三位说话舌头发直，看人眼神恍惚，明显是不能再喝了。就是平时号称一瓶不倒的马大富、何忠来两个人，也已经脸红如染了。

看看火候差不多了，郑小光暂时停住全线出击式劝酒，改为重点击破。

“马大局长，我们喝一个。”郑小光先把自己杯子倒满，再帮马大富也要倒上。

马大富赶紧捂住杯子不让倒，说：“这个新品种洋酒后劲大，真的不能再喝了。”

郑小光马上把酒瓶往桌子上一墩，微笑着说：“不喝可以，我帮你喝，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你说吧。”马大富问。

“我那个运河大桥眼看也快合龙了，可是最近原材料涨价厉害，这个你是知道的，看来费用方面得加点价。否则，我不能保证元旦通车。”郑小光显然预有准备。

马大富闻言，差点跳起来，说：“这个你不能耍赖，工程造价和工期都是合同上写好了的，你不能说话不算数！”

黄一平也知道，运河大桥元旦通车，是市府常务会议早就确定的目标，城建局在新闻媒体上已经公开承诺过。郑小光以此作为要挟，算是拿准了马大富的软肋。

郑小光马上回应道：“不错，这些合同上都写得明明确确，可是合同上还有一个补充条款，如果遇到不可抗拒的因素，双方可以协商解决，对吗？”

马大富苦着一张脸，转向黄一平，求援道：“黄大秘书，你帮忙讲句号公道话，有这么不讲理的吗？”

不知他们玩的到底是哪一出，黄一平只是笑笑，并不表态。可是他也知道，这个郑小光既然提出来了，是一定要做到的。大概两年前，也是在这样一次酒席上，郑小光直接向马大富询问某个工程标底，两人在桌子上好一顿唇枪舌剑，据说最终那个马大富还是把标底提前透露了。

两人就这样你来我往又费了一通口舌，马大富依然不肯松口。这时，郑小光忽然脸一沉，掏出手机拨了一串号码，拇指悬在发送键上，说："要不，我们请冯哥来评这个理，我把电话拨通了，你来和他讲，行不行？"

马大富见状，赶紧夺下手机，说："算了算了，这点小事，何必惊动冯市长。你说的材料涨价也是事实。这样吧，明天你到局里我们当面谈。"转过脸，又对总工和监理说："你们两个到时候一起参加吧，钱不钱倒是小事，质量和工期得有保证。"

这下黄一平算是彻底看明白了，郑小光和马大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原来唱的是一出双簧。痛苦的是，其他观众都喝了不少酒，脑子已然糊涂，只有他一个是清醒的看客。看这种戏，越是清醒越痛苦。

底下的一出自然该是何忠来担当主角了。

郑小光代替马大富把杯中酒喝了，接着就把酒瓶、酒杯摆到何忠来面前，以带有明显挑衅的语气问："何大局长，我们又该怎么个喝法？"

毕竟晚饭前有过那一番对话，何忠来在黄一平面前就有些放不太开，不敢把戏演得过了头。因此，面对郑小光的那一套凌厉攻势，何忠来来了个先下手为强，正色道："滨江公路那三公里质量问题，完全是你们的责任，我不罚你就已经很客气了，想从我这儿贴补你的损失，门儿都没有。你不要说拨通冯市长电话，就是冯市长在我面前也不行！"

郑小光的酒杯悬在半空好长时间，放也不是，喝也不是。很显然，何忠来的话大大出乎他的意料。黄一平不禁在心里暗暗叫好，觉得何忠来倒也有种。

"哈哈哈哈！"郑小光突然暴发的一阵大笑，却令桌上所有人都吃了一惊。笑过之后，他才说："何局长，好好好，那三公里路的返工损

失，就算我自认倒霉。可是你刚才说了一句不该你说的错话，应当罚三杯！”

“我说什么错话了？”何忠来不知郑小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郑小光拿来三只大杯，一边倒酒一边解释：“你说就是冯市长在你面前也不行，难道你真要我把冯哥叫到你何大局长跟前来？”

何忠来哪里还敢顺着郑小光的话往下接，可面对桌子上满满三杯酒，却又委实无力应战，连忙说：“真是不能再喝了，否则会横着出去了。”

郑小光一听，并不勉强，而是端起三杯酒，牛饮水一般喝下去，这才不紧不慢对何忠来说：“今天你说了错话，我又帮你喝了三杯酒，现在你欠我一个天大的人情。我的要求不高，滨江公路的工程款本月底我再预支百分之三十，还有，你那个设计中的环城大道二期就给我做了，这总可以吧？”

何忠来楞在那儿半天，先和财务总监交换了一下眼神，又回头看了身边的黄一平一眼，这才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说：“这个到时候再商量，只要你把标书做好，总会有余地的吧。”

“好，我要的就是这句话！”郑小光两眼放光，还朝黄一平眨了眨，似乎两人早有预谋一般。

22.利益关系

吃了饭，郑小光拉住黄一平、马大富、何忠来三人不让离开，说是找个地方打牌，只让城建局总工、工程监理、交通局财务总监三个人先走了。

黄一平知道打牌是借口，洗桑拿才是真，就推说身体不舒服得厉害，也要先回去休息。郑小光哪里肯依，坚持留他，说：“今天无论如何不行！”

郑小光态度坚决，黄一平感觉他好象有话要说，也就不再勉强。

阳城大酒店人多眼杂，关在包厢里吃饭无妨，桑拿按摩就不是理想所在。郑小光照例自掏腰包，在金色海岸定了豪华贵宾包厢。

金色海岸地处西郊，是一家由广东商人投资的大型综合娱乐场所。不用说在阳城市，就是与省城最高档的桑拿比，金色海岸的软件硬件也绝不逊色。尤其是专供贵客包间的按摩女，据说个个都是经过

精挑细选出来，送到香港或泰国进行了专门培训，其中有几个俄罗斯女郎更是风华绝代。

郑小光帮马大富、何忠来每人要了一个单间，他和黄一平则选了一个双人间。他知道，黄一平从来不沾赌和嫖。

黄一平马马虎虎冲好淋浴回到房间躺下，看见郑小光先后两次进进出出，每次都是拎了一只装食品的方便袋，里面是用报纸裹着的长方砖块一样的东西。从形状看不是烟酒，而是现金，每份估计不下二十万元。

黄一平猜测，钱是送给马大富、何忠来无疑。郑小光当他面拿这些钱，绝对不是无意中的疏忽，而是有意为之，其目的无非让他明白，马大富、何忠来们给他做工程，不仅仅是看了冯开岭面子，更不是因为他黄一平出了面，说白了，他也是花了代价甚至血本的。这同时也说明，郑小光已经感觉出了黄一平内心的不快。

稍后，郑小光又让领班叫来七八个小姐，个个果真如花似玉，那三个俄罗斯姑娘更是令人不能不怦然心动。郑小光照例先征求意了黄一平意见，说："黄老板，来一个？"

面对如此美艳的佳人，特别是俄罗斯女郎，黄一平也有些动心，如果不是有郑小光在眼前，肯定也不会放过机会。可是，想归想，却无法真动一个指头，嘴上只好说："别开玩笑了，还是让其他同志享受吧。"

郑小光当场吩咐两个俄罗斯小姐分别去到马大富、何忠来房间，说好服务到位，时间不限，每人二千元，事后结算，然后又给在场每个小姐各发了两张人民币。

安排妥了马大富、何忠来，叫了茶水、点心、水果，郑小光把门关上，躺下与黄一平聊天。

"黄秘书，你是不是觉得我做得过分，有些不高兴了？"也许借点酒劲，郑小光说话也不拐弯抹角。

"没有啊，确实只是胃痛得厉害"。黄一平一楞，赶紧否认，内心里却又不得不佩服郑小光的眼光与感觉。

"我是个生意人，一切都只是在按照生意场上的一套行事，完全是游戏规则使然，身不由己。"郑小光抱歉地笑笑。

“这个我能理解。”黄一平点头道。“可是，也还有些关系不能完全以生意经处之，譬如你、我、冯市长。”

“哈哈哈哈！此话差矣。”郑小光的笑声明显是带了嘲讽。黄一平原本以为他会接下话茬儿，说及冯市长的话题，或许透露些他们之间的那层特殊关系也未可知。可是，郑小光竟然避开了这一敏感话题，生生绕过圈套。

“黄秘书，别看老弟我如今身上充满了铜臭味儿，想当年也曾读过大学，坐过机关，写过诗歌散文一类。今天算我酒醉话多，就利用这个机会和你探讨探讨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按照商人郑小光的眼光，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生意，充满着生意场上的利用、交换、利益，以及为此而施行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相互渔肉种种。

日常生活中，报纸、电视、电台里连篇累牍地报道着父子反目、母女成仇的故事，有的甚至不惜动刀子、下毒药，或者闹到法庭上唇枪舌剑，等等，按照通常的说法，不是长辈不自尊自爱，就是小辈子女不听话、不孝顺、没出息，可实质上，根子上的毛病还是因为利益才产生了矛盾、隔阂，是交换、利用关系的某种不平衡。

即使那些所谓的听话、孝顺、出息，表面听起来多么义正词严、冠冕堂皇，可本质还是为了满足父母的需要甚至虚荣心，有些干脆就是抚养与赡养的相互交换。夫妻、情人关系亦然。现在那么多贪官污吏，缘何大多是为情而贪、为贪而亡?

说到底情人的那个情字后面，深藏的还是一个钱字，肉体只是利益交换的表象而已。那些如花似玉的美女少妇们，如果不是冲着官员手中的权力，又有谁会找这种脑满肠肥、满脸蠢相的货色上床呢?

“至于你们秘书和领导的关系，恕我直言，更加是*裸的交易与生意。什么忠心耿耿，什么相扶相携，都是哄人骗人的空话胡话。想当年，我在省里机关工作时，认识的领导和秘书很多，可是真正凭借情义维持到最后的一对也没有。那些在台上、有实权的领导，秘书、警卫、保健医生争着跟；等领导退到人大政协了，周围就开始冷淡，秘书之类就想着改换门庭、另攀新枝；到完全退下来了，即使组织上硬性指派，那些秘书和工作人员也早就身在曹营心在汉了。黄大秘书，

你觉得我说的这些是否有些道理？”郑小光的话可谓刀刀见血，枪枪入骨，而且语气里不免有些得意。

黄一平倒是真的吃惊不小。几年相处，平时很少有机会和郑小光有这样的交流，没想到，这家伙竟然也是个颇有思想深度的人。还真是小看他了。

“嗯，说得不无道理。可是，既然你能想得如此通透，何不干脆离这些腐臭的东西稍远些，做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儒商呢？”黄一平问。

“狗屁！”郑小光恨恨骂道。“你当这个世界上真有什么儒商？儒商是那些已经不择手段发了不义之财的人，酒足饭饱之后硬装出来的。如果你在商场混，做一个儒商试试。不要说那些同样在生意场上混的竞争对手，就是遇到像马大富、何忠来这样的政府官员，如果不把下三滥用到极致，你也休想赚到一分钱！”

黄一平听到这里，内心里对郑小光的厌恶反而渐渐消散了。即使完全是酒精的作用，郑小光一通发自内心的直率之言，也足以让黄一平对他有了重新评价。而这种看法的转变，更使黄一平对他和冯市长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强烈好奇。依照郑小光的行事风格，一切都是生意、交易，那么，在他和冯开岭之间，交易、交换的又是什么呢？

夜已经很深了，马大富、何忠来还在温柔乡里沉醉，黄一平则穿起衣服，准备先走。

郑小光也不再挽留。分别时，他掏出一张早就准备好的银行卡拍在黄一平掌心里，说：“小孩马上就要开学了，本来想买点衣服给小孩，可又不知她喜欢哪种，就让她自己买吧。”

黄一平用力推过，坚决不受，说：“你我之间，大抵也算得上一对朋友，帮你是我的职责。再说，冯市长——”

郑小光马上打断黄一平话头：“这个与你那个冯市长无关。记住我刚才的一番胡言，你我和他之间，也不过如此。”于是再次将卡硬塞在黄一平手里，一把将他推出门外。

平常，黄一平帮郑小光办了事，对方多数时候也都要给点东西，有时是小孩衣物，有时是化妆品，逢年过节则送一些高档食品、保健品之类，也有价值几百元的购物卡。

对于这些东西，黄一平本不想接受，倒也不单是忌讳冯市长，而是觉得郑小光的事深浅莫测，不如干脆远离，免招是非。何况，黄一平一向在个观点：在什么位置做什么事情。现在只是个秘书，就干脆做个清廉秘书，等将来到了有权的位置，自然有该拿该收的时候，到时伸手不迟。

因此，黄一平每次都坚决拒绝，郑小光则常常抬出冯市长，说："你不给我郑小光面子倒也罢了，还能连冯哥的面子也不给？"如此一来，黄一平倒真的无话可说了。当然，他也有个原则——现金和银行卡从来不染指。

第二天，黄一平到银行查了才知道，那卡上竟然是五万元。于是，出了银行直奔邮局，他当即用特快专递把卡寄还给了郑小光。

23.学术圈（一）

赶到省城N大学的时候，才中午一点半，离电话里与方教授约定的时间还有整整一个小时。

这是黄一平从N大毕业后，第一次回到母校，拜访自己当年的老师、如今哲学系主任方教授，目的自然是为了冯市长那篇准备在《理论前沿》上发表的重要文章。

冯市长的这篇稿子，由于定位在头条位置，又希望能引起省委龚书记的注意，因此就显得尤为慎重。抬出方教授这尊大神，既利用其如椽巨笔为文章增色，又借助他与龚书记的特殊关系，可谓一箭双雕之举。由黄一平出面做这件事，更加是机缘巧合、浑然天成，希望会收到事半功倍的功效。

看看时间还早，邝明达找个阴凉处把车停下，他在车上休息，黄一平则到校园里转转。一晃毕业十五六年了，这么多年也没再回母校，多少次在梦里见到菁菁校园，却总是那样虚幻与遥远，今天置身其中真得好好重温、感受一番。

初秋的艳阳柔柔地洒满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正是午饭后的休息时间，又是周六，偌大的校园里一派悠闲与宁静。

新学期开学不久，到处是目光好奇、表情青涩的新生，遇到黄一平大多会主动点头微笑，或是招呼一声"老师好！"而那些成双成对十

指相扣者，则多半是大三大四的“校油子”，其中也许还有领证甚至结婚了的硕士、博士生。

头顶是参天古树，脚下是茵茵草坪，在这里苦读四载，即使离开十几年了，也还有恍若昨天的感觉。

想当年，青春年少不知天高地厚，整日幽灵般徜徉在校园小径，赋诗明志，扬言要做放浪形骸的当代太白，以利剑一般的文字解剖时事、荡剔污浊，可是如今脚踩当年的石径，豪情壮语言犹在耳，却分明感觉身疲心衰，雄心大志早已不复当年。

因此，黄一平不时停下脚步，看着那些学弟学妹们成群结队从身边走过，心底里充满羡慕甚至忌妒。

那幢历史系的学生宿舍楼还在，也还是那样破旧，朝阳的窗口上，挂满了万国旗般林林总总的背心、裤衩、被单之类。黄一平站在楼下，仰首向上数：一，二，三，四，数到五层从东向西第三个窗口，就是他住过的五?三房间了。

窗户对面大约十米左右的距离，就是艺术系的宿舍楼。每当从课堂回到宿舍，对面楼上不是歌声悠悠，就是琴音绕梁，而这边楼上却永远充满了古代史一般的暮气。

当时同宿舍一共六个人，虽然不同班，学的却是清一色唐宋元明清。夜里睡不着觉闲聊，或是课余回来杂议，大家谈得最多的不是课堂上那些三皇五帝，倒是现实中日益迫切的未来走向。

读过那么多历史书籍，早就从历史中谙熟了何为尊贵、何为卑下，社会职业也在三六九等的基础上被他们切割成更加细小的碎块，仅一个仕途门类就有官、吏、僚、宦等等不同。

那时候，最觉得没有出息的便是做学问，尤其是老师、研究员、文史馆员一类吃粉笔灰、钻故纸堆的角色。

后来毕业时，六个同学中三人通过各种途径奔了仕途、商界，还有一人宁可北漂京城，到一家报社做了编外记者，也不肯到学校吃粉笔灰。

唯有一个外号粽子的同学，通过门路分到省城的农业大学，还有就是黄一平因为毫无门路与关系，家里境况又那样窘迫，不得不老老实实到学校做了老师。

可如今，别的几个舍友北漂的依然漂着，在商界的无大起色，奔了仕途的最多才是科长级别，大抵在小吏一类的档次，也只有他黄某人后发制人，虽说也在僚的层面上苦撑十年有余，可眼看着就将跃居官的一级阶梯，飞黄腾达已是指日可待。

那些教室还是老样子，外表灰蒙蒙旧得不成样子，里面的设施也是几十年不变，可在这样的教室里获得的学问，远比时下那些外表气派、装修豪华的所谓现代化大学要厚实得多。

前边那幢阶梯教室，是学校组织上大课的地方，经常有国内外顶尖名流前来举办讲座。曾几何时，为了抢得一席之地，黄一平们采取轮流值班制，预先派一人饭也不吃，用书包、笔记本之类的物件，先为同学、舍友占下几个座位，经常因此和后来者产生口角甚至拳脚相加。

如今，那些名流大多已经作古，他们讲的那些精彩故事也好，高深学术也罢，皆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图书馆已经重建了，造型是一本打开的书，外观比以前那座四方块的旧馆庄重典雅了许多。前些时在网上查到，说是这个国内大学馆藏规模位居前三的图书馆，所有图书资料正在实现上网，此工程一旦完成，图书信息容量排名据称将进入世界同类大学的前列。

黄一平在校的前二年里，还没有和庄玲玲谈恋爱，多数课余时光都消磨在图书馆里。特别是节假日，别的学生大都回家与家人团聚，或是结伴外出旅游，他为了节约二十几块钱路费，就到图书馆借阅书籍打发时光。

那时，捧一本书坐在馆前的台阶上，或徜徉在寂静的校园，略觉伤感、无聊的同时，也有某种满意与自得，甚至还有一些不可名状的悲壮。他心想，自己毕竟借机比别的同学多读了些书，多吸收了些知识，日后到了社会上肯定会显示出与众不同的优势。

那时，他信奉通过读书当能读出一个锦绣前程。现在想想倒有些可笑与可悲，当年读过的那些书，留下的满肚子历史知识，不知还有多少能用得上。

平时帮冯市长写那些汇报材料、会议讲话之类的应景公文，自然只需大、空、套一类的政治术语，平常与人交谈除了假也鲜有多少黄、荤、灰之外的话题，只有上小学的女儿小萌偶尔问起一则成语，

他倒还能马上穷根溯源、释疑解惑。只可惜，讲多了她嫌?嗦，太深了她又不懂。

走得有些累了，黄一平在图书馆门前的那块大草坪上躺下，仰面朝天，四肢伸展，身体呈一个放松的“大”字。青青草坪，绿草如茵，四周是一圈稀疏的白玉兰树。

黄一平闭着眼睛也知道，从东南角那棵最大的玉兰树向西不远处，有一只木制小座椅，那上边曾经诞生过他的初恋、初吻，也曾经扼杀过他苦心经营了将近两年的爱情。奇怪的是，当年不忍目睹的物件，如今看上去竟然没了伤感，只有温馨，稍许也感觉些滑稽。

他在学校那几年，N大有个比较规律性的现象：大学生入校，头两年一般有个熟悉环境、适应大学节奏的过程，大一大二基础课程学习也相对紧张，这期间很少有心思和时间谈情说爱，因此是爱情荒芜期。

等到了大三，环境、课程等等一切都适应了，同学之间又已经非常熟悉，男女同学就开始向往饮食以外的另一种境界，校园恋人猛增。

黄一平长相不错，因为写诗的缘故，留着飘飘长发，身材清瘦，外观颇有古代名士气象与道家风范。加之，在历史系学生里会写诗者廖廖，就如同现今官员队伍里偶有擅书画、通诗文者一样，又如同冯巩相声里说自己是相声界里电影演得最好一般，总之是出类拔萃那一类型。

于是，很快就与艺术系学美术的庄玲玲有了点意思。与他同届、同龄的庄玲玲，来自于阳城市区一个普通干部家庭，别看姿色不在校花、系花之列，可生得小巧玲珑、五官端庄，尤其是胸脯特别丰满、嘴唇*十足，别说放在男多女少的历史系，就是在美女如云的艺术系也算是别具风情。

两人入学不久就已认识，后来在大三开学后的一次联欢会上，黄一平的诗朗诵才惊四座，庄玲玲热烈的目光便紧紧瞄向了他。

两人也不过先以目光演了区区两个小时的默片，第二天便开始相互传递纸条，然后就择了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相约着来到足下这块素有N大“浪漫之都”美称的草坪，就在刚才所说的那只椅子上，相谈甚欢，相知恨晚，当即就把接吻的程序给完成了。

接下来的近两年里，两人几乎每晚都要在此相会，如果不是庄玲玲坚守最后一道防线，恐怕那张椅子将会增加锅灶功能，将一锅生米就地煮成了熟饭。

到大四最后一学期，随着毕业分配的来临，严峻考验也来了：庄玲玲坚决不肯回到小城市阳城，而且凭借其家里在省城的关系，已经联系到省城一家纺织设计院，而黄一平则只能回原籍做他的中学老师。

像绝大多数校园恋人一样，在那些春风沉醉的晚上，两人十指相扣，几乎把学校里所有小径踏遍，在那张曾经见证过他们爱情的长椅上洒下一掬掬热泪，最终还是没有想出好的办法，两人终以无奈分手，从此各奔东西，形同路人。

至于黄一平后来在阳城偶遇庄玲玲，两人又复燃一段短暂旧情，那已经相隔好多年了。

24.学术圈（二）

提前十分钟，黄一平与邝明达进到方教授府上，进门时客厅里已有三男两女在等待。保姆倒了杯纯净水，再三嘱咐："方教授和夫人还在午睡，说了任何人不得打扰。请你们稍候。"

坐下稍一打量周围环境，黄一平心里一沉，感觉有些不妙。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如今的方教授府已经完全不是当年的方讲师、方副教授府了，光是房子的宽大，就足以让黄一平感觉吃惊。

装修、摆设的豪华阔气程度，尤其是装饰橱里琳琅满目的名贵物品，更是令黄一平有些目眩。看来冯市长与邝明达所言不虚，眼下的方教授肯定不是当年那个方老师了。

不一会儿，老师先从卧室出来了。十几年不见，老师有些发福了，脸色却比过去显得红润、健康。头发还是那样稀疏，但梳理得一丝不乱。从衣着、眼镜到手上修理得很规整的指甲，完全是一派名教授派头。

看到曾经的学生、棋友，惊喜稍纵即逝，目光里虽然还能感觉出亲切，可那神情里明显带有居高临下的意思。

简单寒喧几句，方教授对黄一平说："你稍等一下，我先把其他人打发了。"

那表情拘谨的一男一女，是教授带的两个博士研究生，此行前来是为学位论文修改的事。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方教授把两个学生狠狠训斥一通，原因是他们把一篇论文意思理解偏了。

可从话语间也能听出，老师居然忙得一个多月没顾上同学生见面。面对斥责，两个博士生始终一副诚惶诚恐的神情，大气也不敢吭一声。

另外两个中年男子，是江南某市社科联的主席和秘书长，他们准备搞一个有关和谐发展的学术研讨会，希望得到方教授的指点与支持。

扭扭捏捏说了一大段虚话，其实主要用意不在那个研讨会，而是该市市委书记新出版了一部理论著作，想利用研讨会搞个有些档次的新书首发，同时准备报送年度省社科项目评奖。

那个主席和秘书长，以万分谦恭的态度，先后说出那个市市委书记、市长、宣传部长几个大员的名字，同时又点到省里宣传部副长、社科院长、N大副校长等等名人，只是希望借此请方教授拨冗光临一下研讨会，同时在评奖时高抬贵手。整个过程，方教授一直表情冷淡，爱理不理，任凭两位来者说得额头冒汗、嘴角生沫，也没有点头答应。

黄一平在一旁看着，不禁也为自己此行狠捏了把汗。

说到方教授与黄一平当年的关系，还真是不一般。那时，说他们是师生，却不像师生，而是像一对无有尊卑的忘年交，尤其是在棋盘上厮杀时，更是形同兄弟、朋友。

黄一平刚入N大读书时，方教授还只是哲学系一名年轻讲师。师生不在一系，自然交道不多，相互也无缘认识。到大一第一学期结束，学校组织新年文体比赛，黄一平与方教授双双杀入象棋决赛，这才开始相熟。

说起黄一平的象棋生涯，还有一段特别有趣的故事。

小时候，村里有两个从城里下放的知青，闲来无事经常喜欢下象棋，黄一平在旁边看得多了，渐渐熟悉了楚河汉界上的诀窍，有时还上阵和他们比试一番。

后来在阳北县中读高中，平时寄宿学校，学习非常紧张，课余生活也相当寂寞，黄一平就喜欢找些棋谱研究残局一类。恰好当时学校里有一名烧饭的工友是个象棋迷，经常带副象棋在公园、文化馆等处找人切磋，带有某种挑衅性质，顺便也挣几个小钱。

黄一平通过实战与书本研磨，本来也已经有了些棋艺，可是初和工友对弈，却常常被杀得落花流水。这一来，反而激起他无限兴趣与斗志，只要有了空闲，他就悄悄找到工友宿舍，两人摆开棋盘开战。

渐渐地，黄一平发现，工友的棋路竟然与任何一本棋谱都不相同，下得既无固定套路，也不大讲究章法，却是凶狠、狡猾，常常杀你个措手不及。高中两年，黄一平通过和工友频繁过招，象棋水平大为长进，最后竟要让工友一炮或一车，对方才能和他打个平手。

方教授与黄一平的冠亚军大战，断断续续杀了将近一个星期，最后才分出伯仲，方教授只是略微占优，而且还有人说是黄一平暗中放水所致。

这样的结果，却让一向自视在N大无敌天下的方教授大为光火。此后一段时间，每天晚饭之后，或是星期天、节假日，方教授便一手端只扬州酱菜瓶子做的茶杯，一手捧着棋盘、棋子，嘴里叨根永不熄灭的劣质卷烟，找上学生宿舍，誓与黄一平比高低。

也有时，师生俩干脆就在校园某人多处摆开战场。往往一盘棋摆开不久，周围总会被看客簇拥得密不透风。

那时的黄一平，也是初生牛犊浑身是胆，下得兴起，师道尊严自然不在话下，经常是棋盘上杀气腾腾不肯相让，嘴上也是你来我往不留情面——

“我要杀得你皮肉全无，只剩下骨头！”方教授落子有声，笑眯眯看着骨瘦如柴的黄一平。

“我今天要剃你个毛发一根不剩！”年少气盛的黄一平更加嚣张。周围一片哄笑，方教授则捋着头顶不多几根毛发跟着嘻笑。

“我要让你小子穷得娶不上媳妇！”老师知道学生未婚，才故意这样调侃。

“我要让你今天输得赤条条而归，让师母关在门外！”学生也明白下棋不是赌博，输赢与衣服无关。

不管怎样，这师生二人下棋，周围必是七嘴八舌如赶集般无疑。有时，师生俩也会双双放下手上棋子，对旁边乱支招的臭棋篓子怒目而视，同声口诛，极尽嘲讽，那场景比相互*更为精彩热烈。

那时的方老师，清瘦如竹，和蔼可亲，自诩“一生烟酒茶，半世棋书画”，下棋时落子有声，喜怒形于色，往往一边下棋还一边高谈阔论。

在他眼里，棋盘上那不多的几十个方格，看似简单，却充满了生机，充满了哲学，充满了人生的玄机。、

“每一棵棋子，自有其角色定位，只有在特定的位置或按照特定的路线通行，才能发挥其作用。可是，任意一子却又缺一不可。譬如小卒，排在前头，只能进不能退，如果固定不动，不过炮灰一个；可若是没有这些炮灰，棋盘上的车马炮甚至大帅之流，又统统要暴露在对方火力之下，性命难保；而这卒子一旦过了楚河汉界，则马上成为左冲右突、所向披靡的一位勇士。”

故尔，方老师经常告诫黄一平：“善棋者，不能仅仅局限于一兵一卒的争夺，斤斤计较于一城一地的得失，眼光当看到十步八步开外，纵观全局大势。不过，大势者，稍纵即逝，又不可随便、大意，否则一步不慎可能满盘皆输。”

他非常不屑于黄一平喜欢研究残局，认为那不过是投机钻营者流的小勾当，因为任何残局都有公式、有套路，适宜于街头骗几个零花钱而已……在校期间，黄一平从方老师那儿得到的学问，课堂远不及棋盘。

也有些时候，特别是逢年过节，方教授会把黄一平拉到家里，下棋的同时，让师母做几个家常小菜，师生举杯同饮，谈的还是棋理。

那时候，方教授住在破旧、狭小、拥挤的讲师楼上，方夫人则在学校办的一家印刷厂上班，辛苦不说，工资也很低。不过，夫妇二人对黄一平这个穷学生兼棋友，还是非常关照甚至宠爱的。每逢寒暑假返校，黄一平也照例会从老家带来些花生、草鸡蛋、芋头一类的土特产，师母接过东西，眼睛就会笑得眯成一条缝，从心底里表现出开心。

大三大四那两年，黄一平忙着和庄玲玲恋爱，方教授也在准备副教授的论文、外语等等，两人的手谈便稀疏了许多，但也还是不时抽

空杀上一两盘，只是下棋过程中的斗嘴明显减少，围观者数量、气氛也远远不如当初。

直至毕业前夕，黄一平工作落实，也与庄玲玲分了手，而方教授哩，副教授评上，随之搬进了教授楼上的新家，师生之间偶尔在校园里相遇，说是有空再来一盘，其实相互已经没有闲暇坐下，又好像少了下棋的兴致。

25.学术圈（三）

黄一平此行，带了打印好的文章提纲，也准备了一些礼品作为敲门砖，带有投石问路的性质。

饶是黄一平与方教授有如此关系，有关文章大事，也不是空口白牙就能解决问题的。冯开岭让邝明达一起出面，自然早就想到这一层。

对于是否需要给方教授送些礼品，黄一平与邝明达并无不同意见。可是对于送什么东西、礼物的分量多重，两人却分歧很大。

“不用管他什么教授不教授，反正当今社会没有不喜欢钱物的人，也没有不在钱物交易中生存的行当，而且是人都喜欢真金白银硬通货，干脆给方教授一二十万现金或者几块金砖了事。” 邝明达的看法很简单，也很直接。

“堂堂著名大学的教授，可不像你生意场上那些商人，也不同于官场上少数贪腐官员，你给教授学者送礼，太过铜钱味了会辱没其斯文，伤害其自尊。”黄一平却不赞同。

就他对老师当年情况的了解，以及老师夫妇与自己过去的关系，如果一下拿出这么重的礼物，而且是如此扎眼的俗货，只怕会吓着或激怒老师，把事情办砸。

记得当年在校时，黄一平送给老师最贵重的东西，不过是家乡产的豆腐乳，就是现在也才几块钱一瓶。那时候，方教授夫妇最喜欢豆腐乳就玉米糁儿粥，一口臭得转了弯的物件被他们咂出二重唱般的美声哩。

有一阵子，方师母还让黄一平回去详细了解豆腐乳的制作工艺，主要是当时校办印刷厂濒临破产，家里经济境况又不佳，如果学得这

门绝技，一来可以藉此重觅生存空间，二来也可以长期让方教授解馋。

无奈，或是黄一平所询问的流程不对、不全，或是依样画葫芦过程中有些走样，反正经过若干失败、失败再失败之后，方夫人的豆腐乳终究没有做成，只好收手。

“哈哈，你可能对那些教授的情况还没有我了解哩。要知道，如今的教授早就不是当年的穷教师了。教授们生活在当今的商品社会，观念肯定早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你给他们送礼，太过轻薄了他会觉得你对他不够重视。如果不重到让他感觉烫手的程度，他要么不会接受，要么拿了也不会尽心尽力办事。而且，现在教授们的经济待遇、社会地位都很高了，给他们送东西，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送些自行车、缝纫机、冰箱、彩电之类含金量低的物件了。即使不直接给现金或金银之类的硬货，那也得送点有增值保值意义的东西。”

按照邝明达的经验，时下好多有点文化品位、又有点小聪明的官员，喜欢收藏古董、文物。譬如一幅名人字画，只要是真品，只要那个作者稍有点名气，哪怕这种名气只是潜在的，那日后就有增值的空间。收受这种东西，听上去文雅、堂皇，且又避开金钱贿赂的嫌疑，经济、文化、颜面含量都相当高。

商量下来的结果，黄一平做了部分妥协——给师母买了几块阳城地产的土印花布，几件真丝内衣。印花布是那种完全手工制作的民间工艺品，如今正在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内衣也是百分之百的纯蚕丝，品质、价格相当高。给方教授从古董市场上淘得一副上好云子，据说是明朝万历年间的精品。几样东西算下来，也有三万多块钱，仅云子一项就两万五千元。

“师生之间交往，轻重都不为过，就是早先孔圣人时代，也还经常向学生索要束修，学生也需要按时给老师以进贡哩。”拎着价值不菲的礼物，黄一平嘴上如此自嘲，内心还是有些忐忑不安。

然而，等到在方教授家里坐了这半个多小时，黄一平才发觉自己过虑了。

草草打发走江南那几位，方教授过来接待黄一平，恰好方夫人也睡醒出来。

那方夫人已经不再是当年讲师夫人、小厂印刷工模样，穿金戴银、衣着华贵不说，说话口气、看人眼神也完全是一副名教授夫人派头。

黄一平赶紧向师母问好，并献上带来的衣物、布料。方夫人接过那些布料、真丝衣服看了看，嘴上客气几下，表情却是有些不屑的意思。黄一平猜想，师母可能没看出那几块的价值，就格外卖力介绍了一番这两种阳城特产。

未料，不介绍倒还好，一番介绍还没结束，师母干脆将衣、布扔下，照料那只宠物狗去了。

在师母面前讨了个没趣，黄一平再捧上那副云子，呈送到老师面前。

方教授取下近视镜，把那些棋子放在手心里一番摩挲，又用鼻子嗅了嗅，后又看了看装棋子的土陶罐子，淡淡地说："原本倒是副不错的棋子，可惜流落乡野久了，有些脏了。还有，装棋子的器物土俗了些。"

说着，进到里面房间，拿出一副品相明显更好的棋子，介绍说："这副棋子也是明朝物品，却是清宫里流出，与你的这副相比，色泽、气息就纯洁许多，视觉感受、落盘声音和手感也有明显差别。人家花五万淘来送我，你这副顶了天也就半价吧。看来，你这历史系的高材生，得重新回来补补课喽。"

黄一平脸上倏忽一热，与邝明达交换了一个惊奇的眼神，唯唯道："是的，是的，还是老师慧眼识货。"

又闲扯了些别的话题，方教授问："有事找我？"

"也没什么大事，今天主要是来看看老师。毕业至今一直也没什么长进，都有些羞于再进师门了。另外，我们市长有篇小文章要请老师点拨一下，今天忘记带来，过两天我专程再来向老师请教。"黄一平回答。

"唔，最好提前几天预约。我现在很忙。"方教授还算客气，没有拒绝。

两人告辞出来，邝明达问："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

黄一平长叹一声："唉，都说大学校园封闭、保守，是当今物欲社会的一块净土，一方桃花园，全是胡扯！"

"文章提纲怎不先拿给他看看？"邝明达又问。

"你看现在方教授夫妇这样的派头，我们带的那点东西能派上什么用场？眼药不上足，提纲仓促拿出来，万一卡壳了，底下的结就难解了。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再准备些东西，从长计议吧！"黄一平说。

26.学术圈（四）

回到阳城，黄一平赶紧联系当年同学，四处打听方教授现在的行情、喜好。这一打听，不禁大吃一惊。如今的方教授果然了得——身为N大哲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又是省人大常委，更兼省委专门聘请的理论顾问，竟是学术、政界两头都当红的重量级人物。

原来，黄一平毕业之后，学校曾经选派方教授到北京某院进修一年，其间有篇论文在国内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并获得多项大奖，论文的两位指导老师中，一位是北京高层要人某某，另一位便是时任某院副院长的省委龚书记。

以此为机缘，方教授巧妙把这段经历包装、炒作一番，迅速取得巨大成效。缘于此，如今的方教授，在省内学界风光无限，学校内外的那些专业职务暂且不谈，光是城市决策顾问、咨询专家之类的头衔就有一大堆，经常在各种政治圈子里做学术报告、专题讲座，挂名费、出场费就是一笔令人瞠目的数额。

现在，教授除在省城坐拥两三套豪宅外，据说在太湖、天目湖等风景区也都置有高档别墅。这一来，黄一平自然就对方教授的价码明白了*分。

根据众同学提供的有关信息，说是方教授近年也热衷于各种收藏，邝明达不惜代价搞来一幅清朝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的山水扇面，外加一套名家制作的宜兴*紫砂。

黄一平对这些不内行，冯市长也不放心真伪，邝明达却拍着胸脯保证：只要那教授果真是行家，一准马到成功"速必杀"！

东西准备妥当，黄一平与邝明达再次登门拜访方教授。

方教授乍见当年弟子拎只不起眼的布袋再度登门，本来还是有些冷淡，可一见陆续掏出的两样东西，马上眼睛瞪得铜铃般圆，目光放

电一样明亮，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

尤其是那幅李方膺的山水扇面，经过方教授反复查验证实不是假货，更是令他爱不释手，连声说："宝物，宝物，真是宝物！"

趁着老师高兴，黄一平这才把阳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冯开岭的情况作了介绍，又把这篇文章对其升迁的重要意义做了如实阐述，自然也将冯市长升迁与自己个人前途的密切关系，于羞羞答答间透露一二。

方教授本已是半个官场中人，哪里需要学生?里?嗦说这么许多，当即桌子一拍，道："行啦，这事我来帮你办，既然事关一个城市市长的命运，自然也就事关一座城市数百万人的未来。学生的事情，老师不来帮助，那岂不是辱没了师长这个称呼？何为师者？传道、释疑、解惑、救难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

方教授看了黄一平与冯开岭共同商定的文章主题与写作提纲，当即表示分量不够，站位不高。原定的那个题目《城市建设中的文化记忆——兼谈城市规划在建设文化大省中的功能与作用》决定放弃，改为《保持城市特色，彰显城市个性，以建设文化大省的宏大气势统领城市规划和建设》。

几个小标题也当场重新敲定下来，一切围绕省委龚书记的核心思路与最新意图，又符合作者当前职责与未来身份，贴近实际且具宏观指导性，大气而不逾越。

方教授嘱咐黄一平回去写作时，多从网上搜索一些省委龚书记近期的重要讲话，同时开列了一些需要借鉴的理论文献。

临别，方教授还拍了拍学生肩膀，亲昵地说："一平，写这么大块的文章，所费精力很大。若是写出真功，肯定会耗费大量心血，最终好似生一场大病哩。你要辛苦了，别忘记注意休息！"

"谢谢老师！"黄一平听了很感动，眼睛立马就有些湿润。老师毕竟写惯文章，又是师长辈人，不仅知道写作中的种种甘苦，而且也非常疼爱学生。

回到阳城，每每坐到电脑前，想起方教授关切的话语与神情，黄一平依然感动不已。他想，自己当秘书十几年，帮领导写的各种文稿

没有上万，也有数千，堆积起来早已不知几多等同身高，身心所受煎熬更是苦不堪言，可是从来也没有哪个领导会说出过这样的话啊！

凭心而论，写文章确是秘书的一大苦差。但凡做过秘书的人都有体会，一个好的秘书，三分靠腿、七分靠笔，最难最苦便是帮领导操笔为文。

当今官场，不论机关大小，领导的报告、讲话以及发表、出版的署名文稿，不仅多如牛毛，而且多为秘书代笔，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过去若干年，工农干部当家那会儿，别看很多领导肚子里墨水不多，平时也很少时间读书看报吸收新知识，可即席讲起话作起报告来，照样显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

现在的领导，虽说大多科班出身，很多是拿着硕士、博士的文凭，按说水平已经不是当年那些工农出身的土八路能比，写些讲话、报告应该不成问题，可是，一个个却不肯自己动手。领导讲话、写作水平的高低，无外乎看其摊了个怎样的秘书。

而且，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会议越来越多，大会小会都要请领导发表重要指示，讲起来还不能短；另一方面，很多领导一窝蜂地奔了学历、文凭之后，为了显示其才能，又都喜欢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宏文或出版专著，而他们往往又都遗传了孔圣人述而不作的传统，习惯于君子动口不动手，这就苦了那些小秘书。

跟在领导后边，秘书们整天忙的就是个写，大材料接着小报告，你写得再快，还能有领导念得快吗？还能有印刷机转动快吗？不写死你才怪！

黄一平以前跟的那个魏副市长，原本是业务干部出身，肚子里有货色不假，却不善于当众表达，不论在什么场合讲话，无一例外要念稿子，有时人一多，还会念得结结巴巴，因此，最终给人的印象不是市长念得有问题，而是黄一平这个秘书写得有毛病。

现在跟着冯开岭，有些小的会议讲话固然不需要稿子，即席发挥就行了，可只要是书面材料，要求就不低，反复修改打磨更是常事。黄一平的起早贪黑，也就不足为怪了。

记得四年前准备升常务那会儿，冯市长决定出版一本专著，主题是沿江农业产品布局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洋洋二十五万字，冯市长定

了思路与提纲，内容全部由黄一平操刀，却只给了两个多月的写作时间。

那段日子，黄一平白天跟在冯市长身边处理日常事务，只有每天夜里开夜车，查资料、找事例、核数据，全靠一个人忙乎，还不能对任何外人言苦。

为赶进度，黄一平几乎夜夜都要熬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搞得眼睛里布满血丝，嘴上燎起一圈大泡。后来，由于疲劳与紧张过度，他持续多日低烧，心跳明显加速，还有少量便血。无奈，只好让汪若虹从医院拿了药回来，一边输液一边工作，最终也没好意思告诉冯市长。

写到中途的时候，他也曾经感觉心力交瘁、难以为继，可是，他又反复强打精神，告诫、激励自己："黄一平啊黄一平，你现在查阅的每一篇资料，写下的每一个文字、标点，都是关乎冯市长能否顺利坐上政府二号宝座的大事，也是关乎你自己锦绣前程的大事，就是再苦再累，你也得咬牙坚持下去。"

最后，书稿写好交到冯市长手上，也只得到两个字评价：不错。

27.专家指路

按照方教授确定的题目与思路，黄一平花了整整半个月时间，熬掉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终于以瘦掉四五斤的代价，写出文章初稿。

冯市长反复看过几遍，改了一些文字，嘱咐黄一平还是送到省城，一切交由方教授修改、审定。

"带上邝明达，方教授那儿不妨再加把力气。"冯市长叮嘱道。

黄一平会意，又携邝明达三度来到方教授府上。

这次进了门，黄一平先奔师母那儿。他从包里掏出一只精美的首饰盒子，打开了，是一条镶了钻石的项链，双手呈上，恭敬道："记得师母马上过生日，今年应该是六十大寿，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

方夫人也不客气，接过项链小心戴上，对着身边的镜子左照右看，刚刚还神情慵懒的脸上马上如盛开的秋菊一般堆满笑意，连声呼喊方教授："老头子，老头子，赶快过来！"

方教授应声过来，拿了项链看了两眼，并无过多惊喜。黄一平马上递上发票，说："在第一百货买的，如果不合适，说好包退包换。"

票在教授夫妇手上传递一遍，两人神色立时多了庄重。黄一平知道，原本不太起眼的物件，有了这八万元标价的发票，也足以让他们忽然手感一沉了。

“中午过来，怎么不来家里吃饭？”方夫人悄悄收起项链与发票，嗔怪道。

“怕影响老师、师母午睡，所以没有打扰。”黄一平回答。

“没事的，以后到了省城不要客气，还把这里当家。”方夫人以长者口气吩咐说。

“一定，一定。以后我会经常来看老师和师母，专挑吃饭时候来。”黄一平尽量显得随便而亲热。

“来吧，说说你们市长那个稿子。工作第一嘛。” 方教授进到书房招呼弟子。

黄一平赶紧进去，从包里掏出那篇冯开岭的署名文章，恭敬摊放在方教授面前，一个看，一个等，师生二人再无多话。

进入了状态的方教授， 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文章，一边用红水笔在文稿上做着标记，不时还念念有词，目光里复归学者的严谨与专注。

一旁的师母，以无比虔诚的眼神看着教授，悄悄与黄一平耳语道：“你老师一般不轻易动笔，只有他认为十分重要的东西，才会这样认真。看来十多年不见面，他还是很喜欢你这个得意弟子的。”

黄一平频频点头称是，同时努力在脸上作出感激状。其实他心里非常明白，要不是后来那套紫砂壶和李方膺的山水扇面，外加今天的这根项链，哪里会有如此效果！

方教授花了足有一个多小时，才看完那篇将近两万字的文章。稿纸的空白处，做满了各种各样的记号，也有些提示性关键词。看得出，老师的态度相当认真。

“总体不错。”方教授的这句话，足以让黄一平欢欣鼓舞了。

“可是——”方教授的风格还是没变，十几年前就这样，先肯定后否定，有时抑是为了扬，有时扬则为了抑，关键是看后边有无否定之否定。对于一个哲学教授而言，只要他的最后结论没出来，千万不要

轻易欣喜或失望。黄一平知道，眼下对他来说，“可是”后边的评价，才最重要、也最具实质意义。

黄一平掏出本子，准备洗耳恭听、认真记录。

缘于情绪大好的原因，方教授面对黄一平与邝明达，就像当年站在偌大阶梯教室里那样，声音宏亮，目光如炬，讲到兴起不仅口若悬河，而且站起身来，配以丰富多彩的肢体语言。

从标题到观点，到其中引用的例子、数据，都一一提出修改、补充、完善的意见。不是从学术角度，而是从政治角度；不是单纯就文章说文章，而是抛开文章本身，有时站在一个地级市长的中观角度，有时又站在省委龚书记的宏观立场，甚至完全模拟龚书记的眼光与口吻。

从老师的侃侃而谈中，黄一平看到十几年来，政治与时世是如何改变着一个大学老师，使之远离了象牙之塔，彻底落入了滚滚红尘。也因此，书斋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传统意义上的书斋，而是和时世、政治完全粘合成一体了。

“突出阳城是不错，可文章是面向全省乃至全国，又是理论文章，就不能太过拘泥于本地，视角不能太狭小，否则就没有高度，不具全局性。试想，一个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市长，其文章应当与他的胸怀、视野相仿佛，大气磅礴，高瞻远瞩。”

“知道龚书记来省里几年了？三年半。这个时间概念对这篇文章意义极大。你是在政界上走的人，应该懂得这个意义吧？所谓政治家，其实不在于他脑子里装了多少政治书籍，也不在于他口头上挂着多少政治术语，而恰恰在于细节问题上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敏锐与眼光。我刚才说的这个三年半，看似一个细小数据，却蕴含着重大的政治含量，弄不好就会因小失大。因此，这篇文章里，但凡涉及全省层面的东西，如果是肯定正面，尽量选择近三年半以来的数据、事例作论据，反面的例证则应避开这个时段，否则，就容易出问题犯错误。”

“阳城以外的地方，也不是随意选择。江南那几个发达城市固然不错，可未必就一定要找那些全省最好的典型。写文章选事例，只是为了说明、佐证论点，不是表扬先进。为什么不选北边的A市、T县呢？呵呵，这里面有大有学问了。A市虽然是本省的一个落后地区，经济总量还不及江南一个县，与阳城也有很大差距，可那是省委的一个联

系点，也是龚书记亲自抓的一个跨越式发展典型，那里不写你还写哪里？！还有那个T县，则是龚书记的老家，他又是从那里起步走上政坛的，也可以多引用一些那里的素材嘛。你看看人家省报，一年里有那么多头条是A市与T县，说明办报的人政治上成熟嘛。”

……

黄一平写了十几年文章，嘴上不敢张扬，内心里却自认是一个高手，在阳城市级机关里也算数得着的笔杆子。方才听了老师一席话，他才终于见识什么叫小巫见大巫，什么叫高人面前相形见绌，又什么才是真正的文章大家。

黄一平感觉到，老师讲话时的神采*，还隐约是当年课堂上那个年轻的讲师，有些当年棋盘上你厮我杀相互不肯谦让的风采。可是，老师讲的这些内容，却已经完全远离了课堂，远离了棋盘，也远离了自己的记忆。

“要不，我把文章带回去，再按照老师的意见修改一下？”黄一平征询老师意见，同时悄悄把一只信封塞到稿纸底下。

其实，那只信封原本是黄一平、邝明达手里的一支预备队，用来相机行事。可是，方教授这一通知心贴肺的点拨，已经让黄一平如痴如醉，也令邝明达兴奋不已。两人交换一下目光，黄一平就毫不犹豫掏出信封。

方教授赶紧把信封抽出来，下意识地掂了掂，复又还给黄一平，说：“这个就不必了，棋子、扇面一类属于玩物，不存在贿与不贿的问题，钞票就不同了，拿不上桌面，也俗了。”

黄一平一时就难住了，不知老师是掂着信封太薄，感觉嫌少，还是出于谨慎自律或考虑师生关系，真的不收。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意思，不过区区一万欧元，给你以后出国时买点小东西，就算我们两个在您这儿的听课费吧。”坐在一旁的邝明达倒是见多识广，颇多机智，马上笑着插言，并示意黄一平再把信封塞回到教授手里。

教授眼里有亮光一闪，楞了片刻，果断接过信封，笑说：“恭敬不如人命。既然是学生孝敬老师，不收恐怕不合情理。呵呵，还是一平懂事，凡事考虑得仔细。”

闻声而来的方夫人，眼睛早就笑得眯成一条丝线，用肉嘟嘟的手在黄一平肩上拍了又拍，说：“那还用说嘛，这么多学生里数一平最懂事，以后要经常来啊。”

方教授看了一眼夫人手上的信封，沉吟一下，说：“算了，这篇文章你放下不管了，让我那几个研究生代劳吧，反正他们也是闲着。”

黄一平但觉“咚”地一声，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接下来，方教授主动问起文章发表方面的事宜。《理论前沿》是省委机关刊物，在全省的权威无人能敌，杨副秘书长已经同意下期挂帅，方教授自然是满意的。可是，方教授不满意的是，黄一平与冯开岭他们仅仅只是希望文章发表一下，就算大功告成万事大吉了。

“”方教授居然使用起他不熟悉的英语。那怪异的发音与表情，黄一平在家和女儿小萌游戏时也经常会玩到。

“这篇文章要想让龚书记看到，引起他足够的重视，那很简单。发表后，我只要给龚书记打个电话、递张便条，或者干脆带着刊物上他办公室跑一趟就行了。可是，仅仅做到这些，就太可惜了这篇文章。为什么不让文章发挥更大作用，产生更大的反响呢？”讲着讲着，方教授似乎有些生气了。其实，黄一平知道，这是老师激动的表现，而激动过后往往会有更精彩的发挥。

“我想，凭这篇文章的水平和影响，应该可以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召开一个专题研讨会，组织一批有质量的评论稿件，再在杂志上发表一下。同时，还可以利用报纸、电视这些新闻传媒炒一炒嘛。市长改选，社会舆论也很重要，在群众中知名度高了，代表们才会投你们冯市长的票呀。要知道，我可是省人大常委，这方面并不外行哟。”方教授说着，还顽皮地朝黄一平、邝明达眨了眨眼。

“如果召开一个专题研讨会，时间是否来得及？会很麻烦吗？”毕竟是临时动议，黄一平心里没有底码。

“时间不是问题，一点也不麻烦。可以由我们N大哲学系和省社科院哲学所联办，你们阳城方面实际出面组织，或者你们干脆只出钱不出面，一切由我们哲学系来帮你们操办。可能的话，尽量请龚书记到个场，如果不能出场，以他名义出一份书面发言或贺信之类应该问题不大。”方教授满有把握。

“真的？”教授一言既出，就连不太懂得文章事的邝明达也惊喜万分了。

“那还会错！我方某人说话办事向来如同下棋，落子生根，半步也不悔的，一平你可以作证，是不是？”方教授情绪大好，不仅没计较邝明达的唐突，而且还和学生开起玩笑。

“当然！当然！”黄一平一听，激动得不行，握着方教授的手都有些抖动。他想，果真能做到这个地步，花出去的那些钱真是物超所值了，这也加重了自己在冯市长心目中的法码，对于将来的提拔使用更有了说话的分量，甚至多了讨价还价的余地。

刚才老师说到下棋，倒真是可惜了。今生今世，师生间恐怕再无对弈的机会了。问题不在时间，而在乎心境。

28.一只信封

离开N大学，已经接近傍晚。

按照预先约定，黄一平和邝明达还要赶到省委杨副秘书长家，敲定稿子刊登的具体事宜。

邝明达亲自操纵着他那辆新款悍马，在省城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看得出，他对去往省委宿舍的路况相当熟悉。

要说与杨副秘书长的熟悉程度，邝明达确实远在黄一平之上。当年冯开岭在省里工作期间，邝明达每逢来省城办事，总要抽空看望，有时也会专程前来，每来必定会选一家有特色的馆子，给孤身独居在省城的冯开岭打打牙祭。

只要遇到这样的饭局，冯开岭又必定会邀上周围同事一道享受，而杨副秘书长十之*在场。几次下来，邝明达与杨副秘书长也就相当热络了。冯开岭回到阳城这几年，逢年过节照例会到省里拜访一些领导旧友，有时自己没空或跑不过来，就让黄一平、邝明达代劳，杨副秘书长这里自然非邝明达莫属。邝明达因此吹嘘：“闭着眼睛都能摸到。”

上楼时，邝明达在前，左手拎一只小巧的草框，右手提着他那从不离身的名牌公文包，远远看去显得非常滑稽。可别小看了那只支支棱棱的草框，里面装着一些外观粗糙的阳城土产，玄机却在一只信封里，是厚厚五叠人民币现金。

刚才在汽车里，黄一平看着邝明达将信封随意塞进草筐，不无担忧地问："你这样放，人家万一发现不了，随手转送别人或者扔了，岂不冤枉？"

邝明达忍不住哈哈一笑，说："看来你没怎么给人送过大额现金。你想想，人家杨副秘书长住在省委宿舍，人来人往，给他这样级别的领导送礼，就得考虑个隐蔽可靠。有这样粗糙的草筐做掩护，就是省委书记看见了也不必遮掩。可是，收受礼物的人却又明白，越是外观粗糙的包装，越是有内涵，人家怎会轻易处置！这些人，精着呐！"

黄一平听了，自然服气。再说，邝明达是这里的常客，带给杨副秘书长的礼物，又是邝明达全权做主，他不过是随从而已。于是，他就装着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跟着上了楼。

按理说，像给杨副秘书长这样的领导送礼，讲究单独行动、诡秘保密，尽量避免成双结对。这样，万一将来事发，也是以一对一、死无对证。可是，黄一平送礼，却又最不希望独来独往。

十年前，他刚当秘书不久，市委那边有个秘书，也是经常帮领导送礼，受到领导绝对信任。后来领导因受贿行贿事发，纪检、检察机关在办案时查明，通过该秘书之手送出或收受的钱物，不少被半途截流、侵吞。结果，大家不耻于那个秘书的偷鸡摸狗，犹甚于痛恨那个被判了无期徒刑的贪官。

因为有了这个前车之鉴，黄一平代表冯市长出面送礼时，就特别小心，还给自己规定了一个原则：一般物品还罢，现金、购物卡、首饰之类的贵重物件，一般不单独经手，哪怕拉上司机老关也尽量留下旁证；有时实在不能有旁人在场，就千方百计让收受人务必给冯市长回个电话，以示东西送到。好在平时由他出面送出的礼物，多是粗大、价廉之物，不易令人生瓜田李下之嫌。

这次给方教授送的那些东西，都是体积不大、价值不菲的藏品或首饰，甚至还有外币现钞，黄一平就坚持拉上邝明达一起出场，以见证礼物送到，免生贪污之嫌。

眼下轮到这杨副秘书长，却又有些不同。作为省委机关的一级要员，给他送礼自然不可大张旗鼓，第三者在场更是深为避讳，黄一平理当回避才是。

然而，此行既是专为冯市长稿子而来，黄一平就非要出面不可，因此，邝明达只好特意预备了这只草筐，算是施了个小小的障眼法，既为欺人，也是自欺。

门铃响了几下，杨副秘书长闻声把门打开，笑眯眯迎在门口。握手问好，倒水泡茶，虽是一副气定神闲、不卑不亢的官样作派，却也显得比一般官员亲切随和许多。

杨副秘书长家是跃式错层，足有两百平米。在路上，邝明达就介绍说："别看杨副秘书长在省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领导，可是由于待在省委机关时间长了，各种关系、门路非常广，因而实惠得很，逢年过节我代表冯市长来看望，总会遇到很多送礼者，全省各地的都有。等会儿你到他家里一看就知道了。"

黄一平稍作观察，感觉此言果然不虚。

坐下来当然先谈稿子。

黄一平掏出打印好的稿件，把题目、主题思想、几个小标题一一报了，又把方教授讲的修改、完善方案仔细说了。

杨副秘书长一听，频频点头道："嗯，不错！这个方教授果然是名教授，不枉省委请了他做首席理论顾问，更不枉龚书记对他青眼有加。他的这些意见，多么关键，多么要害！文章人人会写，各有巧妙不同，别看方教授这几点小小点拨，可都是四两拨千斤。按照他的思路修改下来，你们冯市长这篇文章效果会更上一个台阶，我们这期杂志也会跟着上一个档次哩。"

听着杨副秘书长的赞美之词，黄一平彻底放心了。本来，黄一平很担心，按照中国文人相轻的传统，杨副秘书长作为《理论动态》的主编，未必会认同一个大学教授的意见。没想到，在这两个人身上，竟出现了文人相重的奇迹。

当然，一介阳城市府的小秘书黄一平哪里知道，这个杨副秘书长与方教授原本是复旦大学的同班同学，彼此竟有数十年密切交往。两位同学利用这种不公开的特殊关系，凭借《理论前沿》这个平台，相互造势，彼此恭维，经常搞些利益共享、双惠双赢的合作，既捞得大量的好处，又不易为外人觉察。

话说到这个份上，受到杨副秘书长情绪感染，黄一平一激动，就把方教授关于组织作品研讨会的建议说了。不过，说过之后他还是有些后悔。按照黄一平一向的为人行事风格，凡是未经请示冯市长并得到同意的事情，一般不会轻易出口。今天方教授的这个建议，他还没来得及向冯市长汇报。

杨副秘书长听了，也没马上表态，而是敛起笑容，沉思了好一会儿，这才缓缓道："这个主意倒是不错。搞个作品研讨会，利用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的力量，广泛炒作一下，肯定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可是——"

又是一个可是！黄一平知道，方教授说可是往往有卖关子的成分，甚至成为了口头禅，而杨副秘书长则似乎没有这个习惯。

杨副秘书长正待把话说下去，忽然身子一绷，原本轻松的表情也瞬间收紧，嘴张在那里却没了声音。这时，外边有钥匙开门的声音。

29.杨夫人来了

原来是杨夫人回来了。

黄一平以前在阳城见过这位夫人，马上跟在邝明达后边叫了大姐。

进得门来，看到两个客人，刚才还气喘吁吁一脸怒气的杨夫人，马上转怨怒为惊喜，顾不上坐下歇息，又是添茶水，又是拿饮料，又是削水果，忙得一身肥肉波翻浪涌。

"哎呀，原来是邝总来了，我说怎么刚才出去时听到喜鹊叫哩。"杨夫人先是满脸笑意和邝明达打招呼，接着转身脸一沉吩咐丈夫："赶紧准备晚饭去，今晚我要留邝总吃饭。"

杨副秘书长讪讪进到里间打电话去了。看得出来，像很多身居高位的官员一样，这位省委堂堂的副秘书长，也是个惧内的妻管炎。

坐在一旁的黄一平，看着杨夫人像变戏法儿似地转换表情，感觉非常有趣。

"大姐刚才哪里忙呢？"邝明达问。

"还忙哩，忙出一肚子气来了，正好要找你评理哩。"杨夫人气呼呼地说。

原来，杨家有个儿子，已经到了结婚年龄，最近在附近一个小区买了套房子，正在洽谈装修的事。刚才夫人出去，就是约了儿子和未来儿媳，一起到装修公司签订合同。结果，合同没签成，母亲和儿子却因为意见相左，在装修公司当场发生了口角，气得大家各自奔了东西。

“本来买了房子装修结婚是个开心事，可他们小两口就是不听我的话，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做主，却又拿不出一分钱来，全是啃我们这些老骨头。邝总你也知道的，我们家老杨人老实，一辈子做的只是这种有职无权的官儿，哪里像你们冯市长那样的实权派，更加不能和你们做老板的比。再加上，我们老家都在农村，还有几个老人要养，手上这几个小钱，要用的地方多着哪。”说着，杨夫人眼眶竟红了，不一会儿，大滴大滴的泪珠说下来就下来了。

“大姐，不要紧，何必为这事生气呢？”邝明达一边给杨夫人递面纸，一边安慰她：“不就是装修套把房子这点小事嘛，包在我身上了。最近我们公司在省城的办事处也要重新装修，正好有个工程队准备进场，我让他们帮你一起搞一下算了。”

“真的？”夫人眼泪挂在脸上，就笑了。

“当然啦，小事一桩。”邝明达一副大包大揽的架势。

“能不能连装修带买材料一起做了呢？你是知道的，我们家没有一个懂买那些东西，进了市场保准要挨宰上当。”杨夫人得寸进尺。

“这些你们全不要操心了，包工包料，一包到底！” 邝明达自然顺话接话，打了包票。

“那太好了！”杨夫人这下笑得更欢了。看那样子，真恨不得当场要亲邝明达一口。

这时，杨副秘书过来向夫人报告：“饭店定好了，就在儿子新房小区的旁边。”

杨夫人一看还有些时间，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拉着邝明达说：“走，反正离吃饭还有点时间，正好一边往饭店去，顺道看一下房子，也算是认认门。”

出门上了车，也就十分钟路程，一行四人就到了杨家儿子的婚房。房子是在省城一处最大的高档小区，电视、报纸广告做得连篇累

牍，就连阳城也是妇孺皆知。

杨秘书长儿子及未婚儿媳，已经接到母亲电话，等候在那里。新房是一处小高层，面积大约一百八十平方，按照时下一万五左右的房价，怎么说也得两百几十万。

刚才还哭穷哭得声泪俱下的杨夫人，进了豪宅却再不见那副怨怼、落魄神情，而是一个劲让儿子、儿媳向邝明达提出装修要求，那神情那口吻，完全是好不容易逮住一个冤大头，千万别让他跑了。

那一对准新人本身就不是吃素的，听了母亲一番暗示，自然也马上心领神会，一口一个邝叔叔，专门往最高规格处提要求。

看到夫人、儿子、儿媳和邝明达相谈甚欢，杨副秘书长则和黄一平避让一隅，闲聊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完全像个置身事外的陌生人。

看过房子，谈定装修的事，一行人这才进到小区附近的饭店。

上了酒桌，还没等冷菜上好，杨夫人就迫不及待向邝明达敬酒。邝明达赶紧说："对不起大姐，我要开车，酒就不能喝了。"

夫人一听，马上眼睛一瞪，又朝黄一平瞄一眼，说："那哪行！你不是带了专门的驾驶员？"

邝明达马上乐了。

杨副秘书长一听，赶紧介绍："他不是驾驶员，是冯开岭同志的秘书小黄。"

黄一平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忙把话题岔开："大姐，没关系，邝总喝酒，晚上的车我来开。"

黄一平这个口子一开，可就苦了邝明达。那个杨夫人原来竟是一斤以上的白酒量，同时又不停鼓动丈夫、儿子、儿媳轮流上阵，直把个邝明达喝得连连举手喊停。

不过，酒也不是白喝的，酒杯起落之间，关于装修的工期、具体用料等等，又达成了更进一步的共识，杨夫人甚至把水龙头、抽水马桶、电器开关之类的细节都一一确定，可谓事无巨细一网打尽。期间，杨副秘书长看着夫人提出的要求太过出格了，制止说："人家小邝公司里那么多大事，不要再用这种小事烦人家了。你这样做影响也不好嘛。"

夫人闻言，酒杯往桌子上用力一墩，杏目怒向道："大事小事你又不会管，我不麻烦小邝还能麻烦谁？这是我和小邝之间的事，与你那个影响有什么屁关系！再说，装修好了照价给钱就是了。"

丈夫脸上马上红一阵白一阵，再无下言。

邝明达只好赶紧声明："秘书长，这事你真的不用操心。这点小事，对我一个大企业来说太小意思了。孩子的房子交给我，这是大姐看得起我，至于钱不钱的，家里人还说这种话就见外了，既不用大姐费心，也不会让秘书长犯错误。"

一席话，说得满桌一片笑声。

酒席结束前，邝明达悄悄递给黄一平一叠现金，示意他出去把饭钱结了。杨夫人见了，也只装着没看见。

酒席临近结束时，黄一平不放心杨副秘书长那句没说完的"可是"，就把他拉到一边，问："秘书长，关于那个研讨会的事儿，是不是有些什么问题？"

杨副秘书长看了看周围，旁边除了邝明达并无外人，这才说："像冯开岭这样级别的领导同志，写出这种分量的重头文章，开个作品研讨会，组织点后续评论，按说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你们想过没有，接下来几个月是换届选举的准备阶段，也是非常敏感的时期，如果炒作过分了，会不会收到相反的效果？阳城那边，估计也不是风平浪静，千万不能因此闹出什么事端来。至于龚书记是否会亲自出席或书面发言，这个恐怕变数比较大，不是很有把握。我的意见哩，等文章出来了，视具体效果再作商量。"

黄一平说听了，感觉是大实话，点头道："谢谢秘书长提醒，这个我回去再向冯市长汇报，一切还请秘书长多关照。"

邝明达也附和说："冯市长的事还请您多费心。"

"会的，会的。他不用心我就和他不客气。"未待杨副秘书长开口，夫人那边却先表态了。

离了饭店，黄一平主动坐到驾驶席上，邝明达则退到后座。

上了高速，邝明达一声长叹，苦笑着说："到底还是没能躲得了一刀。"

"怎么啦，你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出？"黄一平问。

“你哪里知道，这个杨夫人是个嘴上手上都很来得的角色，每次上门来帮冯市长办事，总要被她狠敲一笔。”邝明达道。

据邝明达介绍，前些年他每年都要代表冯开岭来杨家送几次礼，每次除了预备好的丰厚礼品外，还得随时准备些现金，预备杨夫人抱怨家里某样东西忽然坏了。那几年，从万元以上的液晶电视机到千把块钱的洗衣机，杨家几乎所有的贵重电器都被邝明达换了新。

因此，最近两年里，邝明达尽量少登门，代冯市长送礼一类事，多让手下亲信代为跑腿。可是，逢到眼下这样重要的事情，必须上门求助杨副秘书长，他就只好抱着情愿挨一刀的心理了。

大概是前年夏天，好像也是为了冯市长的一篇文章，那期间正好黄一平随冯市长出国了，邝明达上门，让杨夫人生生敲掉一套红木家具，整整十五万元。今天的这篇文章事关重大，邝明达悲壮赴杨府自然也是早有准备，没想到对方下手竟然如此之狠，还是让他叫苦不迭。

“那你说今天杨夫人这一出，是还是有可能早有预谋？”黄一平的发问，完全出于玩笑。

“怎么叫可能，完全就是。”邝明达很肯定地说：“上午我打电话约杨副秘书长时，恰巧就是夫人接的电话，听她那样惊喜的口气，我就知道不妙。”

“早知道如此，我放下文章早点出来，让她扑个空。再说，你当时干脆不接腔，或者接腔了，不要说自己公司有什么工程顺便也要做，不就没什么事了。大不了，你当场给几个钱了事。”黄一平也有些忿忿不平。

“哪有那么简单呀。你以为那个女人真是出去有事偶然回来？才没那么巧哩，其实她可能早就埋伏在楼下，专门等我们谈话正欢时，半途杀出来，让你不好拒绝。而且，她的脾气我最了解，你不把事情做到位，她会千方百计让你就范。” 邝明达无奈地说。

“这个工程估计得多少银子？”黄一平问。

“怎么说也得三十万出头吧，现在材料工钱都涨价。这点钱对公司倒是九牛一毛，关键是心里感觉不爽。而且你看吧，完工后那个夫人

肯定还会追着要发票，说是防止以后说不清，就好像我贴了这么多钱是想害她老公一样。” 邝明达苦笑道。

哈哈哈哈！

黄一平笑得控制不住自己，只好把车速减下来一些。最近这几趟省城之行，算是让他大开了眼界。

“冯市长知道吗？”沉默好一会儿，黄一平才问。

“应当有数的吧，否则他让我来做什么？”也是沉默一阵之后，邝明达回答。

不一会儿，车上高速，灯火辉煌的省城渐渐抛在车后。漆黑的夜里，悍马像刚刚一支离弦的箭，怒吼着一路向前。车的两旁，不时有更快速的车呼啸掠过，不用看里程表也知道，那车的速度已然接近极限。

在这世界上，不要说是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就是在日光明朗的白天，又有多少人按捺不住自己，希望超越速度、时间、空间等等的极限，放纵自己的欲望。至于前边的路上会有什么，又有什么重要的呢?

只有像黄一平这样自认为循规蹈矩的人，才会始终盯着一百二十码的标线，小心翼翼地控制着油门，控制着刹车。但未必，他就是最安全的驾驶者。

车上，黄一平、邝明达两人都好久没有讲话，也许不是不想开口，而是不知由何处开说。

30.换届迷局

进入九月中旬，市府换届选举终于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在正式向省委提名候选考察对象前，省委组织部决定在各个省辖市先搞一次*推荐，广泛征求一下意见。

又是省委组织部年处长，第一时间把信息提前通知了冯开岭。

据说，年处长提拔副部长已经部务会讨论，正待省委常委会研究通过，就算走完程序。

这次接听年处长的电话，冯市长没有避开黄一平。那边的声音虽然低沉，可坐在冯市长对面的黄一平却听得真真切切。电话响时，这边两人正在商量事情。知道是年处长电话，黄一平起身想回避，却被

冯市长手势拦住。最近一段时间，有关换届方面的事宜，冯开岭不仅不再避开黄一平，而且还有意让他多参与掌握些情况。

“马上进入冲刺阶段，你要主动介入，尽量多地熟悉情况，可能需要你多挑些担子。”冯市长不止一次对黄一平如是说。而每说一次，黄一平便会感觉自己肩头一沉，那种无形担起的分量，似乎比真的挑起千斤重担还要沉坠。

多亏有个年处长，总是在最关键时刻及时打来电话。他提供的那些最新的绝密信息，使冯开岭能够比别人更多更早知道内情，也更充分地做好应对准备。这和战争年代的打仗完全是一个道理，谁抢先拥有了第一手情报，谁就可以知彼于先，赢得主动，占有胜机。

年处长电话里透露，由他带领的省委组织部一个五人小组，十天之后将悄悄进驻阳城，采取组织推荐与个人推荐相结合的办法，开展为期一周的*推荐工作。

组织推荐当然以市委、市府主要领导的意见为主，个人的范围则比较广，既有市里几套班子的成员，也有机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可能还要征求一些老同志的意见，采取的方式包括召开座谈会、个别走访、集中测评等等。

这次地市政府换届，果然如两个多月前年省委常委会议定的那样，按照省委龚书记的指示，进行了一些重要调整与改变。

其中，有关市长候选人的条件，年龄由原来的一般不超过五十，放宽到五十三岁；学历由大学本科降低到大专；任职经历方面，也不再要求在同级党委常委、政府副职上任期不低于五年。这样一来，阳城市委、市府两套班子里，除了冯开岭这个常务副市长，副书记张大龙、副市长秦众等人均可顺利入围。

由于是五年一次的班子大换届，又同时涉及人大、政府、政协及检察、法院几套班子，因而表面上动静会显得特别大，波及的范围也特别广。

可事实上，只有内行的人才能看明白，几套班子里，政府那一块才是真正的重中之重，而最有悬念、最具竞争性的一个岗位，则是市长。因此，这次推荐的核心，是阳城市长人选，别的不过是例行公事。这个推荐工作，如果不出意外，将产生未来阳城市长的人选，其重要意义不言自明。

按照年处长的判断，阳城市长应该会在本地现有班子成员中产生，上边空降或异地交流的可能极小。理由是：阳城作为全省江北的第一大市，虽然实力尚不能同江南几个市相匹敌，但无论经济总量、地理位置，还是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势头与潜力，都是全省一个不容忽视的地区，全国卫生城市、文明城市、优秀旅游城市等等荣誉也是应有尽有。

可是，近几年阳城官员的政治命运，却一直与这种发展地位极不相称。早在十多年前，冯开岭跟的那一任市委书记，曾被提拔到省里担任常委、秘书长，此后这么多年，竟然再无书记、市长走此好运。洪书记、丁市长前边的几任，大多在阳城就地转到人大、政协任职，或者调到省城平级安排一个厅长，最多也不过人大、政协副秘书长之类。

至于洪书记本人，本来前几年就已经盛传要进省府班子，龚书记到任也有三年多了，至今仍是只听打雷不见下雨，眼看着就要跨过年龄的“三八线”。

市长丁松今年五十有五，铁定了换届时只能在本市政协任职，更是提拔无望。阳城官员的这种“连阴”现象，在当今中国官场其实并不鲜见，也不是什么奇怪现象。

如今政坛有一种风气盛行——某位官员一旦这主政一方，掌握了某一层级的生杀予夺大权，很快便带起一批同学、同乡、故旧，产生“龙卷风效应”。江南阳江市便是明证——龚书记前边两任省委书记皆出自阳江，如今省里从四套班子到重要厅局，到处可以听到软糯的阳江方言。

而像阳城这般，多年无人晋升，日久便产生了迟滞效应，牵连一群人原地踏步，使之越发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可是，凡事又都暗合了对立统一观，具有相反相成的两面性。

阳城近年官运不旺，时下却又有了一个好处，按照当今官场某种潜规则，新任阳城市长必由当地产生无疑，这既是对阳城方面的某种安慰，也显示了得失、苦甜间的某种平衡。说直白一些，即使堂堂一级省委，也绝不会让阳城官员有太过失落的感觉。于此而论，大可不必担忧会由外来官员抢了市长这个位置。

具体到阳城市长的合适人选，年处长认为，常务副市长的胜算当在别的常委、副市长之上。年处长摆弄干部调配多年，自然谙熟中国官场的各种规则。在中国官场排序中，虽说市委、人大、政府、政协都是厅局一级，可实际地位、作用、影响力却形同天壤。

作为执政党组织的一级市委，自然是统领一切的龙头，其常委班子成员是在第一方阵，而书记、副书记又居于前列，底下才是一众兼职常委。在他看来，若是再早几年，市长人选铁定是先在多位市委副书记中选拔。可是近年情况又有不同。

前些年，中央出于提高行政效率与执政能力的考虑，大力削减了副书记职数与权力，强化了兼职常委的实际职权。目前各个市委班子里，硕果仅存的个把专职副书记，其职权大多虚化，地位与作用也明显弱化。倒是那些专职常委们，各人把守一个方面，有职有权，威风八面。特别是身兼常委的常务副市长，实际职权已经成为仅次于书记、市长之后的三号人物。至于市委之外的其余几套班子里，更是无以能与常务副市长匹敌。

. . . . . .

“但是——”年处长语气明显加重。“这次的*推荐，因为有了上述条件的放宽，龚书记又希望借机把干部任用这潭水搅活，所以就带有撒开大网捞鱼的性质，局面肯定不会很单一，阳城的情况我不敢说，北边有些市估计会乱得不成样子。你老兄也要早作准备，绝对不可掉以轻心。再说，即使推荐上了，进入了候选名单，底下还有考察一关，工作务必做在前头，而且一定要做细做透。”年处长的话已经讲得相当到位了。作为组织部官员，该说和不该说的他都说了，这在朋友情面上，也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

放下电话，冯市长神情严肃。沉默间，他右腮上那块咬嚼肌又在快速滚动，好似含着一块滚烫的钢球，眉间的川字更是刀削般陡峭，顿时令人感觉波涛汹涌。

“对我们来说，形势有些严峻！”冯市长说。

黄一平心里一紧。

刚才乍听到我们两个字，黄一平还感觉心头一热。说实话，这么多年来，只要是和冯市长单独交谈，他最爱听也最希望听到的词就是“我们”这两个字。我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冯市长从来就没拿你

黄一平当外人，意味着些前途也好、未来也罢并不只属他一个人，而是属于我们——我和你。可是，严峻两个字，又让黄一平感觉到紧张。毕竟，像冯市长这样久经沙场、处变不惊的人，很少会说出这样两个字来。而且，从他的表情与肢体语言上，也看得出此话并非危言耸听或故弄玄虚。

“对我们来说，机遇与挑战同在！”冯市长又说。

黄一平点点头，像一个准备上阵的战士那样，把身体坐直，表情也调整到一个合适的状态，问：“底下需要做些什么？”

“先要认真斟酌一下，做出一个万无一失的预案。”冯市长也把身子往上提了提。

31.民*主测评（一）

桌子上摊放着一整张大白纸，红蓝水笔、直尺、橡皮等等一应俱全。不知道内情者突然进来，一定会误码率以为闯进了某个作战指挥部。

对照市委编印的领导干部名册，冯市长口述，黄一平做标记，不一会儿就将偌大的纸面描绘得密密麻麻。

从下午五点多接了年处长电话，到现在将近深夜十一点，时间已经过去五六个小时，冯市长与黄一平两个人关在办公室里，将全市可能参加*推荐与测评的人员，上自洪书记、丁市长，下至各个部、委、办、局、院、行、社及县（市）、区主要负责人，一一列出，然后又根据冯开岭与这些人的熟悉、亲疏程度进行了分类排队。这种纯然的纸上谈兵，就像大战之前将军运筹于帷幄、预演于沙盘，敌我态势一目了然，双方优劣尽现眼底。高度的兴奋，高度的紧张，使他们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疲劳，这期间他们甚至只吃了点饼干，却丝毫也不觉得饥饿。

按照冯开岭与黄一平的纸上排阵，阳城官场大势，可谓尽现于眼前。全市可能参加*推荐的人员，除了少量地市级离退休老干部外，在职的正处以上领导大约一百六十多人，其中洪书记、丁市长两位主要领导，不仅有资格以组织的名义讲话，而且个人推荐的分量也最重。其余包括四套班子成员在内的领导干部，应该都在个别谈话和无记名测评的范围。

面对纸上那一百六十多个熟悉的名字，冯开岭陷入了沉思，黄一平更是有些迷茫——这些人，谁是不容置疑的朋友、同盟者，谁是铁定的对立面，谁又将是可能两面倒的墙头草呢?

阳城政坛，平常感觉风平浪静、一团和气，可一旦到了这种非此即彼、甚至是你死我活的非常时刻，仔细加以定量与定性分析，忽然就变得模糊起来。虽说平时大家心里都有些数，可真到需要落笔论定时还是有些犹疑。无论枉放与错杀，可都是硬碰硬的票数呀。

对于未来阳城市长的人选，洪书记与丁市长的态度，自然首先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说起来，冯开岭与洪、丁二位的关系，应该都还不错。

十几年前，冯开岭跟着老书记做秘书时，洪是副市长，丁是经贸委主任，相互之间只是点头之交，并无太多的交往与交情。不过，每逢洪、丁有事向老书记汇报，或者老书记有事需要交待给他们二人，冯开岭的二传手角色总是做得既到位又得体，对他们的尊重也表现得恰到好处。

几年一过，等到冯开岭从省里回到阳城做副市长，洪已经是市委书记，丁则做了副书记、市长，后二者虽然暗中已经有些龃龉，但对这个新上任的小弟弟都还比较关照。再过两三年，等到冯开岭做到常委、常务副市长，相互关系就有些微妙了。

一方面，由于权力之争加上性格不合等诸多原因，洪丁二人之间的矛盾，渐渐由地下转为公开，两人甚至一度势同水火，闹到不在同一宴席吃饭的地步，或者是今天你在报纸、电视上放了个头条，明天我也非得找点由头挂个帅露个面，明显有了打擂台的味道。

另一方面，冯开岭身为常委、常务副市长，属于在委、府两边都位置靠前的大员，自然成为洪、丁二人都极力争取的对象。处于这样的位置，倘是一般角色，可能早就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了，而冯开岭毕竟在省市机关浸润多年，见识过官场的风风雨雨，因此在二位上司之间搞点平衡并不困难。

从内心里讲，他对洪的霸道、丁的偏狭都心存不屑，且二者又都精于权术、疏于能力水平，也不在他高看与尊敬之列。可表面上，他对二人都谦虚礼让，敬重有加，基本做到不偏不倚。

更主要的是，与阳城官场上的多数官员不同，他从不在洪、丁之间搬弄闲话、搅和是非，也不过多评判你对我错。因此，就一般情况而言，洪、丁对他是满意的，也经常在他面前发发牢骚说说心里话，不出意外的话，至少在推荐候选人时都会投他一票，说他几句好话。可是，问题恰恰出在这次的推荐并非一般情况，而是事有特殊之处。

推荐的奥秘之处，在于推荐的多元性，而非一元性。作为洪书记与丁市长，固然会说你冯开岭的好话，把你当作候选人推荐给省里，可是同时他们也可以推荐别人，将其他人一起作为候选人推上去。而且，在排名的主次顺序、说话的轻重分量上，会有很大的弹性与玄机。

不错，平时你冯开岭是比较聪明、圆滑，在处理洪、丁矛盾时平衡术掌握得恰到好处，通常情况下会两不得罪甚至两头讨好。但是你也别忘记，这推荐市长可不是平常时候，也不是一般的小事，在这种决定前途命运的生死攸关时刻，平衡往往意味着在走钢丝，圆滑可能等同于滑头、不贴心、不知己，这个时候的首鼠两端也许就会两边都得罪、两头都落空。

也正因为如此，很多精于官场权术的大家，就像在股市或赌场上一样，天生具备赌徒的胆略与眼光，往往看准目标奋力一搏，敢于在一人身上下足赌注，最终赢得巨大利好。最近，阳城市级机关就频频传出信息，说是洪书记、丁市长正在分别撺掇张大龙、秦众参与市长竞选。消息是否准确尚不得而知，分析判断下来却也并非没有可能。

市委副书记张大龙，明显是洪书记的一员干将。洪、张二位都是本市郊区人，洪在乡镇担任书记时，张是副书记；洪到区里当了书记，张是副区长；洪当市委副书记、市长时，张是市委秘书长。两人长期在一起共事，张对洪言听计从、随前侍后，可谓百依百顺，而洪对张也是关照有加。

特别是五六年前洪担任市长时，与当时的市委书记老印闹得不可开交，张在关键时刻狠帮了洪一把，挤走了老印，使洪顺利接任阳城一号。张大龙其人，本事虽然有限，心术也不是很正，可仗着是阳城土生土长的干部，从基层一步步奔上来，又在市委做过多年的秘书长、组织部长、副书记，加上，他与洪书记关系特殊，自称能够当到市委半个家，尤其是干部任用方面几乎也是一言九鼎，因此，其人脉

基础自然相当雄厚，竞争力不容小视。这几年，张大龙一心希望解决正厅，在阳城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那个副市长秦众，刚刚年满四十，原是省农业大学校长助理，虽然没有多少基层管理经验，却拥有农业、水利双博士学位，是省委重点培养的年轻后备干部。他来阳城两年多，由于其背景单纯，与洪书记那边无多瓜葛，市长丁松对他紧抓不放，表现得相当偏爱，除农、林、水之外还让他分管至为重要的民营经济。

最近，省委正在考虑任命秦众兼任市委常委，据说正是利益于丁松的力荐。如此年龄、学历、潜力优势明显的后生，难说不会成为一支黑马。如果洪、丁二人真的分别大力举荐张大龙与秦众，虽说不致影响到他们对冯开岭的基本评价，且相互较劲、搅局的因素明显居多，但对冯开岭造成的实际影响却不可低估。

再说冯开岭本人，如果按照通常的官场晋升规则，应该说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他二十来岁进入阳城市委机关，从小小秘书起步，到目前做到常委、常务副市长，一直给人以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埋头做事的良好观感。当年担任老书记秘书，十分得宠于领导，却从来不曾仗势弄权谋私，在秘书圈子内外口碑不错。

之后从省里回到阳城分管农业，刻苦自学，不耻下问，由一个不懂农业的外行，到拥有农业硕士学位，堪称大半个专家，深得系统内专业人士好评。自从担任常务副市长后，又一改过去白面书生形象，在分管的城建、交通、国土、规划等领域，大刀阔斧施展拳脚，整日奔波于废墟瓦砾之间，搞了不少颇具特色的亮点工程，于普通百姓中赢得“实事市长”的赞誉。

在广大机关干部和普通市民眼里，冯开岭其人既无洪书记的张扬、专横，也比丁市长更加宽容、务实、低调，应当是一个理想的市长人选。可是，中国的事情从来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简单，冯开岭的市长之路绝不是凭借草根之民的粗浅印象就能成就。

在他身上，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弱点，可以说相当致命：步入仕途这么多年，他几乎没有在组织、人事部门任职的经历，也几乎不曾担任过某个区域性基层单位的负责人，因此，他就不像很多领导干部那样，拥有自己的山头、圈子之类。这样的状况，于平常也许是个优

势，少了许多人事纠葛，落得省心，可现在到了需要人气、势力相呼应的时候，明显就成了一条不可弥补的短腿。

此时，冯开岭非常清楚，洪书记、丁市长那儿功夫全在平时，这会儿再临时抱佛脚已无多大意义。四套班子里的那几十个成员，远近疏密也早已成型，绝不在一时一事之间可以轻易改变。最关键处，是各个部门、单位那一百来个正处级负责人，下边将要进行的*推荐，不论是个别谈话还是集体测评，应该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他们手中的那一票，即使不能直接决定最终结果，至少也会影响整个局势的走向。现在，争取这部分人的支持，变得至关重要。

32.民*主测评（二）

“形势确实不容乐观。”一番冷静分析后，冯开岭再次得出如是结论。

“这么说来，形势的确有些逼人。”黄一平附和道。

“说说你的想法。”冯市长投来信任与鼓励的眼神，照例希望先听听黄一平的意见。

“赶在年处长他们到来之前，把有关人的工作做了，能争取的尽量争取。”黄一平说。

“这个时候做工作管用吗？”冯市长如是问，并不代表他真的怀疑。

“对有的人可能作用不大，对有的人肯定有用，关键是针对不同对象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各个击破之。”黄一平信心满满。

“哦？具体说说。”冯市长来了兴趣。

黄一平提出了一个“保、丢、争”的方案。在他看来，这些年里，由于市里党政一把手之间矛盾明显，阳城官场也泾渭分明地形成几个山头，特别是面前名册上这一百多个正职领导干部，多数泾渭分明，要么是市委洪书记一派，要么是市长丁松一党，也有一些是两边讨好、摇摆不定的中间骑墙派。

就目前态势而言，如果最终结局果然如现在分析的这般，形成冯开岭、张大龙、秦众三足鼎立之势，那么，力量分布就会呈现一个比

较复杂的局面。撇开冯开岭，先说张、秦二位，他们两个分别是洪书记与丁市长阵营中人，这在大家已成共识。

一般情况下，洪派中人必然拥张拒秦，丁派中人必定拥秦拒张，这样一来，张、秦二位先就失去不少选票，天然形成一些对立面。话说回来，官场中事往往错综复杂，真到投票、打分、上天言好时，又未必一定如此。

譬如不少洪派中人，或出于嫉妒，或因为不服其能力水平，或在工作中曾经有过某种过节，或缘于另一种更复杂的人际关系，对张大龙并无好感，手中一票却不肯投于张大龙。反之于丁派阵营，亦然。那秦众虽然是省里下派的后备干部，拥有双博士学位，可毕竟年纪轻资历浅，想在阳城官场一步登天，又岂能让那些打拼煎熬了大半辈子的官油子们诚服！

洪、丁两派分化出来的这些选票，绝不可能轻易投向敌方阵营，最大可能是加盟中间骑派。如此，真正有把握属于张大龙、秦众的选票，也未必会占太大比重。

至于冯开岭这边，目前形势更不明朗。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前边已经说到，冯开岭在阳城为官时间不短，却从来没有做过地区、部门主官，不曾有机会培养起自己的势力。担任副市长这么多年，虽然先后分管过农业口、城建口，农、林、牧、副、渔、水加上现在的城、交、土、规、房等也有十几个部门，作为副市长联系点，所属十个县（市）、区也基本转了个遍。

可是，冯开岭为人谨慎、低调、谦虚的个性，从一个方面看是优点、美德，从另一个方面看却往往等同于傲气、不随和乃至狡猾。当今官场，上下也好，左右也罢，工作关系只是表，甚至只是一层薄薄的皮儿，感情上的联络、交融才是里，才是连着骨肉的那根动脉神经。因此，冯开岭与这些曾经分管或正在分管部门的负责人，未必个个都关系融洽，更加说不上知心贴己。

当然啦，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冯开岭与洪、丁二位保持等距离交往，平时也不刻意拉帮结派，虽然没能形成一个冯派山头与圈子，却也没有结下什么明显的仇口与冤家，甚至反而赢得了一些正直官员私下里的同情与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讲，冯开岭这边的可塑性更强，可以争取的空间更大。

按照上述分析与判断，目前阳城官场上的这一百多个单位、部门负责人中，像规划局长于海东之类，明显是冯开岭阵营中人，属铁杆冯派，不必担心这批人手里的票。这批人的数量，保守点估算应该不低于百分之二十。属于张大龙、秦众两个人的铁杆选票，姑且也分别放在二成左右，那么余下的那四成选票，大多属于可以争取的观风、骑墙派，这就构成了可以大力争取的一支重要力量。

“争取这部分人把握有多大？”冯开岭紧问道。

“非常大！”黄一平语气肯定。“目前的舆论对你明显有利，多数人也实际看好你这个常务副市长。而且，观望派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既有一定随意性，又抱有某种投机心理。如果大家都不去在意、争取，他们可能会很随便地投下手中宝贵的一票，形同浪费。可是，如果这时我们主动靠上去示好，甚至给他们以某种期待，那情况又会发生根本改变，他们的这一票会投得很有目标也很坚定。而且，这部分人往往还容易成为风向标，对周围不特定人群具有很大的影响和带动作用。”

“好！好！好！”冯市长不等黄一平说完，马上一掌击在桌面，大声喝彩起来。“黄一平啊黄一平，别看你平时不哼不哈的，原来肚子里竟然藏了这么多货色。看来我平时真是小看你了。古人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今天我要说，方才听君一席话，也当刮目相看呀。将来对你的使用，看样子需要重新考量，你是个堪负大任之才！”

得到冯市长的表扬，黄一平心里激动，却也没有忘乎所以，而是谦虚地说：“哪里啊，都是跟在您后边学习的结果。”

“可是，有些事我出面不大合适哩。”冯市长并不理他那个假谦虚，而是照直在自己的语境里徘徊。

“我上！”黄一平脱口而出。感觉好像有些唐突，他马上又补上一句：“如果您觉得合适、放心的话。”

“你办事，我放心！动作要快，同时严格保密，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冯市长的话，不是一句句说出来，而是一个字一个字从牙缝间蹦出来，右腮边的那块肌肉，更是随着音节在大幅跃动。这样营造出来的气氛，就真有点像打仗一样，隐约透出些硝烟的味道。

“我一定把事情办好！”黄一平心里很激动，可过于肉麻的话他也说不出来。

“曙光就在前头，胜利属于我们！”冯市长的语言、表情、动作极像一部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黄一平很小的时候看过那部电影，列宁演讲时就是这样。

记忆中，黄一平似乎第一次与冯市长以这样的方式，平等讨论一件如此机密的大事，这让他感觉两人之间的距离一下拉得很近，也使他感觉前所未有的兴奋与畅快。

其实，作为一个秘书，黄一平与冯市长之间，原本有很多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也谈及过许多上自国家大事、下至家长里短的话题。自从有关市府班子换届风声出来之后，他对于阳城市长的更替、尤其是对冯市长能否顺利接班，无时无刻不记挂在心。闲下来的时候，他对可能出现的情况，曾经作过各种各样的分析论证，也一次次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甚至总结出这么多年来流行在阳城官场的一个奇怪悖论——有价者无市，有市者无价，如洪书记及其前边几任书记都是。

凭心而论，毕竟在大学里学过四年历史，又接受过方教授那么多哲学知识的熏陶，他对自己的分析、判断充满了自信，他也非常希望让冯市长随时分享自己的思想。可是，按照官场的规矩，以及他在冯市长身边多年养成的习惯，如果未经领导许可或授意，事关阳城官场的你是我非，尤其涉及到具体人员之间的种种关系，却是一个敏感而忌讳的话题。事关冯市长本人的话题，尤其大忌！

今天，如果不是冯市长主动提出，黄一平即使想法再成熟，也绝对不敢轻言。秘书职业有许多顾忌，快嘴快舌、多嘴多舌都是其中的重点。

33.密谋：你的亲信可靠吗?

黄一平约了明达公司老总邝明达、规划局长于海东，说是有要事商议，地点选在邝明达公司里，时间是上午八点。

邝明达本来要接待一个广东客商，好象是谈一个合项目作，于海东也说是有个材料要修改，当天下午会议上发言用。两个人都问，什么事？急不急？能不能缓一缓?

黄一平把意思一说，两个人立马态度大变。

“行行行，事关冯市长前途的大事，岂能儿戏。客商不陪了，恭候大驾。” 邝明达很兴奋。

“材料让秘书弄，我们准时在明达公司会合，不见不散。”于海东也很爽快。

根据昨天晚上和冯市长商量的结果，黄一平决定近期内别的事务一律停下，集中精力做公关先生，把那几十个可能争取过来的正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做通。事关重大且极其敏感，冯市长固然不宜亲自出马，可由黄一平单枪匹马却又力量太过薄弱，而且未必能在短短十天左右时间内收到成效。因此，黄一平想到另外两员干将：邝明达、于海东。

关于邝明达与冯开岭的特殊关系，前边已经说到。在阳城，邝明达凭借其在企业界多年厮杀打拼，将明达集团的龙头老大形象牢牢固定，也一举奠定了自己独特的商界王者地位。他与冯开岭之间，积十几年相互欣赏与奥援，形成了鲜为人知的相知、至交之谊，彼此之间已然相当信任，相当默契。冯开岭的许多事情，诸如搞定方教授、杨副秘书长之类，皆非他出面不可。

至于规划局长于海东与冯开岭之间的关系，则更加非同一般。冯开岭与于海东年龄相当，原本并无交情。五年前，冯开岭升任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分管建、交、规、土、房一块，于海东时任城建局副局长，负责市政工程，排名比较靠后。冯开岭上任初期，竭尽全力大举新政，希望很快解决城建规划无序、建设混乱诸问题，无奈新官上任，最难踢开前三脚，最不易劈三板斧，加上此前欠债很多，因此，落实起来相当困难。

冯开岭当时也看出来了，不是相关部门不买账，而是大家都在相互观望，生怕折腾半天又是半途而废白忙活。于海东却是一个例外。他不仅全心全意落实冯市长的指令，而且还频频主动献计献策，真心实意帮助这个新任市长多走捷径少走弯路。

起步艰难的冯开岭，自然马上就对这个下属印象深刻，觉得其待人也诚、做事也实，是个可以信任、倚重之人。两年后，冯开岭借助护城河整治初见成效的威力，准备将分管的几个部门主要负责人动一动，其中于海东拟提拔为规划局长。

不料，任职公示期内，于海东却遇到一桩天大的麻烦事——一个周末，他私自开着公车赴省城参加同学聚会，半夜返回时，可能由于

喝了点酒，加上车速太快，自己把车撞到护栏上，一辆崭新的奥迪几乎报废，所幸本人只受了点轻伤。

本来，从中央到省早已三令五申，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严禁驾驶公车，何况他又是私事，这在当时提拔公示的节骨眼上后果可想而知。事故第一时间报到冯开岭这儿，冯开岭听完情况介绍，沉默了至少有五分钟，然后才开始严词训斥远在事故现场的于海东："我让你到省里拿个材料，第一，即使驾驶员不在，也不应当自己亲自开车；第二，即使任务再急，也应当注意安全。"于海东马上心领神会，回来汇报时便与冯开岭说法完全一致起来。

事后，于海东规划局长照当，事故善后作了因公处理，从此冯市长于他不仅有知遇之恩，而且有相救之情，说是比若再生父母也不为过。因此，于海东多次表示，愿为冯市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其言也真，其心也诚，其行更是感人至深。

去年冬天，冯开岭父亲去世，于海东孝子一般忙碌了七八天，常常夜里代替冯开岭通宵守灵，膝盖跪出一层老茧，人也最瘦掉整整一圈。按照当地风俗，老人出殡那天，女儿、儿媳均应伤心痛哭，以表孝悌。无奈，冯开岭夫人朱洁就是哭不出来，最后还是于海东从老家找来一位专司"哭灵"的堂姐，才解了冯市长夫妇的燃眉之急．．．．．．

八点整，三个人在邝明达安排的一处隐蔽房间坐定。

黄一平也无多少虚话，更不拐弯抹角，而是直道其详，把省委组织部将要来阳城搞*推荐的事说了，也把当前冯市长面临的形势介绍了，中心意思是大家分分工，努力帮冯市长争取些选票。

名单一摊，在座的各人心里基本上都有了数。

"财税、经贸、金融方面的几个部门，我能说到话。" 邝明达用笔在税务、财政、发改、商业、外经及几大银行的一些领导名下做了记号，其中哪些需要吃饭喝酒、打牌钓鱼场上解决，哪些需要登门拜访送些实物，哪些只需要一只电话就能OK，又都做了进一步细化。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邝明达平时与这些人全都交情不薄，有些是纯粹的工作关系，有些则是猜也猜得出的权钱交往，看得出来，他

在某些政府官员身上花费过重金，否则在提到这些人时他不会那么不屑，甚至不由自主地眼露凶光，言语中竟有些讨债的意思。

“他们与你的交情是一回事，你这次求他们的却是另一回事，千万不能彼此混为一谈，否则会坏了冯市长大事。没有把握的人干脆放弃，想拉过来的一定要不惜代价，倾全力攻下！”黄一平对邝明达还是有些不放心。

“好了好了，什么事大，什么事小，我能不明白？你跟我合作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哥哥我什么时候把事情办砸过？” 邝明达却有些不高兴了。

“派给我的活儿，看样子要好好挑一挑。”于海东既是积极表态，也是帮黄一平、邝明达他们解围，生怕他们真弄得不愉快了。

于海东选择的几个，倒是让黄一平有些不太明白。人防办主任、劳动局长、水利局长等几个，有的同规划局有紧密工作联系，有的是于海东的亲戚、同学、牌友，这些倒也不难理解，可那些平时既无工作关系、交往又不太频繁的人事局长、信访局长、人大和政协什么委的主任委员，还有阳北县委书记、郊区区长之类，黄一平就感觉大为不解了。

“冯市长再三交待，稳妥第一，千万不要勉强了。”黄一平对于海东说话，就非常注意分寸，委婉得多。

“嘁！”于海东颇不以为然。“你当我是为了图个好表现，在这儿乌鱼垫床脚——硬撑？算了吧，没有十成把握，我才不会讨那个无趣哩。再说，冯市长的大事，我能随便开玩笑？也罢，我今天就透*隐私吧，反正你们也不是贫嘴张大民，更不是地摊小报的狗仔。”

原来，于海东的这个规划局，虽然庙不大和尚不多，却是潭小水深，浮头鱼不多，大个儿王八不少。规划局规划局，顾名思义是管阳城规划的。这规划别看平时没声没响，不显不露，可城市里哪儿该修路，哪儿该建房，何处当整理出一块绿地，乃至具体到楼建几层、路修多宽，都需要经过专家论证，而后画在纸上盖上政府大印，方能落地生根。否则，你哪怕搭一只狗窝猫舍，也绝对是违章违法建筑，就像没有准生证、户口簿的黑孩儿，永远不能见阳光。

按说，这规划不是变戏法、捏泥人，随便怎样都可以。从大处说，国家有规划法，由小处论，地方有规划方面的条例、章程，理所

当然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一件大事。然而，中国很多地方上的事情，偏偏又不完全是这样。譬如阳城一地，前边说到，仅仅城市整体规划偌大一桩事体，就曾经出现过洪书记主“新”、丁市长主“大”两种不同的思路，护城河改造，更是长期陷于商铺与干道的若干变数之中，遑论区区一条路、一幢楼、一方草坪之类呢?

因此，规划局手里的权力，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出来的，即使像黄一平这样的市府秘书也绝对不敢往太深处猜。上边开列的诸位局长、主任，说奇怪也奇怪，说不奇怪却一点也不奇怪——人事局的那座办公楼，在规划图纸上原本是块绿地，后来经不住人事局长三番五次往于海东家里跑，办公室里坐，只好让他们建起这座商业办公两用楼，现在光是房子租金每年就有几百万元，是市级机关有名的“富农”。

信访局的宿舍楼也是这么个情况，违规建在护城河边上黄金区段，睁眼闭眼间也才让他们搞成，目前的房价居阳城第一。阳北县委书记的弟弟，郊区区长的亲家，都是阳城市里的房地产开发商，看中哪块地、建成哪样房，无不需要通过规划局这一关，书记、区长出了面，什么事不好办呢?

至于人大、政协那些委的主任，职级虽说不低，可手中没有多少实权，现在阳城房价这么高，他们总要买房换房吧，找别的部门也许人家不理睬，或者即使理睬了也没多大效果，可于海东一个电话，哪个开发商敢不乖乖听命？好地段任选，好层次任挑，合格也不是便宜一点点！

于海东一番真情告白，听得黄一平眼睛瞪得灯泡大，邝明达更是嘴里啧啧有声。

34.打招呼

分派完邝明达、于海东两个的差事，黄一平总算松了一口气。剩下来的那些人，该由他亲自出马设法摆平了。

一看余下的名单，黄一平不禁乐了，心想都是些什么破单位呀，什么档案、气象、地震、科协，都是平时没人瞧得上的三、四流机关，平常哪怕是正局长缺位，机关里也很少有人愿意顶上去。

还有第一、二人民医院、中医院，以及阳城中学、市一中等等，要不是从名册上抄录下来，根本没人想起它们也是正经八百的正处级

单位。

而且，因为这些单位太过专业，除了业内人士，外边的干部谁也不想往那知识分子堆里扎。可是乐归乐，瞧不上归瞧不上，黄一平也明白，这些平时不起眼的单位，却也是局长、院长、校长、书记齐全，到了投票、打分的关键时刻，你要害部委办局有一票，他们这种部门手里也有一票，有些党政主官分开配备的单位还是两票哩。

何况，那种无记名投票，上自市委书记、市长，下至医院院长、学校校长，票与票之间绝对价值相同、分量相等，毫无差别。因此，越是这些不起眼的单位，就越是很少被人关注，也越是容易争取过来。

想到这里，黄一*而无比兴奋起来。他马上抖擞定神，对那十几个名字一一做了分析，又逐个用只要他自己看得懂的文字标注上，直到感觉万无一失了，才决定马上付诸实施。

黄一平主攻的第一个目标，是第一人民医院。

一院历史悠久，专家云集，无论技术实力还是人才档次，都是阳城医疗界无可争辩的老大。一院院长兼书记老仲，是全省有名的心血管专家，四十岁不到就担任一把手，至今已经十多年。

在阳城医疗界，有个不成文的惯例，二院、中医院等所有市管医院的党政主官，或是直接出自一院，或是必在一院镀过金，反正基本上都曾经在一院呆过。目前，二院、中医院两家的院长、书记，全部都做过仲院长的部属，有的甚至还是他的学生。

因此，黄一平首先冲着仲院长来，说得不客气一点，就有擒贼先擒王的意思。

说起黄一平与仲院长的关系，自然与汪若虹有关。老婆汪若虹在一院工作，从结婚之初就一直想着换个不做三班的工种，黄一平自然没少在仲院长身上花心思。

刚开始，凭借五中普通老师的身份，不要说与仲大院长处成多深的交情，就是进个门认个脸都找不着路子；后来进市政府做了秘书，仗着魏市长左一个招呼右一个招呼，才算取得了进门认脸的资格，汪若虹的三班倒好不容易调成常日班。

及至跟了冯市长这几年，汪若虹顺顺当当进了科室，他也帮医院在征地建房等诸多事情上出足力气，和仲院长之间处成了一对莫逆之交。这不，他一个电话打过去，仲院长马上痛快答应："半个小时后医院顶层会客室见。"

半个小时后，当黄一平拎着一包茶叶，刚刚出现在十八层电梯口，仲院长已经笑吟吟地等候在那里。

两人先到十八层观景台上，从这里可以鸟瞰大半个阳城市区。放眼望去，整座城市高楼林立，玉带般的护城河更是显得特别赏心悦目。一院的这幢办公楼原本只允许建十五层，后来仲院长坚持要建十八层，后边的交通之友招待所不同意，规划局也不肯修改设计方案。仲院长硬是把皮球交到黄一平手上，黄一平帮助在交通、规划两家费了不少口舌，最后还是请冯市长出面，才算把事情办妥。

楼房建成之后，黄一平每次来一院，仲院长大都要请他上十八楼会客室喝咖啡，而上来之后又总是先请他上观景台，其感谢之意不言自明。

宾主坐下，一杯咖啡在手，黄一平指着面前的一盒茶叶，说："听说我要来看你，冯市长非让带上这些茶叶，都是直接从杭州产地弄来的明前茶，据说是直接供应中南海的特级品。冯市长交待了，请你顺便给二院、中医院几个院长、书记每人分两盒，算是尝个鲜。"

仲院长一听，马上就有些坐立不安："这怎么行，我们平时既没什么东西进贡冯市长，也帮不上他什么忙，怎么好平白无故喝他的好茶呢？"

黄一平笑说："大家都是当朋友处，哪里还需分什么你我。"

聊了一会闲话，黄一平就要告辞。仲院长站起问："找我真没什么事？有事千万别客气。"

黄一平说："没事。来给汪若虹送钥匙，正好也想看看你。"

在楼下握别时，黄一平一再交待："那些茶赶紧分到院长书记们手上，趁新鲜喝着才有味儿。"

仲院长本就是喝茶行家，马上答应说："我马上就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派人过来拿。"

其实，那些茶确是一等一的好货色，但并非真出自冯市长之手，而是黄一平从邝明达公司里拿的。对于仲院长这样的知识分子，茶送到即可，茶之外的话未必一定要讲明，等到投票打分时他们自然心领神会。同时，茶叶送到仲院长那儿之后，黄一平还得马上向冯市长汇报。万一那些院长、书记拿到茶，一个感谢电话打过去，岂不立即就穿了帮?

处理好了医院那一块，黄一平又给地震局长打电话，约了晚上几个人聚聚。

“还是老规矩，先喝酒，后打牌，带点小彩。”黄一平说。

地震局长一听是黄一平，马上委屈得不行：“你小子行啊，终于想起哥哥来了，这么久不联系，还以为做了常务秘，把我们几个忘记了哩。”

地震局长这一抱怨也是事出有因。早几年，黄一平跟着魏副市长那会儿，与地震、气象、档案、科协等几个部门的一把手关系密切，经常在一起搞点喝酒、打牌之类的非组织活动。那时，魏副市长刚到阳城挂职，市府那一摊子都已分工到位，魏副市长就只能从各个副市长名下切割点边边角角的部门协管一下，于是，像地震、气象、档案、科协这种被权力遗忘的角落，自然就在切割之列。

领导无实权，又经常借故回京城，黄一平就不似现在这般整天忙得屁打脚后跟，闲暇时光多了，就和几个部门的头头打得火热。熟悉官场的人都知道，有权部门的官员权重、事多、应酬繁杂，他们的屁股不受自己大脑支配，完全受制于各种各样的会议与宴席调度。

而无权部门的领导，没有那么多会议与应酬，多的是自己支配的时间，也多了满肚子牢骚与不平，往往就善于相互同情、相互照应，自己搞些活动丰富闲暇生活，打发无聊时光。那时候，黄一平混在地震、档案、气象局长和科协主席们中间，三天两头聚一块，先喝酒，后打牌，或是斗地主，或是逃得快，而且每次都有百儿八十块钱的小输赢。

打完之后，各人面前的钱并不真放进自己口袋，而是依然归到原主手中。后来魏市长走了，黄一平跟了冯市长，跟这帮人照样有联系，有空了偶尔还一起喝酒，可频率明显低很多，牌也几乎不打了。

他不主动介入，人家也很少积极约他，只是见面了大家使暗语说黑话，追忆当初，一笑了之。

当晚，地震局长做东，挑了城郊一家偏僻的休闲农庄吃土菜。时间一晃过去四五年，人还是那几个人，气氛却不再似当年。黄一平一看势头不对，知道自己和这帮人距离远了，心生隔阂了，责任不在人家在自己，因此，上来就拿出一副舍命陪君子的架势，咣咣咣每人碰三下，敬者干杯，被敬者随意，先不先就喝下去三四一十二杯。那几个局长虽然也是酒场上的老手，哪里见过这样不要命的阵势，连忙拦住还要继续喝的黄一平。

“算了算了，大家都是兄弟，你这几年跟了冯市长，工作忙事情多，这个我们都理解的嘛。”地震局长赶紧打圆场。

“以后大家经常在一起聚聚就是了。”气象局长也帮腔道。

刚刚还对黄一平有些怨气的档案局长、科协主席脸色也完全转了晴。

“看得出来，你黄大秘书还是讲旧情的人。”档案局长诚恳地说。

“以后提拔了，可别忘记这帮喝酒打牌的穷苦兄弟。”科协主席端起酒，自罚一杯。

酒喝到这个程度，接下来的气氛就非常热烈、自然了。

几个局长本就坐的是冷板凳，分管领导少有问津，不分管的领导更加离得八丈远，对政坛核心圈子里的事就格外关心。黄一平完全一副难兄难弟的状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且给人的感觉又是酒后真言。

其间，自然多多讲述冯市长的言谈举止以及种种不为人知的行状。因为格外用了心思，黄一平在讲述的过程中，很多话题就事涉到在场的几位仁兄，不时穿插进冯市长对他们莫须有的高度评价或特别问候，且一律以悄声耳语相告。

如此者反复数次，弄得那几位不能不信，也乐得相信。最后散场，牌虽没有玩成，却是皆大欢喜，局长、主席们纷纷请黄一平转达他们对冯市长的问候与忠心。

35.感情牌

连续几天的高度紧张与高速运转，真是苦不堪言，黄一平感觉自己累得快要撑不住了。

见他疲劳不堪的模样，妻子汪若虹都有些看不下去了，埋怨说："你看你，这是人家冯开岭当市长，又不是你当市长，忙得这样屁颠颠的，与你有什么关系啊。"

黄一平对汪若虹的这种妇人之见，非常不以为然。他心想，我是市长秘书，秘书和市长是什么关系，这还用问嘛！他又想起冯市长当年对秘书与领导关系的表述：唇与齿，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当时，黄一平对冯市长的比喻特别感动，也感觉特别温暖。所谓唇与齿，就意味着荣辱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想，跟在这样的领导后边做秘书，再苦再累也值得！

回想他到市政府这么多年，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自己从一个吃粉笔灰的老师变成了政府公务员，汪若虹由一个上三班的护士进了科室，家里住的房子比别人层次好、花钱少，他的姐夫王大海从一个破产企业会计成了明达集团的财务主管。尤其是跟在冯市长这样的领导后边做秘书，走出去人家拿你当回事，你想办的事都能办成。

当然，这时候帮冯市长，还有一个潜在的好处，就是他将不再需要在科级秘书职位上苦撑苦熬了，也不只有副处级调研员这样的单项选择，而是可以在全市的机关、县区，随便选择一个自己满意的部门，先副职后正职，不消三两年就会成为主宰一方的主官。

到那时，就会有别人跟在自己后边拎皮包端茶杯揿电梯开关，就会有人帮自己写重要指示，自己就会像冯市长一样大权在握、随心所欲，至于汪若虹想进卫生防疫站啦，家里一大帮亲戚需要找工作、调工种、上名校啦，等等之类，统统可以搞定，全都不在话下。

正因为有这种理念的坚强支撑，这些天，一介秘书黄一平始终显得日理万机，行动诡秘，日夜处于高度亢奋状态。

白天，他悄悄穿行在一些冷点部门间，针对不同对象的性格、心理特点，或是专程拜访，或是佯装顺便路过，于那些一向门庭冷落的官员们万分惊讶之际，适时送上他所希望表达的话题，直到那些人对其来意心知肚明。

晚上，他则分头约一些人出来吃吃饭、品品茶、喝杯咖啡，不经意间就把有些话递到了，某种意图透露了，而此意图又恰恰与在场者

的未来官运密切相关。

那天深夜，黄一平独自驱车到家乡阳北县夜访县长，那位素有“大炮”之誉的性格直率之人，明白黄一平来意后，当时就说：“你小子这个说客可不好当哩。”

黄一平问：“县长大人，怎么个不好当法？”

县长洋洋得意道：“你拉了我这一票，实际上相当于拉到四五票，我会帮你把阳北的人大主任、政协主席一并拿下，还有市委党校校长、外办主任也都是我的人哩。”

黄一平马上来了精神：“这是大好事呀！”

县长笑笑，说：“好事倒是好事，可这些票也不白给。将来冯市长上去了，万一这些人有个什么要求，也都得还债，到时可不许耍赖哟。”

黄一平一听，这票果然不是白拉。转而想了想，又应允道：“这个你放心，冯市长不是那种过河拆桥的领导。再说，今天小弟我找到你县长大人这里，有什么吩咐我一定会尽力。”

话说到位了，县长又逼黄一平把面前的大半玻璃杯白酒喝了。黄一平知道，县长所言说客不好当，既有刚才说的那层还债的意思，也包括面前这杯酒。

一杯酒下肚，加上疲劳过度，返回途中，黄一平差点把车撞上护栏，幸亏脚下刹车踩得够狠。

这次历险记，黄一平回家后半个字都没敢对汪若虹说，他不愿给睡眠本就不好的妻子再添新忧。经过认真思考，他也决定不告诉冯市长，那样会让领导感觉你在邀功请赏，那不应当是他这种“不俗”秘书的作为。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一看到汽车，那种心惊肉跳的感觉依然如故，甚至经常会做些恶*通事故的梦。

紧赶慢赶忙到最后，还是百密一疏，差点丢失了一块特别重要的阵地。

“阳城师专那边，应该做做工作。”黄一平想起时，年处长带领的工作组已经进驻阳城，幸好还没搞大规模测评。

“哦？”冯市长一楞怔，说：“师专是省管院校，不在范围。”

“可是，组织部门可以主动去那边了解呀，毕竟您在那里工作好多年。另外，我统计了一下，现在阳城正处级以上官员里，大约有超过百分之二十的人是师专毕业或在那进修、培训过。”

“哦，是这样！”冯市长腮边的小老鼠瞬间快活得像要蹦出来。他说：“我马上给那边打几个电话。”

事后的事实证明，黄一平的这个提醒实在是太重要太及时了。冯开岭根据黄一平提醒打出的那几个电话，起到的作用之大超过预期。

按照目前组织部门考察、测评干部的基本套路，评价一个干部是否德才兼备，不仅要看其眼下的状况，还要关照其过去的表现，要把其历史、现在与未来综合起来考量。

虽然党内一直强调重视现实表现，自从*结束后，确实也不再纠缠于某些历史问题，可那只是对于普通干部和一般考察而言。像时下这种地市级政府大面积换届，涉及的又是冯开岭这样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历史表现往往就不再是可以忽略的小节。而且，如果大家现实表现都不俗，政绩也都卓著，衡量下来并无高下之分，那么，历史上的过往表现，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决定性砝码。

更为关键的是，任何一个制度性的东西，无论其制定得多么严格、完备，哪怕像计算机程序那样编制得滴水不漏，可终归它是由人制定、编写出来，最后还得由人去操控，说到底人的意志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别忘记，阳城市的考察可是由年处长亲自组织，关键时刻冯市长一只电话，考察路径还不是随机应变。

熟悉组织部门内部操作规程者都知道，对于*推荐、*测评这样的程序性行为，虽然范围、对象、内容都是有一定的规范性，可那毕竟不像法律一般死板，如果年处长有意强化或者弱化某个环节，有意无意在这个环节上多花些时间、人力，或是淡化某个环节的影响力，那情况就完全可以为冯市长所掌控了。

黄一平提出的阳城师专，就是年处长可以任意强化或忽略的一个环节。

阳城师专虽然是省教委的直属院校，与阳城市并无任何隶属关系，推荐阳城市长一类的事项与该校也无牵扯，可是，冯开岭曾经在这所学校工作数年，又是从此步入仕途。

早年，冯开岭在这个学校里表现上佳，留给领导与同仁的印象良好，学校里甚至将其如今的成就与进步，作为光 荣校史的一个重要亮点。

这样一来，情况就完全不同于一般了。冯开岭电话打过的数日之后，年处长亲自带人来到该校，名义上是顺便听听意见，实质却是专程而来，果然就听到一片对冯开岭的夸赞之声。不仅如此，阳城师专里还有几个老教授，不经意间帮了冯开岭大忙。

上边说到，阳城师专在这座城市地位独特，与阳城政界因缘颇深。

这种因缘，往远处追溯，可以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说起，那时，高考刚刚恢复，很多本地学子填报的第一志愿便是这所阳城地区的最高学府。后来，全社会时兴自学考试热，夜大、函授、刊授等参考种类繁多，阳城师专举办的这类学历培训，便成为很多机关干部的最佳选择，拥有师专毕业证书者不计其数。

及至再后来，师专办了本科班，这种进修、培训的名堂更是数不胜数。如此几十年下来，由师专毕业进入公务员者，或从机关事业单位进入师专进修、培训者，队伍庞大，其中不少纷纷步入各级领导岗位，有些已经位居部、委、办、局、院、行、社的要职。

熟悉教育行业的人都懂，教师这个职业苦也很苦，贫也很贫，却有一样值得自豪与骄傲——桃李满天下。特别是有些终身热衷于此职的老教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观点根深蒂固，对学生抱有非常深厚的舔犊之情，并以学生事业有成为至高荣誉。

譬如师专中文系那几个老教授，当年冯开岭在校就常听他们吹嘘，别看某某、某某如今身居要职，可在路上遇见我这从前的老师，照样赶紧让汽车靠边，下来向老师鞠躬问好。更有甚者，竟然当面故意给某官员打电话，高声朗调地与对方寒喧师生情谊，甚至像模像样地一通批评，表示老师永远是老师，学生永远是学生。

据说这次冯开岭几个关键电话一打，年处长又到学校走过一遭，校园里马上喧嚷开了，都知道从前师专中文系年轻教师冯开岭要提升一级，成为主管这座城市的行政一号。

尤其是那几个头发、胡子皆白了的老先生，正好憋在家里闲得发慌，马上奔走相告、兴奋异常，频频给官场上那些学生打电话，有的

还颠儿颠儿找到机关里，打听消息是否属实，同时又不忘郑重叮嘱一句：都是阳师出来的同门兄弟，关键时刻要相互照应，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

别看这些老者?里?嗦不怎么受人待见，对那些主意既定的官场油子算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可正是他们的多此一举，却也发动了另外一些人，无形中对冯开岭帮忙不小——有些原本就可二可三的官员，心想反正这票投给谁也是白投，既是老师这么大年龄出面了，也就算卖给老人一个面子吧。